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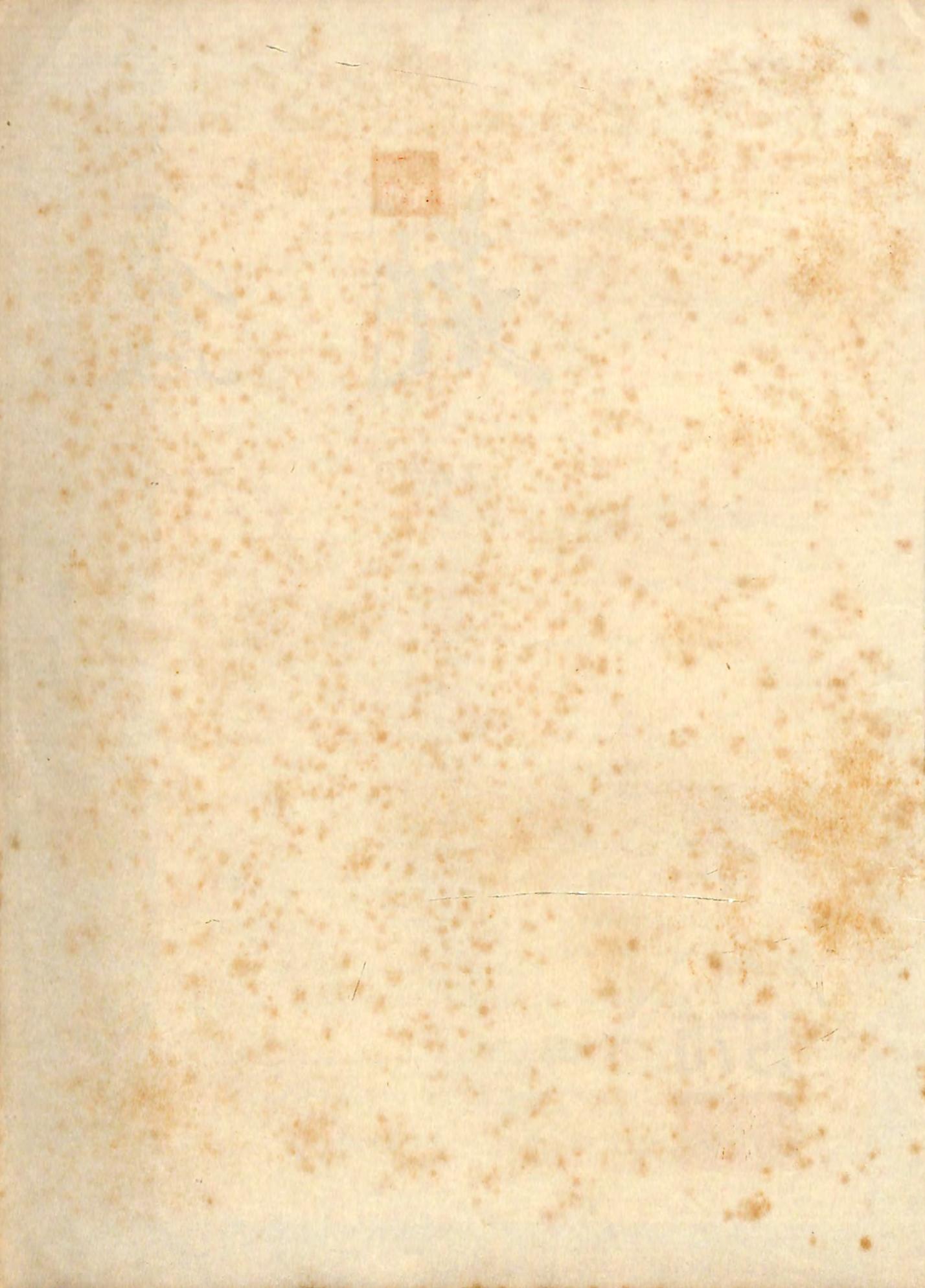
朝霞

ZHAO XIA

2

1976





朝霞



目 录

· 小 说 ·

- 凌云篇·····刘绪源 (3)
- 铁肩膀扛旗·····宗廷沼 (18)
- 岗位·····刘观德 (38)
- 新坝合龙的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函授学员 严捷 (54)
- 掌印·····夏坚勇 (48)
- 郭大妈的“万宝全书”·····杨福根 (50)

· 朝霞随笔 ·

- 报春花礼赞·····谷雨 (14)
- 莫把延安当西安·····江曾培 (15)
- 谈“第一”·····姜善坤 (16)
- 且说“改造”·····谷苇 (17)

· 散 文 ·

- 可爱的年轻人·····伍元新 (28)
- 来自大娄山的报告



- 边塞新曲.....袁和平 (34)
农大散记.....叶启明 (64)

· 诗 ·

- 高举先烈的旗帜, 前进!.....马开元 (26)
——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春光赋.....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杜连义 (67)

· 评 论 ·

学习鲁迅文艺论著札记

- 批评家和“不平家”.....石望江 (46)
一面镜子.....高义龙 (69)
——论曹仲和
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
.....上海师大中文系《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72)
——《简明中国文学史》选载



雾 远

刘 绪 源

这是一个秋天的清晨。高远的天际，七彩云霞象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车驶入一处院落。胖胖的高蟠不慌不忙地从车上下来，扶了扶眼镜，背着手，巡视了一下院子。满院的繁花谢了，几株老松却依然枝干峥嵘，青叶簇簇，使这里增添了勃勃的生机。

住在这里的飞机工厂的总工程师张峥嵘，原是高蟠的老同学、老同事。高蟠现在是航空工程指挥组的副组长，专门负责尖端项目的研制工作。虽然好久不来了，但他知道最近没给厂里下达什么新任务，而张峥嵘在忙些什么呢？近来听说他健康欠佳……

高蟠挺着胸迈入走廊。走廊两边，装满大本的“航空学”之类的书的大书橱半开着玻璃门，这使高蟠想到：主人并不闲。他推开一扇棕色的房门，只见室内烟雾缭绕，张峥嵘坐在靠背椅上，侧着脸，正用放大镜

仔细地察看一张片子，神情专注极了。桌上的烟缸里，堆着十几只烟蒂，淡淡的青烟从烟缸里飘起来。

高蟠从袋里摸出两支烟，头尾相接，递到张峥嵘的面前。

张峥嵘下意识地抬手去接，忽然他发现这是两支接成的，连忙仰起头来，顿时叫了声“嗨呀！”赶快起身让坐。

张峥嵘年逾六旬，模样已经很显苍老。高蟠觉得，他花白的头发越来越稀疏，长长的眉毛也在泛白，精瘦的脸上显出了更多的皱纹，但琇琅架眼镜后面的那双老眼，却是灼灼有神。他去倒茶，走路的时候身子前倾，举手投足都很小心，然而走得很快。

长沙发上，两人相对而坐。张峥嵘晃了晃这支特长的烟，笑道：“我这习惯，你还没忘？”

“老同学的习惯嘛。”高蟠大声地打着



“哈哈”，又不解地问道，“你这是在忙——”

“哦，”张峥嵘凑拢来，郑重地说，“昨天，党委书记杨旭又找我谈了半天，他建议我，把研制新型飞机的有关资料整理一下，汇编成册，发下去让老师傅们参考。”

“让老师傅们……”高蟠惊异地抬起头来。

张峥嵘坦然地点点头，很自在地吸着烟。

高蟠却不由得摇起头来。他刚想说出自己的来意，让张峥嵘高兴高兴，忽又看见了墙上挂着的大幅照片，失声问道：“怎么，你还挂着它？”说着便走上前去。

“是啊，”张峥嵘也来到跟前说，“经常看看，想想，有好处。”

照片上，一架崭新的飞机正驶离地面，扬起银光闪烁的双翼，朝蓝天白云间奔去。机身上，标着几个火一般鲜红的大字：“雄鹰 101”。

这是在大跃进年代，张峥嵘和厂里的技术人员一起，第一次自行设计成功的一架飞机。尽管驻厂的外国专家冷眼旁观，但是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这第一架“雄鹰”号终于飞起来了。当时，担任副厂长的高蟠是多么高兴啊！

然而，现在这张照片，既引起了他们许多兴奋的回想，也触动了他们心中痛楚的伤痕……

顿了一阵，高蟠横竖打量了一下照片，打破沉默道：“哎，怎么挂偏了？”

“我故意挂在这边，”张峥嵘比划着说，“我叫小凌再帮忙搞一张‘雄鹰 201’的照片，挂在那边。等‘凌云一型’上天了，搞一张特大的彩色照片，挂在中间。”张峥嵘说到“凌云一型”时，精瘦的面孔泛着红晕，两眼深邃而清澈。

高蟠高兴地拍着张峥嵘的肩膀，大声说道：“好哇，老同学！不瞒你说，我就是来

请你去搞‘凌云一型’的！”接着便滔滔不绝地告诉他：“凌云一型”的总体设计图纸已经一批一批地出来了，但工艺设计还需要组织大量的科研人员来搞，要有总工艺师、总检验师……不然产品就无法投产。他准备调张峥嵘去设计院搞工艺设计，今后担任总工艺师，他再到各处去物色其他人材……

张峥嵘凝神听着，泛白的眉毛一抖一抖，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高蟠，面容很严肃。

高蟠知道张峥嵘是个寡言的人，但这神情毕竟使他不安。他开玩笑似地问道：“怎么？你总不致于不愿助我一臂之力吧？”

不料张峥嵘微微地摇了摇头，问道：“这样搞下去，到哪年才能开始研制？”

“那得看发展嘛！”高蟠不紧不慢地说。

“不，老蟠！”张峥嵘凑到跟前，急切地说，“我心里急，厂里工人群众心里更急。从国家提出要搞‘凌云一型’那天起，大家就盼着快造，可是盼了一年又一年，光阴似箭呵……”

“这是没法子的事。尖端项目，条件不具备怎么上？”高蟠摊着两手说，“所以要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嘛。”

“我，”张峥嵘忽然有些激动起来，“我不助你‘一臂之力’；你听我说，我们要出‘千臂之力’！”

千臂之力？高蟠困惑了，他不解地瞪起眼睛望着张峥嵘，等他的下文。

“老张在吧？”门外有人喊，接着是一串自行车的铃声。房门被自行车的轮胎撞开了，一位身材矫健的小伙子，竟将车子骑到房间里来了！

高蟠蹙起眉头。张峥嵘布满皱纹的脸上却展开了欢欣的笑容，他伸出瘦棱棱的手指，亲热地朝小伙子点了点。

小伙子笑着把车停靠好。他大约三十出头的样子，长得结结实实，穿一身沾着油迹的蓝帆布工作衣，戴一顶长沿鸭舌帽，圆脸、翘鼻子、大眼，模样十分神气。这正是
不脱产的厂革会委员凌锋。

凌锋同高蟠打过招呼，便从车上取下只大镜框给张峥嵘，那正是“雄鹰 201”的照片。接着，他又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一卷大红纸，快活地叫道：“老张，老高，你们都来看！”

这是写给航空工程指挥组的《请战书》。提出：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凌云一型”必须提前开工研制；工艺设计没有搞好，可以发动工厂来搞；技术力量配备不齐，可以从工人群众中选拔……《请战书》的末端，大大小小地签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工人，有干部，也有技术员。

张峥嵘将《请战书》读了一遍，连连点头称赞道：“写得好，写得好。昨天说的意思，都写进去了。”他碰了碰高蟠说，“你看看，这就是‘千臂之力’！怎么样？”

高蟠“嗯”了一阵，声音含糊地说：“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凌锋一转身从窗台上拿来了笔砚，帮张峥嵘把墨磨得浓浓的。张峥嵘提起笔来准备签名，高蟠却一把将他拉住了。

“老张，你不能签！”他尽量压着嗓门说。

“为什么？”张峥嵘半张着嘴，眼光陌生地看着他。

高蟠有点着急地说：“你是总工程师，你这名字是有份量的！凭厂里这点技术人员，你真敢挑这副担子？”

张峥嵘恳切地说：“老蟠，你到厂里去看看就知道了，全厂都动起来啦！我，我为什么不敢呢？”

这时凌锋惊奇地睁大眼睛，问高蟠道：“你不支持我们请战？”

“不是不支持，”高蟠辩解地说，“是没有这个条件，没有技术力量……”

“老高，没有条件我们创造嘛！技术力量不够，不是可以在实践中培养吗……”凌锋热情地想说服他。

张峥嵘见高蟠直摇头，便把他拉到“雄鹰”号的照片跟前说：“老蟠，想想当初，不也是……”

“嗨！”高蟠烦躁地打断他道，“你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凌云一型’，是尖端科研项目！”

“尖端项目，不也靠我们工人群众干出来？”凌锋有些激动起来。

“不是我不相信群众，是因为我了解‘凌云一型’的实际情况！”高蟠也激动起来，“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份请战书，我不同意！”

“你！”张峥嵘一气，只觉得血往上涌。

凌锋却压住怒气道：“你可以不同意，但这份《请战书》并不是报给你个人的！我们厂党委，还准备向上级党委正式打报告。——谁也阻止不了我们造‘凌云一型’！”

“好吧！”高蟠气呼呼地朝外走去。

“你，你……嗨！”张峥嵘望着老同学的背影，又焦急又气愤。猛地，他转过身，从凌锋手里接过毛笔，疾步走到桌前，毅然地在大红《请战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大红纸上三个笔力苍劲的老魏体，出现在大大小小几十个名字中间，象一架老式飞机加入了新型编队，翱翔在火一般燃烧的云中……

二

是的，想想往事，张峥嵘是记忆犹新的。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生命长河中一段最重大的波澜——

一九六六年的盛夏，张峥嵘作为航空

工业的专家,结束了在国外的科学考查,回到北京,住在舒适的招待所里整理有关文献。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已经席卷全国了。

这天,他同时接到了两封来信。

一封是青年工人凌锋写的。凌锋是全厂闻名的小闯将,大跃进年代,要不是他带头贴大字报提倡议,张峥嵘是不敢拿起笔来设计“雄鹰”号的;要没有凌锋他们的“青年突击队”打头阵,“雄鹰 101”也不会那么快上天。张峥嵘很有兴趣地拆开他的信,连看了好几遍。信写得很短,告诉他厂里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希望他早日回厂参加运动;并说对他的错误将严肃批判,也希望他在运动中改造成新人……

张峥嵘又拆开了高蟠的来信,这位副厂长在信中一变过去那种慷慨激昂的调子,语句有些灰溜溜的了。信中说运动来势很猛,他现在正接受批判,大字报贴到了办公桌上。口气中,流露出对张峥嵘当时处境的羡慕……

捧着这两封信,他一连思想斗争了几天几夜。最后,他终于以极快的速度将文献整理好,然后搭上了回厂的飞机。他抱定了一个信念: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不管怎样,我要跟着毛主席,跟着党!想想自己解放以来,一直是跟着党的,“雄鹰 101”上天以后,他入了党,又成了航空界的知名人士,到处请他做学术报告,还拿到了一大笔奖金。从此,荣誉感和自尊心在他身上与日俱增,自己有什么错误呢?

飞机在机场降落,凌锋他们的“工人革命造反派”还开着小吉普来接他。这样的盛情他倒是不曾料到的。

然而车子一进厂,他一眼就看到了迎面贴着的大字报的题目:《从“雄鹰 101”的上天到飞行员小徐的死亡——看高蟠、张

峥嵘执行什么路线》。他的头脑“轰”地一下象要炸开了,顿时浑身汗淋淋的: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呵!这账,怎么竟挂到自己头上来了呢?!他记得小徐是驾驶第七架“雄鹰”号时,出“空中停车”的事故牺牲的……

车子一直开到厂展览馆门口才停下。这里过去陈列过“雄鹰 101”的有关文件,挂着张峥嵘捧着鲜花的照片,他曾在这里不止一次地介绍过自己的“光荣经历”。可是今天,里边的布置全变样了,墙上刷满了大幅标语。再往前看,张峥嵘震动了。那里解剖了“雄鹰”号的一些图纸,指出正是其中一部分仿外的设计,给“雄鹰”号留下了“空中停车”的病根!张峥嵘知道,这是事实。当时,凌锋提过修改意见,可是,在工人和专家之间,张峥嵘当然相信了后者。而结果……昔日的光荣忽然变成了难以洗雪的耻辱,他只觉得眼前发黑……

这天回到家里,他那满头银发的老爱人何静简直呆住了:多少年了,每次出差归来,张峥嵘总是兴致勃勃,一边谈在外的见闻,一边打开皮包,翻阅成迭的书籍、文件,一直整理到深夜;而这次,他将手中的提包随手一放,竟一动不动地瘫在沙发上,一句话都不讲,叫他半天,连动也不动。

张峥嵘就这么一直躺到晚上,头脑里乱哄哄的,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忽然,外面传来自行车铃声,接着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叫他。这是凌锋的声音!他猛地一惊,忙站起来。

他屋里四处一看,墙上挂着的“雄鹰 101”照片,竟是这样地刺眼。便急忙摘下来,塞进废图纸堆里。这时何静开了门,凌锋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章进来了。

张峥嵘怯生生地迎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凌锋稍微同他聊了几句,问问他今天的感想,接着便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张峥嵘

接过去的时候，自己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回忆象潮水一样奔涌起来……

这是个很普通的文件夹，封面上是张峥嵘的字迹：“老师傅传阅”。当初设计“雄鹰”号时，经验不足，资料缺乏，加上外国专家的冷眼，张峥嵘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下车间找工人师傅，当时文件夹里就常夹着没画成的图纸、没写定的工艺、没有解决的难题……文件夹在老师傅们中间传递，大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把自己的心血都填进去了。

“雄鹰 101”上天了，高蟠把光荣的花瓣撒了张峥嵘一身，张峥嵘飘飘然了。谁还记着这陈旧的文件夹呢？但老师傅们却捧着这本文件夹，盼望张峥嵘到车间来，一起商量修改设计，把“雄鹰”号上那块病根除去……凌锋曾一连写过好几份书面报告，但都被副厂长高蟠压了下来。后来，凌锋把大家提出的方案精心地整理了一遍，夹到文件夹里，郑重地来找张峥嵘。

办公大楼门口停着轿车，张峥嵘夹着皮包匆匆走出大楼。凌锋连忙迎上去，把文件夹递给他，把老师傅们的希望告诉他。可是他接过去大略一翻，又还给凌锋说：“你们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吧，几时有空我会看的。”

凌锋一把拉住他说：“老张！大家希望快点修改这部份设计，这部分不可靠！不然，要给国家造成损失的！”

张峥嵘脸上有些不高兴了，他说：“这部分是专家的设计，要相信专家。”一边就钻到车门里去了。

凌锋打开文件夹，端到他面前，正要详细指给他看。这时，高蟠走下楼来，见状便叫：“哎呀，怎么搞的，作报告的时间快到啦！”说着，走上来一把拉开凌锋，张峥嵘趁机便关车门。

不料，文件夹卡在门上了。张峥嵘一

松门，文件夹掉在地上。车子开动了，车轮从文件夹上碾过。

凌锋觉得，这车轮就象压在自己的心上……

今天，如果张峥嵘仔细地看，依稀还辨得出当年被车门卡坏的地方，辨得出当年车轮的辙印。

张峥嵘眼圈红了。他摘下琇琅架眼镜，一遍又一遍地擦着泪水。是的，要是当初听工人们的话，小徐也不会……

这时，凌锋一拍桌子站起来道：“这账，要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上去！”

凌锋这句话，久久地在张峥嵘心里回荡。

最后，凌锋代表“革命造反派”通知他：从明天起下车间，边劳动，边检查。

和工人群众一起学习，劳动，使他渐渐地感觉到自己过去那种思想作风的丑恶。他开始拚命地工作，要用工作来补偿过去造成的损失……

不久，厂革会成立了。他和高蟠被结合进厂革会，共同负责全厂技术工作。张峥嵘在工作中变得十分谦虚，看到工人群众也非常热情；而高蟠却又渐渐恢复了从前那种神态。有一件小事，给张峥嵘印象特别深。

这天早晨，高蟠气急败坏地跑进来说：“老张，你看这还了得！钣金车间那个姓杨的工人，竟然随便涂改图纸！”

张峥嵘听了也不由得一惊。两人一同赶到钣金车间去。

他们在一张平台前找到了杨师傅，他正在敲打一块一尺见方的合金钣。

高蟠拿起被改动的图纸，大声喝斥起来：“你这不是无法无天吗？工程蓝图神圣不可侵犯，你竟敢随便涂改！”

杨师傅也生起气来，大声道：“我哪里是随便改？你仔细看看嘛！明明是你们技

术部门画错了，我还问过技术员呢！”

张峥嵘一看，果然图纸原是画错的。他连忙阻止高蟠，但高蟠根本不听，仍然对着杨师傅发火：“就是错了你也不准改！你以为设计图纸跟你敲合金钣一样简单？你也不掂掂份量！”

杨师傅气得浑身一抖，张峥嵘也觉得味道不对了，老师傅们都围了上来，气愤地责问高蟠。

正巧凌锋也在人群里，他挤上来，拿过杨师傅手里的小锤子，递给高蟠道：“来，你拿着。”

“干吗？”高蟠警惕地问道。

“拿着嘛！”凌锋把锤子塞到了他的手里，“你不是说敲合金钣简单吗？来，试试看，你把这块钣敲平。”

“对呀，试试看嘛！”人们都喊了起来。

高蟠骑虎难下了，他偷偷打量了一下合金钣，发现几乎已经是平展展的了，只是中间还稍有一点凸起。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心想：“看我敲平了再说！”提起锤子朝凸处敲去。

“咣！”顿时闯祸了，只见中间凹了下去，四边却翘了起来。

高蟠心一急，连忙敲四边。张峥嵘看看苗头不对，急忙上来帮忙。两个人你敲这边，他敲那边，只听得“叮叮咣咣”锤声乱响，不一会儿工夫，就把块一尺见方的合金钣敲得象食品店里的“油炸巧果”一样了。

人群中爆发了阵阵笑声。有个身材魁梧的人挤过来，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他们这才住手，但已是汗流满面了。

这人穿了身普普通通的工作服；脸色红堂堂的，象是映着火光；两眼炯炯有神，象能把人心都看透。这正是新来的厂党委书记杨旭。最近，他正在下面一边劳动，一边搞调查研究。

杨旭把他们手中的锤拿过来，交给凌

锋和杨师傅说：“你们来！”

他俩二话没说，袖管一捋，面对面地干起来。锤声有节奏地起落着。就象变戏法似的，才几分钟的工夫，这块凹凸不平的“油炸巧果”又变成了平展展、亮闪闪的合金钣。他们两人脸不红，气不喘。周围响起一片赞扬声。而张峥嵘和高蟠却还在擦汗不止。

杨旭接过凌锋手里的小锤子，举起来，看了一阵，感慨地说道：“可不能小看这把锤子呵！它使我想起很多很多事。解放前，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特务来抓我，一个工人朝我手里塞了把锤子，让我跟他们一起干活，一会儿就把特务给哄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一家机器厂工作，这些拿锤子的工人贴了我一大批大字报，也送了我一把锤子。现在想起来，这不也是在‘保护’我吗？——不让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摊开大手，掂着锤子的份量，面对张峥嵘和高蟠，动情地说道，“不管搞什么工作，搞科学技术工作也不例外，离开了这些拿锤子的工人群众，就要走到邪路上去！”

人们静静地围着杨旭。张峥嵘仰着头，激动地望着这位新来的党委书记，象要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吃到心里去。高蟠却是神色尴尬，垂头丧气。

杨旭捏紧了锤子，朝他们走近一步，神色严峻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对着党旗宣誓，对着镰刀和铁锤宣誓……”

这天，回到办公室里，高蟠狠狠地发了一通牢骚。张峥嵘却不然，他默默地吸着一枝特长的烟，久久思索着，他把今天和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品味着，越理越觉得头绪分明，脸色也越加开朗起来……

过了不久，高蟠调走了。

又过了不久，“雄鹰”号修改设计的工作开始了。厂里成立了“三结合”班子，由张峥嵘和凌锋负责。党委书记杨旭还在全厂大会上作了动员。全厂都沸腾起来了，人人出主意，想办法，“三结合”班子每天都收到大量合理化建议，原先张峥嵘认为无法解决的难关一道道攻克了。通过这次实践，他更加明白了什么是群众的力量，也更理解了上回杨旭手拿锤子语重心长地说的那番话……

修改设计后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雄鹰 201”胜利地上天了！这天，张峥嵘变得特别兴奋，他的老爱人何静第一次发现：他居然还能哼两句样板戏！

这天，他从图纸堆里找出了那个嵌着“雄鹰 101”照片的镜框，细细地一遍一遍地拭擦着，又把它挂到了墙上。但这决不象过去那样是为了炫耀，这完全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一段痛苦的经历！

现在，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几年。张峥嵘把“雄鹰 101”与“雄鹰 201”的照片挂到了墙的两端，中间留着大块空白。他揣测着今后的斗争，预感到自己与高蟠之间，将会有严重分歧。

三

这天，天还没亮透，高蟠就乘着吉普车，急匆匆地赶到飞机工厂来。他昨天一夜没睡好，毕竟放心不下。

不久前，上级党委居然批准了工厂的请战。据说，这两天工厂里热闹极了，前天闹哄哄地开了整整半天誓师大会；昨天上午，又急匆匆地将“凌云一型”中一号部件的总体图领回厂去了，当天下午马上就组织了一百多人画施工图，其中甚至有许多是生产工人；全厂上下，成千的人在搞工艺

装备……

听到这些，高蟠已经不难想象，这将是一种怎样乱哄哄的场面！他终究是航空工程指挥组负责尖端项目的副组长，这样要搞出毛病来，还不是自己的责任？他又奇怪：难道张峥嵘竟能容忍这种乱哄哄的场面么？

吉普车停在原来的展览馆门口，高蟠挺着胸蹬蹬地跑进去。只见里边确实排满了绘图桌，摊着大小小式样不同的图纸。离上班时间还早，但已有个人坐在窗下，正细心地削着绘图铅笔。定睛一看，却是张峥嵘。

高蟠走过去，见张峥嵘已经为老师傅们削好了一大把铅笔。他比前几天又瘦了些，但精力似乎更旺盛了，满是皱纹的脸上漾着兴奋的神色。昨晚，张峥嵘也是辗转难眠。这样尖端的科研项目，这样声势浩大的会战，在他，也是第一次遇到啊！

张峥嵘兴致勃勃地告诉高蟠：厂党委把有关科室、车间、前线、后方的人员都集中起来，这真是万马奔腾攻尖端啊！只要真正发挥了群众的聪明才智，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高蟠边听，边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桌上的图纸，他发现有好些都已经被人精心地排好了工艺路线，不禁问道：“这都是你搞的？”

“哪里！”张峥嵘凑到跟前，俯着身子，伸出瘦棱棱的手指点给他看，“这几份，是小凌改的！”

高蟠不置可否地“喔”了一声。

张峥嵘望着前方，感动地叹道：“现在的青年工人，真了不起呀！”

终于，高蟠挑出漏洞来了。他“哎呀呀”地连叫几声，用力拍了两下桌子，将一份图纸递给张峥嵘看，抱怨地道：“我早就说过这样搞不行！你看，这不是画错了嘛！”

老张呵，这是造飞机，是‘凌云一型’，稍微捅点漏子，可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张嵘嵘接过去一看说：“这是老杨师傅的初稿，他已经在改……”

“改也不行！”高蟠站起来，踱了两步，又转过脸来大声道，“老张，你又不是不明白，这是尖端科学！这么多人乱哄哄地搞，哪有不出乱子的！”

高蟠气呼呼地说了一通，却不见张嵘嵘回答。过了一阵，他猛地转身，只见张嵘嵘满脸沉痛的神色，那两道泛白的长眉蹙得紧紧的，凝神地望着远方。他有些惊异了。

过了好一阵，张嵘嵘才痛心地颤声问道：“老蟠，你一定还记得我们读书时的情景吧？”

“当然记得。”

“那，毕业以后的事呢？”张嵘嵘紧盯着他问。

“也记得。”高蟠不解地看着他。

“老蟠，你想想那时候，外国老板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他说不下去了，他记得很清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面，从大学毕业那天起，这两个很有抱负的穷学生就失业了，张嵘嵘还差点病死街头；后来，他们总算一起在外国人办的飞机工厂里当了几天小工。当时外国人修飞机，竟象变戏法那样用黑布罩起来，连看都不让他们看，高蟠多了一句嘴，便被连打带骂地赶出了厂……

沉默了一阵，张嵘嵘才激动地说：“老蟠呵，可不能留恋文化大革命前那一套啊！那时候搞科研，把工人关在门外，这不是和外

国老板差不多了吗？结果呢，横研究，竖研究，一晃好几年，搞不出东西……老蟠呵，即使是尖端科学，也不能那样搞哇！”

高蟠听着，没作声。

这时，老杨师傅双手捧着一份图纸，兴冲冲地奔进来道：“老张，你给看看，不知这次对不对？”

高蟠抬头一看，正是当年与凌锋一起敲合金钣的老杨！

张嵘嵘仔细地看了一阵图纸，有点异样地抬头看看老杨又看看图纸，终于吃惊地问道：“好啊。你，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昨晚你走了之后，我根据你讲的制图原理，对照实物，从简单的画起，一连画了十几份，总算画出来了。”

张嵘嵘十分感动，他双手捧着这份高质量的施工图，郑重地递给高蟠。

高蟠看了，也不由得点起头来。



不一会儿，人们成群结队地来了，屋里开始喧闹起来。穿各种工作服的工人师傅和技术员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簇地围着一张张图纸，探讨着，分析着，辩论着；一双双满是老茧的大手，用劲地捏着绘图笔，仔细地描画着……

高蟠看到，张峥嵘真成了忙人，一会儿被叫到东，一会儿被叫到西。有的叫他“老张”，有人叫他“张总”，也有的干脆叫“张师傅”。他这时好象年轻了十岁，热情地在老师傅中间奔忙着，走起路来比跑还快。

忽然，张峥嵘浑身一晃，一阵晕眩，差点倒在地上。高蟠一把扶住他，惊慌地问道：“你，你这是怎么啦？”

“没，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张峥嵘缓缓地喘过气来，马上逞强地推开高蟠。

高蟠看着张峥嵘，相信他真的没什么了，这才叹了口气说：“你们真要这么干，就干吧，‘凌云一型’全在你肩上了。我下午还有会，不奉陪了。”

高蟠说完，拖着重重的步子走了。

靠我？望着他的背影，思索着他这话，张峥嵘那精瘦的脸上，泛起了一层阴影。老蟠哪老蟠，一个浅显的道理，你怎么总想不明白呀……

四

半个月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匆匆逝去，眼看“一号部件”的施工图都画出来了，眼看一台台工艺装备都搞齐全了，眼看“凌云一型”就要正式开工了，事情却突然起了变故。

在最后一次检查工艺装备的时候，张峥嵘突然又晕倒了！这一次情势非常危急，他当即被送入航空医院。十几名医生经过反复会诊，一致提出癌症嫌疑，决定这几天

要立即进行手术。

厂党委书记杨旭赶到了医院。张峥嵘还沉睡不醒。杨旭心情沉重地在他的病床边坐了一阵，便来到医院党委办公室。

办公室里，正起着一场风波。何静哭着，眼泪淌湿了手绢。院党委负责人在一旁焦急地劝说着，请她在手术卡片上签字，但她怎么也不肯答应。何静哭着告诉杨旭：“峥嵘说过，他最近无论如何不开刀，他要等‘凌云一型’上天之后，才能住院开刀哪……”

杨旭心里十分感动。他站在窗前，凝望着远处的云朵，目光庄重而肃穆。好久，才转过身来，握着院党委负责人的手，郑重地说道：“请你们尽全力，让这位老工程师尽快恢复健康，让他早日回到航空工业战场上来！——这是全厂职工，托我带给你们的话。”

说完，杨旭转身从何静手里接过手术卡片，拿起笔，代表工厂党委，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杨旭走后不久，高蟠来了。他垂头丧气地在病房里坐了好半天。这时张峥嵘渐渐苏醒过来。

何静抹着泪，悄声地向高蟠打听厂里的情况。

高蟠无可奈何地长叹了口气说：“好在工程还只在准备阶段；要是再过几天，正式动工了，那才是‘上马’容易‘下马’难啦！”

张峥嵘一听，猛地惊醒了。他用力支起身子，焦急地问道：“你，你，你说什么？你……想下马……？”

他们连忙走近去安慰他。但他别的什么也不管，两眼直盯着高蟠，只问“下马”的事。

高蟠推不脱，只得婉言道：“老同学，你想想嘛，这样的尖端项目，你这个总工程师又病了，要不暂时下马，万……”

“万一什么？”张峥嵘苍白瘦削的脸突然微微涨红了，他喘吁吁地说道，“你、你要为国家……着想！你可不能拖……拖‘凌云一型’……后腿呀！”

高蟠摇摇头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呀。现在下，以后再上吧。”

“什么？还等以后？”张峥嵘嗓门忽然大起来，竟有点不象生病的人了。他用力支起身子，想要下床，一边气呼呼地说道，“我，我不住院，我回厂去，搞‘凌云一型’……”

高蟠和何静慌了手脚，一边劝，一边按住他。何静哭着说要去喊医生来，张峥嵘这才躺下。他喘着气，怒冲冲地望着高蟠。过了好一阵，又痛心地说道：“从青年时候起，我们就想，有一天，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出力。可现在，你竟这样胆小！你怕群众。‘凌云一型’，不能误在你的手里！”说完，张峥嵘气得眼圈都红了。

高蟠走后，张峥嵘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傍晚，他精神好转了。趁何静不在，医生也没注意，他悄悄地出了医院，中途要了辆出租汽车，竟又回到工厂来了！

他颤巍巍地奔向车间，他要继续检查工艺装备。他走着走着，不禁一阵晕眩……

一双宽大有力的手将他扶住了。回头一看，正是杨旭！

杨旭观察着他的神色，又惊讶又严肃地问道：“你怎么回来了？”

张峥嵘喘了喘气，说：“我，我来检查工艺装备……”

“不行！”杨旭严峻地说道，“我马上送你回医院去。”

“老杨，我不住院！”张峥嵘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生病，影响‘凌云一型’！老杨，‘凌云一型’不能下马……”

杨旭从他的话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他深深地点头说：“你放心。你应当

相信，党和群众，是不会让‘凌云一型’下马的！而你，必须马上回医院。”

“不要紧，老杨。让我参加研制‘凌云一型’吧！”张峥嵘十分恳切地说，“要我离开‘凌云一型’，要我离开大家，我一天都受不了，我会比什么都难受的！”说到这里，张峥嵘老泪纵横了，他紧紧抓着杨旭的手，象孩子对母亲那样央告道，“住院，能不能晚两年？能不能等‘凌云一型’上天之后？老杨啊，到那时，即使病情恶化，我也决无半句怨言；即使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杨旭觉得喉咙有些哽住了，但他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他神色严厉地批评张峥嵘道：“老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有更广阔的胸怀！你应当用革命的毅力去战胜疾病；应当准备为祖国航空事业，去攻克更多的尖端项目！现在，请你服从党委的决定：马上住院，准备开刀。”

张峥嵘望着杨旭的神情，终于缓缓地严肃地点了点头，又抬手擦去了眼泪。但接着又试探地向杨旭恳求道：“那，能不能让我再见的凌锋他们？让我把工作仔仔细细移交一下……”

这要求，杨旭答应了。他扶着张峥嵘，一步步登上了展览馆的台阶。

由于张峥嵘生病，厂里专门搭了班子接替他的工作，由凌锋负责。这会儿见张峥嵘进来，他们又惊又喜，热情地围了上去。

就在这个地方，张峥嵘瘦棱棱的手，和一双双厚实有力的手，牢牢地握在一起……

五

第二天上午，厂党委扩大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一方以凌锋为代表，主张“凌云一型”立即正式开工，坚决搞

下去。另一方以上级机关来的高蟠为代表，主张暂时下马。

最后，杨旭严肃地站起来，目光炯炯地望着大家，准备谈谈自己的意见。

忽然，门被推开了，满头银发的何静持着一封信，出现在门口。她走进来，把信交给了杨旭。

杨旭拆开信，轻声念了一遍，神色立刻激动起来。他请大家静一静，然后大声地朗读这封信，这封昨天深夜在航空医院的病房里，由张峥嵘口述、何静手记的长信。

……回到医院里，我想得很多，长时间不能入眠。明晚即动手术，请允许我再向党委谈谈自己的感想。

此刻，我很难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得了这样的病。关于病，我完全接受杨旭同志的批评。我要克服焦躁情绪，以革命的毅力和信心，战而胜之！

我此刻难过，也并不仅仅是由于自己不能参加“凌云一型”的研制工作。这对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我现在坚信：工人群众一定能极好地研制“凌云一型”，它一定能早日展翅凌云！

真正使我难过的，倒是我思想深处和党、和群众的距离。昨天，我一听高蟠说“凌云一型”要下马，信以为真，心一急，就往厂里跑。我只想拚着这条命，也要保住“凌云一型”。到厂里才知道，党委和工人群众的态度都是坚定不移的。我参加了凌锋他们的碰头会，我发现，他们不仅是态度坚决，而且措施具体，对“凌云一型”的正式开工作了极好的安排。我发现他们确实工作得比我好！我想到：靠我这条命，保不住“凌云一型”，也造不出“凌云一型”。真正对这一尖端科研项目有发言权的，是党，是工人群众，他们

才是科研的真正主人。——而我，却常常要忘记这一点。难怪杨旭同志要那么严肃地提醒我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为自己难过，当然也为高蟠难过。他一谈起科研项目，眼里就只有少数科研人员，看不到工人群众；一搞工作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前那种搞法，看不惯群众运动。这样下去真是危险呵！他实在不了解我们的工人群众。我想请党委转告他，让他几时有空，常常下来，和大家一起干几天吧！常和工人群众在一起，会有体会的……

信写得很长，接下去，张峥嵘把自己想到的“凌云一型”开工以后要注意的事项一条一条都写上了，又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信念完了，会议室里很静。高蟠默默地低头吸着烟。

杨旭感慨地说道：“同志们，张峥嵘同志的信，说出了—一个真理——工人群众才是科研的真正主人！”他抬起头来，声音洪亮地说，“事实上，老张的信已经对今天的辩论作了回答。同志们，我建议，党委通过这样的决议：依靠全厂工人群众，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凌云一型’的研制任务，一定要让它早日展翅凌云！——我相信，张峥嵘同志听了这样的决议，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凌锋带头鼓起掌来。在一片掌声中，高蟠无可奈何地摇着头，何静连连擦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六

这是一个春天的清晨。银灰色的小汽车箭一般地在宽广的机场跑道上奔驰。跑

(下转 33 页)



报春花礼赞

谷雨



春天来了。迎春花张开笑脸，柳枝上绽出新芽。广阔的田野里，绿油油的麦苗，青生生的油菜，在和煦的阳光下，迎风竞长。祖国大地一片春意盎然。只有沟边墙脚还有堆堆残雪在嘶嘶地消溶着。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严冬，而它并不甘心消逝。斗争继续着。

此情此景，人们不禁会想：是谁斗严寒化冰雪为大地引来了春天？“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报春花呀！她在风雪中傲然挺立的钢筋铁骨，在冰霜中盛开怒放青春活力，使我们想起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重重笼罩下破阵而出的革命样板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报春花！

记得京剧革命初起，革命样板戏刚刚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丛中冲杀出来的时候，什么“四不象”、“白开水”等等，风刀霜剑，肃杀之气何等猖狂！而我们的革命样板戏，飒爽英姿，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锄邪驱恶，巍然屹立在人民的舞台上，为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当时，革命样板戏对充斥着封资修黑货的旧文坛所引起的震动，对把持文艺界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带来

的惊恐，可以用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贼菊》中的两句诗来形容：“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尽管照例有人为旧事物的行将灭亡而惋惜、哭泣，但亿万人民却兴高采烈地庆贺旧文艺的枯萎和凋谢，欢呼革命样板戏这一革命人民的精神之花艳艳怒放！此景此情，是我们每个有志于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呵！

奇怪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春天正在到来的时候，忽然出来了一种论调：“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革命人民认为革命样板戏战胜了封资修大批毒草，把牛鬼蛇神赶下舞台，这是她的奇功异勋。这种论调却认为，革命样板戏扼杀了另外九十九“花”（应读作毒草，或罍粟花，均可），这是她的莫大罪过。似曾相识。十年前，那个著名的修正主义“汇报提纲”不就鼓吹过这种自由的“放”，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吗？敌人不足论，如是我们的同志则必须猛省。在一片大好的春光之中，劝君莫学那沟边墙脚的残雪吧，因为只有它，至今还在阴暗角落里不甘心于自身的消亡，嘶嘶地叫着，半是哀叹，半是挣扎。

我们把革命样板戏比作报春花，就因为她的任务正是为了迎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当我们走到工厂、公社、连队……看到蓬勃兴起的群众文艺活动的时候，当我们打开报纸，读到丰富多彩的演出节目、新出版的书画目录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那报春花的青春活力在到处闪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能不为春天的使者高唱赞歌吗？赞美你，文艺革命的前驱，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的报春花——革命样板戏！



莫把延安当西安

江曾培



鲁迅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列宁说过：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

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我们审人度事，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战士的缺点再多，完美的苍蝇也还是不能和他同日而语。鹰有时飞得再低，鸡也永远望尘莫及。这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一个是革命的战士，一个是逐臭的苍蝇；一个是搏击长空的鹰，一个是栖息树头的鸡。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必须首先注意划清战士与苍蝇、鹰与鸡这样一个根本的界限。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首先要分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如果这一根本界限不清，错把延安当西安，把战士当苍蝇，把鹰当鸡，那就会受骗上当，闹到人妖颠倒是非混的境地。

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比如，当年在延安，有人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混淆了延安和西安的界限。毛主席指出：“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全国解放以后，一九

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右派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无限夸大，把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描绘成漆黑一团，有人也跟着在后面吹喇叭。一九五九年整顿巩固人民公社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拣起几片鸡毛蒜皮作旗帜，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有人跟在后面抬轿子。这些，都是错把延安当西安，从根本上抹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在思想上作了属于西安的那些家伙的俘虏，屁股坐歪了。

这一阶级斗争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缺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惯用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前，也有那么一些人袭用这一伎俩，在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泼污水。我们要不为污水所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从本质上看问题，明确地划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因此，即使它有再多缺点，也总是优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旧事物的。正如有缺点的战士，总是优于苍蝇，有时飞得比鸡还低的鹰，总是优于鸡一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要优于跳跃蓬蒿之间的蓬间雀的。如此，我们看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绝不会“一无是处”，而是希望所至；就绝不会“漆黑一团”，而是一片光明；也就绝不会把支流当主流，而是充分肯定主流，并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支流问题，使之不断更加完善。这些，正是我们每一个革命



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还应当指出，新生事物之所以会产生一些缺点和问题，有的正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他们谈论缺点，绝不是为了改正缺点。即使没有缺点，他们也要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又怎能不深恶痛绝地猖獗然？！因此，我们革命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地划清界线，莫把延安当西安；并要坚持延安的方向，反对西安的方向，绝不让一小撮西安派变延安为西安的阴谋得逞。

谈『第一』

姜善坤



翻翻报纸，一条介绍电子计算机发展情况的新闻吸引了我。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制成的，当时，它是一种三十吨重的“庞然大物”，安装困难，操作复杂。时过三十年，今天，电子计算机已变成“区区小体”，可以放在一个火柴盒子里，操作方便，本事极大。

单从体积来说，第一台那么大，当时人们对它是怎样评头品足的，文中没有介绍，我胡乱猜想，也许有人会说：这玩艺儿，这么笨重，还是我这颗小脑瓜子方便罗！

这样猜想也多少有点根据：凡新生事

物第一次出现时，反对者、咒骂者非但一定有，而且大大超过赞扬者。这当中多数人自然并非出于恶意，但嫉“新”如仇的也确有人在。新生事物第一次出现，往往会存在许多缺点。这缺点象一个把柄，被一些心怀敌意者抓住大做文章。据说，世界上第一部自行车是木头做的，也没有传动链条。那时，骑车人用双脚在地上一蹬，木头轮子向前滚几下。当时不就有人这样大叫：“这活见鬼的东西，算了吧，还是我两条腿比它强多啦！”现在骑着铮亮的自行车在马路上飞奔的人当然是春风得意，可车轮在唧唧嘎嘎：你知道我的祖先刚来到世上时受了多少窝囊气呀！

其实，政治领域第一次出现的新生事物所受到的打击和迫害难道比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少吗？今天的新生事物所遭遇到的风浪难道比昨天的新生事物小吗？且不去说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第一次“徘徊”于欧洲时遭到“神圣同盟”的围剿，只要提一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所面临的严重斗争就足以发人深省了。老、中、青三结合被诬为“三凑合”；革命样板戏被斥为“一花独放”；教育革命被说成“一团糟”，“降低了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出现的新生事物遭到某些人恣意谩骂是不足为怪的。列宁说：“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革命的同志，切不要被充塞于耳的奇谈怪论所蒙骗，对待新生事物，“第一”就是要看它的方向，而不要被“第二”、“第三”的枝节遮住视野。



且说“改造”

谷 苇

影片《决裂》中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赵副专员。

这个反面教员好就好在说了一句真话：“要改造他们。”当赵副专员和另一个走资派——副校长曹仲和密谋把“泥腿子”校长龙国正引起的一场教育革命运动打下去的时候，说：“我们党内象龙国正这样的同志不少，他们赶不上时代的潮流……要改造他们。”他们想通过安排龙国正到全国各名牌院校参观，“让他开开眼界”。这样，他们估计龙国正会被“改造”过去的。

历史，往往和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龙国正参观了“名牌院校”，也的确大开了“眼界”——更广更深地看到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激起了他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的更大的革命热情。他，领着“共大”的工农学员更彻底地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了，并在斗争中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部影片是到此结束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类似当年赵副专员那样的人，有不少是改造过来了，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并且正和龙国正那样的同志并肩战斗。但也有些人，修正主义阴魂不

散，他们走惯了资本主义道路，又想走了；他们说惯了“要改造他们……”又在说了。

不是吗？龙国正改造了招生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但现在有些人不是又在说什么还是要挑中学生“直接上大学”了吗？他们就是想把无产阶级改造过的招生制度，再“改造”回去。

不是吗？龙国正发动群众，搞开门办学，到大课堂去“上生产斗争课，上阶级斗争的主课”。但现在有些人不是把开门办学污蔑为什么“光劳动，不学习”，是“实践——实践——实践”吗？他们就是想把无产阶级的办学方法，仍旧“改造”到资产阶级的老路子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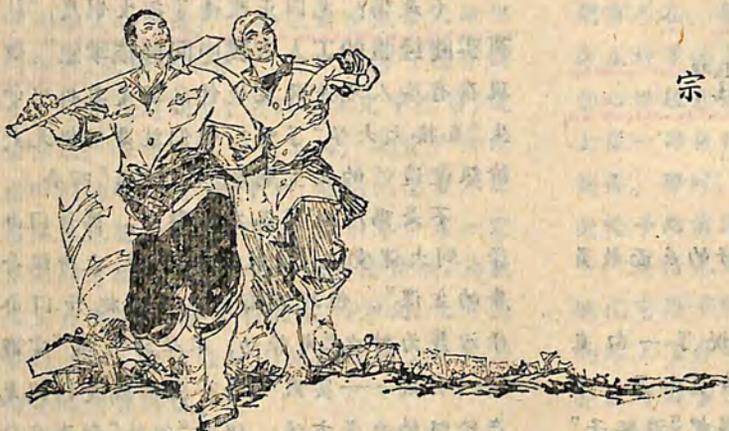
龙国正根据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把孙子清那样的旧知识分子逐步改造过来。而现在有些人却胡说什么现在“一讲知识分子就骂一通”。也还是想把在革命改造道路上刚刚迈开可喜一步的知识分子又拉回去，继续充当他们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的工具。

前一阵教育界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妄图在教育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过去有过，今天还有，将来也还会有。

要改造他们！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有这样的气魄，要把一切旧制度、旧事物统统改造过来。这是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是不以赵副专员之流的意志为转移的。旧世界一定能够被改造过来。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必将获得整个世界！一切妄图阻挡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的人，必将象赵副专员那样落得可耻的下场！

铁肩膀扛旗

宗廷沼



九龙湾畔，有湖东、湖西两个大队。两个队水连水，村挨村，是以一棵挂着大铁钟的银杏树作为队界的。湖东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大刚，外号铁肩膀。湖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永泉，别名胡铁腿。公社化前他们在一个农业社，曹大刚是党支部书记，胡永泉是社主任。这“两块铁”之间有着火烧不化的友谊，胜似同胞弟兄。银杏树前那块不寻常的石碑，就记载了他们共同战斗的经历。

谁也想不到，两兄弟间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火是曹大刚放的。“三秋”扫尾，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交流总结农业学大寨经验。会上，县委书记部署了建设大寨县规划的第一个战役：开胜天河，横穿九龙湾，贯通全县，解决二十五个公社排涝和二十个公社缺水的问题，同时宣布表扬了一批学大寨先进集体和个人。湖东

大队是先进集体第一名。在热烈的掌声中，曹大刚上台汇报了《举旗抓纲学大寨，荒海滩上闹革命》的经过，表示了新的决心。他的发言象把火，点着了整个会场！

突然，一个年近五十、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跳上讲台。谁？胡永泉！刚才他作为“列席代表”坐在先进队代表坐的主席台上。听了曹大刚的发言，扳扳手指比了文比：自己队是泥都能掐得出油的高产田，湖东是“铁板沙”盐碱地，自己队里“猛张飞”、“活李逵”一大群，湖东“老愚公”、“娘子军”居多；两个队同样九年学大寨，湖东成了红旗队，自己还是个“列席”……三个一比，就象喝了两斤高粱，脸红心跳，一跃而起，跳上了台。他走到话筒边，咳嗽一声，彬彬有礼地一笑，说：“各位同志，请允许我自由报告几句！”他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便向曹大刚下了一道战书：“这回呀，我要敲钟打鼓重开场，马屁股上狠狠抽三鞭！学大寨——”为了谦虚，他把到了嘴边的“超湖东”的“超”字换成“赶”字。发誓说：“就是挖地三

尺,明年也要挖出个‘三超纲要’,拚了老命,开胜天河也要比湖东提前五天完工……”他越说越激动,正想举手喊两句口号,曹大刚那双粗糙厚实的大手向他伸了过来:“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推一把,光赶不行,要超啊!”“超?!嘿嘿,这不是鲁班面前舞斧头吗?不敢不敢!”胡永泉一面客气,嘴里却象塞了块薄荷糖,甜津津,辣丝丝。两兄弟手牵手,在一片掌声中走下台,回到座位上。

散会后,胡永泉赶到汽车站,班车刚开走。他急不可待地甩开一双特别长的铁腿,摸黑上了路。一路上,会上的情景一直在眼前过电影,虽然他在会上喊得咣咣响,可这会儿细细一想,心里也有点寒。确实,他比谁都清楚曹大刚的厉害。曹大刚八岁开始到海边挑盐,气力过人,双肩能担。几座盐山,几十根折断了的扁担,炼硬了他的肩膀;大跃进那年,他组织扁担突击队,挑河泥改造“铁板沙”、盐碱地,五十多天扁担不离肩,在一千多亩盐碱地上铺了尺把厚河泥。就是这副铁肩膀,跟大家一块,挑走了解放前“遍地盐碱白茫茫,九年三熟六年荒,穷人难喝薄粥汤”的穷海滩,担来了水旱风灾能丰收的莺歌燕舞鱼米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六年,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命令曹大刚拆社单干,他在上头压、四面围的境地中,肩扛红旗,坚持带领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六二年,旧县委书记到湖东推行“三自一包”,他就是不干;六六年,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带头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扛起农业学大寨红旗。……胡永泉边走边想,刚才虽然趁着一股子冲劲,下了战书,但要胜过这样的对手,真是老虎吃天,不容易啊!他不敢怠慢,敞开怀,大步流星往回赶。

回到湖西,早已灯火通明。女儿雪梅端出已经热了三趟的大米饭,笋片红烧肉

和茨菇蛋汤,边盛饭边笑着打听消息。胡永泉脱了棉袄,说:“雪梅,你快去通知大小队干部开紧急会议,我扒碗饭就来,这回要敲锣打鼓重开场,学大寨,超湖东!”

雪梅忽然咯咯笑起来:“还超呢,铁肩膀早回来摆开战场地!”

“啊!”胡永泉忙搁下筷子,问:“动手啦?”

雪梅说:“看你吓的,没哩,正在夜校里讨论‘纲’!”

胡永泉悬着的心落了下来:纲?哦,他八成是把会上县革会姚副主任讲的“产量搞上去就是纲”又拿回来批了。这个铁肩膀,就是拾到竹筒当箫吹!人家说错啦?文化大革命九年了,要集中力量把生产狠狠抓一抓,搞上去。生产要搞上去,生产管理就得硬嘛。嘿嘿,这回倒要看看到底是你的嘴头子硬还是我的锹头子硬!他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作了紧急动员,下了必须提前五天完成开河任务的死命令,又亲自到村前银杏树下打钟喊人,调兵遣将,扛了铁锹、红旗,浩浩荡荡,上了工地。他望望河对岸,除了夜校灯火和隐隐约约传来曹大刚那老不离嘴的“纲”字,竟水不动,声不响,忍不住暗暗笑了。

二

眼睛一眨,几天过去。今天鸡叫头遍,曹大刚就悄悄起了床。多年来,他是队里的“头班车”,又是“末班车”,睡得最晚,起得最早。开胜天河,建设大寨县战斗一打响,他这团火更象浇了油,忙得昼夜不停。昨天下午,他陪来湖东参观的外宾和首长跑了半天,半夜才回家。回家翻了半夜床板,惦着开河进度,思考着这又一场伟大革命所包含的内容。他穿好衣裳,正要出门,突然身边响起“大寨,虎头山,大寨”的喊

声。他掉过头看，原来是儿子小龙说梦话，粗壮的手臂露在被头外面，稚气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甜蜜蜜的笑意。曹大刚忍不住笑了，轻轻把儿子的手放进被窝，习惯地从门后拿了把锹，踮起脚尖走出房门。

屋外，蓝湛湛的天象明镜，高挂着一镰月牙，几颗星星象宝石闪闪发光。村里，家家窗口亮着灯火，户户屋顶升起炊烟，他沿着胜天河工地，踏着冰渣，先到一队，见路边一块麦田排水沟被塌下的土堵了，便用锹理了理。又信步走到石桥附近，突然眉宇间打起了结，一件心思又涌了上来：湖西队紧锣密鼓闹腾了一阵，大概是旗开得胜吧，胡永泉象跟谁比喉咙似的，一天三次在喇叭里报告人数土方，向湖东“示威”。人也象年轻了十岁，走路腰挺得象根电线杆，见了人常常用泥巴大手在嘴上装做摸胡子，直到摸去忍不住的笑容才开口。可是昨天早上，听见湖西三队打了三回出工钟，工地上人还是稀稀拉拉，现在只见他们的工段拉后了一截。正要过桥看看，忽然见晨雾中一个熟悉的人影闪下河堤。他忙跑过去揍了这个人一拳：“好啊永泉，一个人偷着干，啊！”

胡永泉有点尴尬地立起身：“唉，大刚啊。”他没话找话地寒暄一番：“这棵老树根，讨厌！”

曹大刚一听心里打起问号：挖树根怎么空手？便把手里的锹递给他，自己又过桥到工具棚里拿了一把，边挖边笑着问：“这回敲锣打鼓重开场，听说你还搞了‘三大发明’？保密得不错啊！”

胡永泉更加尴尬，暗暗吐舌头：这老家伙眼睛戴上什么宝了？！原来，为了提前完成开河任务，胡永泉除了生产管理上来个铁上沾火，硬加硬，搞了包工到队、包工到人，和一般情况不准缺工、家里不准有闲人等几个不准，还特地叫精明能干的三队队

长，绰号叫“老竹笋”的，充当“了望哨”，探听军情，及时掌握湖东开河进度。特地买块小黑板，每天报道各队开河人数和土方，人多土方多的用红粉笔写，出勤少、土方少的用蓝粉笔写，落后的用白粉笔写。自己每天三次在喇叭里大喊大叫，报告各队战果，为大家打气鼓劲。这几个办法开始还有点效果，现在又不灵了。开河速度还是赶不上湖东，更不要讲超了。主要是三队，简直象蜗牛爬。为什么？他想来想去，识不透其中奥妙。昨天夜里，他忽然想到前几天铁肩膀他们发明了什么快速运土工具“陆地行舟”，于是天不亮起床，亲自出马，想找个把熟人探探军情。想不到出门偏撞上曹大刚。现在见大刚揭了底，知道瞒不住，尴尬地一笑：“我们那些小玩艺还不是照葫芦画瓢，你们那个‘陆地行舟’才高级呢！嘿嘿……”

曹大刚见他那副尴尬样子，猜到了他的本意，见他不露底，也就不戳穿他：“不过我要‘抗议’，葫芦被你画歪了！我们黑板上不光是人数跟土方，也没有用三种颜色粉笔，广播也不象你一天到晚人数、土方，更没有私探军情的‘了望哨’！”

胡永泉一吓，装作没听见，挖得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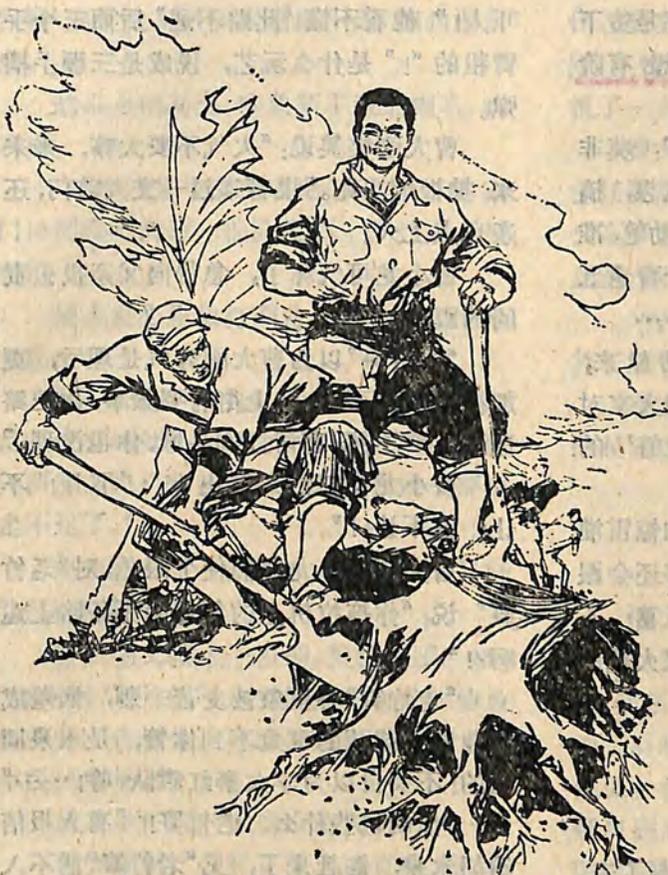
曹大刚见他装聋作哑便笑着说：“亏你种了几十年田，挖树要刨根，尽在面上捣呀戳的，有屁用！”

胡永泉也笑着说：“你把我当作刚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了！”

曹大刚见他麻木得锹都戳不疼，便狠挖一锹：“树根子不正难成材呀，大风一吹就倒！你这个‘铁上沾火’的一套和几包、几不准，就象这老树根，歪的！”

胡永泉这才恍然大悟说：“你说我根歪，把你正的给说说。”

这时，社员们都出工了。曹大刚立起身，拍拍身上的土，对胡永泉说：“好，你要



问的晚上谈，晚上见！”

胡永泉火冒三丈，世上万件事，莫于求人难哪！

胡永泉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他胡乱扒了一碗饭，边跑边抹嘴，急匆匆赶到曹大刚家里，结果扑了个空，听说他在政治夜校，便急忙赶去。夜校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散发出一阵阵烟味和泥香。他刚要进门，忽听见曹大刚的声音：

“今天夜校学习，是搞路线分析，摆阶级斗争动向。事情就从我五叔身上说起——”

又是阶级斗争，斗谁呀？胡永泉收住脚步。斗老五？曹大刚的叔父、中农社员曹老五？！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他到镇上卖自留地种的笋子，没有照国家牌价，每斤

多卖了一毛五分钱。”

屋里一片轻声的议论。

“我当什么事哩，大惊小怪！”胡永泉心里暗想。

“有人说，这点事也要扯到阶级斗争上来，是小题大做。题目小吗？如果单从钱上看，是不过多卖几块钱，可是在钱的后头是什么呢？请大家想一想，这种思想不批评，不堵住，让它发展，胜天河谁来开，大寨县谁来建设？！……”

“好，这一点就算你对吧，但个别谈谈算了，何况是自己叔父！用人之际，何必这样搅人肠子伤人心？”要不是开会，胡永泉真想上去说说情。

这时，人称快嘴嫂嫂的女社员站起来说：“我来说两句。今天放工回来路上，我听说晚上路线分析会要帮五叔分析卖

笋的事，我想，支书也太顶真了！想不到回家一看，我家小胖子也挖了一篮笋，要拿上街卖高价，我一吓：啊呀，资本主义也钻到我家里啦！”

社员们笑了，笑得很严肃。

头发花白的三妈也站起来说：“你们讲的都是眼睛一睁就看见的，我家里的资本主义呀，我不揭发，你们一个也找不到！”大家问她在哪里。她指指自己的头，“躲在这里头，我是见老五卖高价也动了心，大家这一批呀，把它揪出来了！……”

又是一阵严肃的笑声。胡永泉吐了吐舌头。

梳着短辫子的团支部书记、夜校辅导员挥手，维持着秩序：“大家一个一个讲！”

曹大刚又发言了：“大家说得对啊，不

要以为队里地富反坏右死光了，都是贫下中农一家人啦，一家人也有两家思想，有阶级斗争……”

胡永泉听到这里似乎有点醒了：莫非铁肩膀讲的新式武器就是这个？他想，搞这个不难，我回去喊两个小秀才动动笔，准比你搞得有气派。可是，你还有个曹老五做靶子，我连个曹老五都找不到！……

精明干瘦的曹老五从人群中站起来，满面通红地说：“……我感谢阿刚跟大家对我的批评帮助，我不该听‘老竹笋’的话……”

“老竹笋”？！祝根生！胡永泉如惊雷灌耳，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曹老五卖笋还会跟自己最信得过的干将“老竹笋”有瓜葛！不觉腿猛地一软。曹大刚出来，一双火热的大手拉住了他。

三

一场斗争烟未散，又一场风波跟了来。

这天中午，曹大刚肩挑一担泥，健步如飞，路过石桥，突然听见一阵争吵声。身穿红球衫的小龙，手持闪亮的铁锹，跟几个青年社员威风凛凛地站在机耕路中央，用命令的口气朝南面喊：“‘老竹笋’，今天这条路就不让你走！”

曹大刚发现，机耕路上，停着部冒黑烟的拖拉机，拖斗里堆了十几只圆鼓鼓的麻袋。“老竹笋”正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卷卷袖子往前冲。曹小龙也把袖子朝上一捋，摆出迎击的架势。曹大刚忙放下担子，连跨几大步，拦在双方中间：“不准动手！有理好讲。”接着爱惜而深沉地拍拍小龙的肩膀，一语双关地：“这样堵是不行的。”

“老竹笋”见是曹大刚，怒冲冲地说：“大刚，小龙他们太不象话，有意把路堵上！还挂了块木牌子，甩出三颗假手榴弹

吓人！”他看不懂“此路不通”后面三个手臂粗的“！”是什么玩艺，说成是三颗手榴弹。

曹大刚笑笑说：“火气不要大嘛，来来来，抽根烟再跑。”说着递过一支大前门，还亲自点上火。

曹小龙可气坏了，急得向父亲投去责问的眼色。

“老竹笋”以为曹大刚客气是理亏，更加神气：“我不坐，我上街有要紧事，你把路让开！要不然，官司打到县城，你也没理。”

曹小龙他们忙又杀出来：“不让！不让！就不让！！”

曹大刚朝小龙他们使个眼色，对“老竹笋”说：“你拖拉机上的货色朝哪条路上运啊？！”

“老竹笋”心里象被麦芒一刺，恼羞成怒地说：“湖西的事数不到你管，是永泉同意的！不要自以为学大寨红旗队，哼！……”

“你胡说些什么，‘老竹笋’！”有人报信给胡永泉，他赶来了，见“老竹笋”话不入耳，加上这些天自己心中有股火，正好借机发一通：“自己不用镜子照照，走的路不正谁不好管？！你到自己包的工地上去看看！”

“老竹笋”想不到胡永泉也批评自己，窝了一肚子火，跳上拖拉机，狠狠一推离合器。拖拉机冒着一股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而去。

“老竹笋”一走，胡永泉把曹大刚拉到一边，责怪道：“你也真是。水有水道，人有人路，天下哪有堵人家路的理！”原来，他刚才听到湖东堵了“老竹笋”的路，心里也很不舒服，但为了两兄弟的关系和大刚的面子，当面还是批评了“老竹笋”。

曹大刚说：“好，你这一说倒帮我找到了要堵的目标！”他叫小龙他们去上工，拉着胡永泉在工地读书室门口的石凳上坐下来，掏出香烟，两个人点上火：“我问你，‘老

竹笋’为什么自己队里有路不走，跑到湖东来？”

胡永泉摇摇头，嘴象断了线的喇叭，响不出。

“亏你还是个支部书记！三队在你家门口都看不清楚？他队里那个小竹园几亩啊？”

胡永泉心里象打翻盆面糊：问这个啥意思？

“原来三亩半竹园，现在足足超过了四亩！竹笋到处钻，竹园前面那条机耕路，原先两部拖拉机都能并排开，现在连一部也走不过了。”

胡永泉吃了一闷棍，开口不得，只好“呼哧呼哧”地抽烟。

曹大刚又接上一根烟，狠狠抽了一口：“要问问‘老竹笋’，也要问问你自己！”他放低声音，“告诉你，他昨天运出去的笋子根本没到菜场。”

胡永泉忙问：“上自由市场了？”

曹大刚说：“公社正派人追查哩。永泉，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谁要我们让这条路，别说一条，就是一寸、一根头发丝也不让！这就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

胡永泉不以为然地一笑：“看你，脑子里一天到晚‘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哪有这么严重？！你们一人一天挖两方土，人家也不曾少挖一锹，当然，前几天三队是有点松劲，昨天我给他们鼓过劲，‘老竹笋’拍了胸脯，保证他包的那段不拖后腿。你这套大锣大鼓一敲，有伤人家积极性！”

曹大刚见话不投机，但还是耐心地提醒老战友：“我们脑子里不要一天到晚光是土方、产量，你那个‘包’的一套也要用路线这把尺子量一量，当心‘三自一包’还魂！”

胡永泉淡淡一笑：“你的一套是仙丹妙药，我的一套分文不值？跟你透个底吧，你说我分工到队、包工到人不对头，姚副主

任还要替我总结推广哩！”他怕说不服曹大刚，还特地从口袋里掏出工作手册，一口气报了一大串土方、数字……

曹大刚心里打起一个个大问号：姚副主任要总结推广，葫芦里卖什么药？为什么东不去西不去，偏偏到湖西大队？想到这里，随口问道，“姚副主任来为了什么？”

“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算了算了，不谈这些了。”说完，抽身就走。

曹大刚望着他的背影，感到两颗心越隔越远了。

四

胜天河后天就要完工了。胡永泉却象咬了口苦瓜，不但提前五天完工的誓言成了“飞机上吹喇叭”，连后天完工也被三队拖了后腿。傍晚，县工程指挥部又来电话催促。他不得不赤膊上阵，顾不上吃晚饭，亲自到三队督战。一见那个阵势，气得眼睛都冒火了！冷冷落落，几面彩旗歪七竖八，“老竹笋”连个影子都不见。望望河对岸的湖东队，灯火辉煌，红旗如火，人来车往，一片笑语歌声……他猛地把夹袄一扒，奔向挂着大铁钟的银杏树。……突然，一只大手搭上他肩头，掉头一看，曹大刚！是一手拿扁担，一手拎着小竹篮的曹大刚，是那对在困难中、斗争中多次伸出过的大手！他心里呼地一热，吐出一句：“大刚，我……又输了……”长叹一声，难过地低下头。

“哦，输了什么？”曹大刚有心问，脱下自己身上披的棉袄，披在胡永泉身上，又从小竹篮里拿出两只热气腾腾的馒头，递给胡永泉。

胡永泉气馁地说：“这不明摆着吗？土方啊！大刚，帮我一把。”

曹大刚摇摇头：“永泉，这个忙我可帮

不了!”

胡永泉紧抓住曹大刚的手，不相信地追问一句：“是你说的?!”

曹大刚咬着牙，点点头。

胡永泉慢慢松了手。突然，许多难忘的往事，忽地涌到眼前：十年前一个寒风怒号、大雪纷飞的冬天，旧县委姚书记带了一支工作队到了湖东。一进村就宣布湖东是假红旗，曹大刚是一贯对抗上级党领导，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靠边“下澡堂”，还召开全公社社员干部大会，硬逼曹大刚“交代问题，承认错误”，进行“批判”。曹大刚真象块铁啊，严厉驳斥姓姚的：“要说我一贯对抗上级党领导，不过是顶了你们反对学大寨的阴谋！这个我过去顶，今后还要顶！你们可以撤了我，可你们拔不了插在湖东三千贫下中农心中的大寨红旗！除了我，还会有千万个铁肩膀来扛这面大旗！”姓姚的气急败坏，扬言要把大刚送到县里关押。火急中，胡永泉两眼喷火，冲上台去，用身体护住大刚，紧跟着，又是一个冲上去……胡永泉想到这里，一肚子话象洪水滚涌上来：“大刚，难道你忘了十年前冬天那个大会上，拎着反革命帽子跟你站一块的是谁?！你在开河中抢险负伤，日夜守卫在你身边的又是谁?！就算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不看几十年兄弟之情，也该看在党的事业上，难道你不懂一个队落后，拖了全县?！……罢了，罢了，人到难处见真心，今天我才看透你曹大刚！”他觉得鼻子一酸，赶紧咬咬牙，转身就走。

“永泉——！”曹大刚一把拉住老战友，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这个硬汉眼眶里噙着泪花，用微微打颤的声音说道：“永泉，我们给一家地主做过长工，在一座山上打过游击，你摸我的心，我摸你的心，我一辈子忘不了你是怎样拎着反革命帽子，和我一块扛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你先别怪我不

帮忙，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九年学大寨，还是学不象？为什么你喊哑了喉咙，敲破了大钟，开河还是跟不上？难道是你干劲不大？难道是湖西社员干部不争气？难道是条件不好？前前后后、认认真真想一，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应该帮你什么忙?!”

胡永泉心底激起浪花：是啊，凭干劲我不比你小，你把铺盖卷到工地，我也上；你开河流了百斤汗，我半滴也没少淌；你挑泥肩膀磨穿千层皮，我赤脚“鞋底”踏破上百双；你一片铁心学大寨，我也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可学来学去学不象。他摇摇头，脑子打不开天窗……

“永泉，我是肚里有半斤，嘴上倒五两，你还不是真心学大寨！”曹大刚激动地说，“你输的不是土方，是输在路线不对头，丢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同志啊，你用你的一场辛苦，也用了多少人的汗水，糊里糊涂帮了错误路线的忙，帮了资本主义的忙，为别有用的人提供了向党、向文化大革命进攻的炮弹啊!”

“啊?!”胡永泉惊得嘴都闭不拢了。

曹大刚递给他两封信：“这是公社带来的，看看吧!”

胡永泉先看第一封信，不禁“啊”了一声：“‘老竹笋’把集体的笋子高价卖给投机倒把集团，人和东西被公社扣了!”他抖着双手，拆开第二封信，是县委文件，突然，一行醒目的大字跳入眼帘：《一支射向党的基本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毒箭!》他一看内容，脑子嗡地一下，嘴里象打了结：“什么，他……他用我们的材料……”

曹大刚面色严峻，口气十分严肃：“是的，姓姚的上回受到批评没有认输，这次利用你提供的材料，在县委会上，向县委发动突然袭击，企图否定县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大寨县》的决议，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说，湖西生产一下

子跃上去，就是按他那一套办的，还是那一套好！”

照他那一套办？！胡永泉不由苦恼地摇摇头。

曹大刚说：“当然，他那套货色，我们早领教过了，照他的办，阶级斗争‘熄灭’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可以不要了，剩下的任务就是生产，生产，再生产，劳动，劳动，再劳动，按这个‘纲’办下去，不但社会主义生产上不去，弄不好我们人头还会落地！”他手指银杏树下那块石碑，“这上头血写的教训不是我们俩亲手一笔一划刻的吗，刘少奇一面鼓吹‘阶级斗争熄灭’了，地主关秃子却用钢刀杀害了老乡长！”

胡永泉触电似地浑身一震，惭愧地点点头……

这时，三队社员们都闻讯过来了。大家一听，就象炉火呼地烧了起来：

“姓姚的文化大革命前头拚命反对学大寨，现在又打着学大寨的旗子反对学大寨，蜜糖嘴巴砒霜心！”

“我们提醒你多少回，你就当耳边风！昨天‘老竹笋’被我们堵了，你又把他放了！”雪梅投了一枪。

“什么‘包’呀‘包’的，人心都‘包’散了，打着集体旗子搞单干！”

“支委会上大家提过多少次，听听大刚叔的意见，把学大寨的路子拨拨正，你老是嘴上嗯嗯，做起来就是照姓姚的那一套！”一个青年党支部委员也向胡永泉开了一炮……

“我多亏大刚拉得早，要不……”曹老五也来了，很激动。

胡永泉满脸通红，象大梦初醒，连说好几个“想不到”。

曹大刚因势利导，接上话茬：“问题的根子就在想不到，以为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天下太平了。丰收容易使人满足，胜利往往使人轻敌呀！一碗清水中也有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稗草总是以水稻模样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总要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跌个跟头学个乖，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看清路子朝前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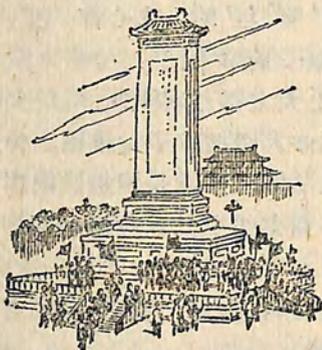
曹大刚一番话，象火种播进社员们心田，又化作团团烈火，卷向胜天河工地。月色下，灯海中，扁担悠悠唱新曲，锄头闪闪舞流星，战旗指处，银河飞泻……

(题图、插图：黄全昌)



主题突出：学大寨要学根本，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作者也试图围绕这个主题用对比手法揭示光抓生产是不通之，最害道。通过抓阶级斗争与单纯抓生产指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但是，整篇文章说服力不强，看使人不能信服。总觉得是作者自己臆想造出来的情节，当然，这是次要的。如果再加高些，情节说呢，好军队使如。

—hak



高举先烈的旗帜，前进！

——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马开元

黎明的东方，
旭日喷薄，霞光万道；
天安门广场，
《国际歌》声响彻云霄……
踏着英雄碑的石级，
我一步，一步登高。
激情澎湃呵，
——胸间翻滚着历史长河的波涛；
热血沸腾呵，
——心底回响着革命征途的号角！

望着火焰般的朝霞，
我想起那硝烟里的红旗——
南昌城，井冈山，
延河边，钟山脚……
多少先烈冒着敌人的炮火挺进，
迎着弹雨倒下，
那一往无前的红旗
永远不倒！
高唱“英特纳雄耐尔”，
我想起那刑场上的口号——
龙华塔，雨花台，
雾重庆，血上饶……
多少先烈在敌人的枪声中死去，
那就义前的口号，
引起火山爆发，
唤起大海咆哮！

啊，巍然兀立的英雄纪念碑，
你是一柄出鞘的战刀！
多少奴隶的呐喊，
在你的刀尖上萦绕；
多少先烈的笑容，
在你的刀光里闪耀！
今天，我登上英雄碑的白玉台阶，
直觉胸襟开阔、天宇广袤！
放眼万里江山，
溢金流彩，壮丽妖娆——
前辈的脚印，
化成烂漫山花；
先烈的鲜血，
涌起澎湃春潮……
远眺祖国大地，
蒸蒸日上，一片新貌——
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孕育遍地新苞；
教育战线的春雷，
爆出满天捷报……
然而，站在英雄纪念碑前，
一个严峻的问题，
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刻思考——
如今，革命是否“到站下车”，
究竟哪儿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英雄碑的基石问我们：
活着的人们呵，

你的步伐是不是合着时代的节拍？
你的行动是不是和先烈同一步调？
英雄碑的浮雕问我们：
革命的后代呵，
血染的红旗，
在你的手中会不会变色？
火炼的战歌，
在你的口里会不会变调？
啊，身披阳光的英雄纪念碑，
你是一个金色的惊叹号！
为我们，
正把警钟猛敲！

征途上，
时而雄关险阻，
时而风狂雨暴，
时而香风扑面，
时而迷雾缭绕……
在我们的队伍里，
不是有人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心中早已停息了继续革命的征号；
不是有人带着传统偏见的有色眼镜，
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热讽冷嘲？
面对冲出冻土的遍地春苗，
他们举起贵族老爷的鞭梢；
这也不行，那也不妙，
似乎文化大革命毫无必要。
他们忘记了先烈临终的遗言呵，
忘记了共产主义大目标；
忘记了革命的红旗，
要世代代往下传，
修正主义的阴风迷雾，
要年年月月来横扫！

清醒一下吧，同志！
正当你自鸣得意之际，
被打倒的敌人，
会重新举起屠刀！

今天呵，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任重道远呵怎能停脚？
在我们的面前，
还有多少“娄山关”呵，
还有多少“铁索桥”？
一切传统观念的桎梏——踢开！
所有剥削阶级的偏见——丢掉！
我们应轻装上阵，横戈跃马，
从今天的“青纱帐”里出击，
象当年先烈冲锋陷阵那样，
挺进的脚步永不停，
高举的红旗永不倒！

我抚着英雄碑的白玉栏杆，
极目万里遥……
看四海——四海呵，每朵浪花
都燃烧反帝反霸的烈火；
望五洲——五洲呵，每座峰峦
都奋举铁锤砸镣铐！
资本主义的破船，
正风雨飘摇，
共产主义的曙光
快要来到……
啊，雄伟庄严的英雄纪念碑，
你是一座前进的路标！
征途上，
纵有百回曲折，
千处暗礁……
我们也勇往直前，
毫不动摇！
前进！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前进！沿着无产阶级解放大道……



可爱的年轻人

——来自大娄山的报告

伍元新



起首亲切，如拉家常，别具一格。

我从娄山来，是因为别的公事。但这儿的朋友们知道我参加过省知识青年慰问团，硬要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的朋友中就有几家人的子女在云贵高原插队落户，做父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有公务在身，但是我还是乐意把这半年多在乡下的所见所闻整理出来，向我熟识的朋友作一简单报告。

这篇报告题目叫“可爱的年轻人”，说心里话，一点不夸大，这是我的切身感受，我们的年轻人确实太可爱了。

早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年轻人比作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年轻人寄托了多么深切的期望啊！不论南方的丛山峻岭，还是北方的广阔平原，有谁没见过早晨八、九点钟冉冉东升、光芒四射的太阳？那些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年轻人，他们是那样朝气蓬勃，英姿焕发，不就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鲜艳、那么可爱么？

我们慰问团来到红柳河以前，我就听人摆过上海女知识青年陈亚美的事迹。路上，我猜想，亚美一定象头逗人的小山羊，个子不高，脸儿不大，翘翘的鼻梁，尖尖的

下巴，头上扎一双羊角叉子，说话头一扬一扬的，又快又冲。那天在红柳河公社的知青座谈会上，亚美在我身边坐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她最后一个站起来发言时，人家才悄悄告诉我，这就是你寻找的陈亚美！啊！我完全楞住了。眼前的亚美，是一个文静的姑娘，苹果脸，短头发，说话轻言细语，站起来脸红了，好久才平静下来。「我算认识陈亚美了。」——这的写得如：寓意深刻，尤有使人回味无穷。

亚美的事迹，可能不少同志在报上读过。她生长在黄浦江边，父母亲都是工人，但是亚美却从小就爱上了山区，而且立志要建设山区。六九年三月，她和一队上海红卫兵小将，扛着红旗，背着背包，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崎岖山路，来到了祖国贵州高原的山区苗寨插队落户。时间一过六年，和她同来的同学有的调进了工厂，有的送上了大学，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战斗在边防线上。但是我们的亚美，六年来只回上海探过一次亲，去省城开过两次会，六年共出工二千零四十天。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的负责同志，一次又一次把推荐她上大学、进工厂的表格送到她手里，她一次又一次红着脸把空白表格送还到领导同志手里。

有人劝她：“亚美，你今年二十三岁啦！”

再下去超过招生和招工年龄啦！”

我们的亚美回答：“农村也是大学，也是工厂，我就在这里干一辈子革命不好吗？”

人家还要说什么，她一扭头做活去了。

前年农历腊月，亚美和队里青年一道，参加了大队水利建设。她攀在山崖上写农业学大寨的大标语，挥着锄头砸钢钎，和小伙子拼着撬石头，她话不多，埋头干，风雪把她手背刮起了一条条血口，手掌上茧巴重着茧巴。可就在这时候，亚美突然收到家里来的一份电报，说妈妈的老年支气管炎发了，已经倒床半月，要她速回上海探亲。

不去吧？自己四年未回过家，如今妈妈又患重病；回去吧？队里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干得火热，自己怎么能离开啊！犯难中，大队老支书来了，生产队长来了，贫协主任来了，他们已经买好了车票，套好了马车，老支书提着一篮子鸡蛋，贫协主任扯来一包草药。他们说：这是大队党支部决定，亚美马上回上海探望妈妈。亚美哭了，妇女主任扶着她坐上马车，她抹着眼泪对送行的贫下中农说：“亲人啊！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呀！这一去，多则一月，少则半月，我一定回到你们身边！”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亚美回到了家里。妈妈好着，爸爸笑着，姐姐、姐夫接着，我们的亚美气得咬着嘴唇，强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终于发话了。原来亚美的姐夫在附近一个县城给亚美找了一个工作，但要亚美答应和他一个朋友结婚。亚美早已猜到八九分，这时反而平静下来。一连三个晚上，她耐心地听着家里人把话讲完。爸爸说，父母年岁大了，母亲身体又不好，亚美应当在离家近的地方安个家，对家里有个照顾；妈妈说，亚美年纪不小了，姑娘家哪能一辈子呆在农村？以

后成家怎么办？姐夫和姐姐夸奖亚美在农村锻炼得不错，接受再教育该毕业了，应当回城市找个工作，将来有个好前途。对这些话，亚美听着，笑着，没有立即进行反驳。她在思索一个问题啊！这些话，在山区苗寨不是也有人对她这么说过么？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实质是一样，就是她应当离开农村了，这不正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下乡镀金论”和“变相劳改论”的流毒么？

于是，在第四天晚上，我们的亚美讲话了。我们亚美啊，就象在学校当红卫兵头儿一样，在家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姐姐想请半小时假，她严肃地说：“不行！”这天夜里，亚美领着全家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她笑着问大家：“是当真正的革命派，还是当口头革命派？”然后她自己庄严地宣布：“我是不当口头革命派的！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镀金！大娄山你们可以拉倒，我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这天晚上，不知亚美哪来那么多话，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不准任何人打岔，她说：“你们讲够啦！应当听我讲啦！”于是啊，我们的亚美，给父母兄姐宣讲着农村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讲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讲着毛主席对知识青年寄予的殷切期望和无限关怀、信任；讲着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远大的前途。最后，她沉痛地检讨说：“这些年啊，我一颗心扑在农村里，对爸爸妈妈关心得太少了，每次写信，总是生活上谈的多，政治上谈的少，因此爸爸妈妈不了解我。今天把话说明了，我的心是早交给贫下中农啦！”

夜深了，全家一直沉默着，亚美妈妈嘴贴着他爸爸耳根说：“算！亚美的心和贫下

中农贴得这么紧，三十磅榔头也难砸开，让她走好啦！以后在经济上帮她点！”亚美爸爸叹了一口气，说：“是这话！”于是对亚美说：“明天，让你姐姐陪你去买几身衣服，四处串串亲戚，过几天我买车票送你回去！”亚美高兴得蹦跳起来，想想，又坐下，摇摇头说：“现在还不能走！”

亚美爸爸楞住了，说：“你改变了主意？”亚美说：“不！你们思想还没真通！”当天晚上，亚美扒在桌上给她爸爸所在工厂的党委写了一封长信，把这次自己回来的经过和父母的思想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亚美在信末写着：“党啊！请您接受我这个工人女儿火热的心吧！革命征途不停步，泰山压顶志不移，我的一生属于党，永远跟着毛主席。”

工厂党委书记激动地读完了亚美的信，立即召开了紧急常委会，为了配合当前理论学习，决定把亚美的信加上按语打印出来，给全厂职工学习讨论。同时把原信转给了亚美家所在的区党委。工厂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区委负责同志，亲自看望亚美来了，这对亚美是多么大的激励和鼓舞啊！通过党委的帮助和教育，亚美的父母兄妹认识了自己错误，在工厂召开的理论学习大会上，亚美的爸爸激动得眼泪盈眶，他说：“我虽然是工人，但是没有和旧的思想意识作彻底决裂，拖了女儿的后腿，心里很难过。但是我高兴地看到，我的女儿比我站的高，看的远！我们生下了她的身，毛泽东思想哺育她成长。他们是一代新人，强过我们这一代的新人啊！”一位老工人兴奋地跳上台去，激动地挥着大手说：“有这样一代新人，我们就放心啦！让那些修正主义者的攻击见鬼去吧！”工厂党委负责同志在大会上表扬了亚美，说亚美不仅是年轻人的榜样，而且是我们职工的榜样，负责同志说：“我要向亚美学习！我希望我们的

职工同志都要向亚美学习，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轮到亚美讲话了，台下边鼓掌声象暴风雨一样响起来，亚美红着脸，讲的话却很少。她说：“我应当向领导同志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向我的爸爸妈妈学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一辈的同志就给我摆旧社会工人农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苦楚。还在我系着红领巾的时候，我就听老红军讲过毛主席带领红军长征的故事。这些年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过去我们老同志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家里不也有父母、
兄弟、爱人、小孩，可是他们为了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毅然投身于革命。现在，我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目标，正在进行一场新的长征，我们又有什么个人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亚美的话就这么简短，这么朴实！但她却表达了我们千百万革命青年的心声！这就是，他们决心继承他们父兄的事业，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进行一次新的长征！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的亚美又回到贵州高原的山区苗寨来了。老支书，生产队长，贫协主任，带着山村的贫下中农，在十里以外的岷口上迎着她，“亚美回来啦！”“我们的亚美回来啦！”贫下中农敲着锣，打着鼓，吹起芦笙，放起鞭炮；姐妹们把亚美抱起来，抬起来，他们说：“亚美永远是我们的人啦！”原来，亚美的事迹登了报，喜讯象春风一样，马上吹遍苗寨的山山岭岭，有谁不为亚美的革命行动而欢喜呢？但是我们的亚美却没有因此而陶醉，回家的当天下午，她就赶着下地劳动，她要把耽搁的这几天劳动补起来。当时生产队正在打田，队长分配她铲田边，她回来时穿了一条她姐姐的裤管比较窄的裤子，下水田卷不起来，她就坐在田埂上把裤管的线缝拆开，把裤管高高挽在大腿上，贫下中农逗笑说：“谁

能相信亚美是城市人啊！”

我们在红柳河公社几天的慰问活动中，关于亚美的故事大大小小听了几十个，有些故事简直和眼前这个讲话不多、腼腆的亚美联系不起来。譬如她的房东刘大爷告诉我，说亚美不仅自己敢于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且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帮助同寨的姐妹们。就在刘大爷的隔壁，住着孙二妈，二妈收养了一个姑娘叫荷花。荷花姑娘很小就死了父母，是孙二妈一手拉扯大的，平时就象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亚美来山寨插队落户以后，荷花经常来亚美房里玩，因为两人同岁，按当地习惯，打了“老庚”，平时一道出工，一道进政治夜校，象亲姐妹一样火热。

可是这次亚美从上海回来，山寨的姐妹们都来问这问那，唯独不见荷花的影子。亚美心里纳闷，正想去二妈家看看。荷花却自己来了，端着饭碗来的，凳子还没坐热，二妈却跟来了，说：“荷花！快切猪草去！”荷花嘴唇一翘走了。二妈冲着亚美一笑，说：“这次亚美当了英雄回来呢！”身子一扭也走了。亚美感到很奇怪，总想找荷花问个缘由。这一天出工，亚美刚赶上荷花，孙二妈又在家里叫开了：“荷花，今天歇一天，我要到你外婆家去！”荷花赌气回去，但中午亚美瞧着，孙二妈哪里也没有去。

亚美明白了，孙二妈不让荷花和自己接近呢！可是为什么啊？亚美总算瞅准了一个机会，孙二妈赶场去，亚美赶去和荷花一道劳动，她亲切地说：“荷花，我们象姐妹一样亲，你心里有事不该瞒着我呀！”荷花哇地一声哭起来，说：“哪里话，我天天盼你回来给我拿个主意呀！只是我妈挡着我哩！”接着，她告诉亚美，孙二妈给她找了个对象，就是亚美离山寨这几天订下的，而且收了男家的财礼，她想不答应，想到二妈辛

辛苦把自己拉扯成人，怕人家说她忘本，引起二妈恚气；想答应下来，不要说什么感情，就连男方的面貌也没见过。她觉得二妈不该贸然收下人家的财礼，但又不好直接和二妈闹翻。亚美的事迹在报上登出来后，对她的鼓舞多大啊！她天天盼啊盼，望亚美长上翅膀飞回来。亚美回来了，荷花欢喜得心快跳出来，但是二妈是精灵人，她怕荷花变卦，死死防着不让荷花和亚美见面。亚美听了荷花的叙述，很是同情，她给荷花宣传婚姻法，宣传晚婚的好处。荷花很受感动，说：“亚美，趁我妈不在，干脆我把财礼翻出来，背去退了吧！”亚美鼓励说：“结婚收财礼，这是旧习惯！你退，我支持！但是二妈思想没通，退了财礼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我们一道给二妈做思想工作吧。”

当天晚上，亚美找到二妈，二妈在煮饭，亚美帮二妈烧火。两人谈了一阵闲话，话题一转到荷花的婚事，二妈就不高兴了，她说：“你们知识青年管天，管地，二妈支持。可是一个姑娘家去管人家结婚生孩子，这……”亚美红着脸说：“我们青年人管天管地二妈支持，我们管结婚生孩子的事，二妈也应该支持！结婚生孩子的事，看起来是个人问题，可要是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到青年人的学习、思想和工作，影响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也影响到家庭的和睦，就象荷花的婚事吧，你看她思想多苦恼啊！”二妈说：“你回家去造了爹妈的反，当了英雄！你要鼓动荷花造我的反是吗？哼！我家荷花可不逞你那种英雄！”亚美说：“我造我爹妈的反，是反对他们的旧思想、旧意识！要是二妈坚持错误，我就支持荷花造你的反！”荷花也来帮腔，说：“妈！我也象亚美一样，只是反对你的旧思想，旧意识！但我还是你的女，你讲得对，我还是听的！亚美可以作保！”

这样，亚美和荷花轮流给二妈做思想工作，二妈总算被说通了。亚美陪着荷花，背着背筐到男家去退财礼。男青年的妈妈看到两个姑娘背着衣料、鞋袜，知道情况不妙，“乒”地关上大门，从窗口洞里探出头来说：“甬！退婚！没那么便宜！”

荷花冒起火来，说：“亚美！干脆给她扔在院坝里，看他咋的！反正我又没和他家人结婚！”亚美想想，说：“不行！退了婚，大家还是同志，应当帮他们打通思想，要不会影响到农业学大寨！”他们向人打听，知道男青年是个共青团员，现在还担任着生产队会计，于是就背着财礼找到生产队会计室。小伙子听说亚美和荷花来退婚，就热情地招呼她们进房里坐，他一边给客人倒茶，一边诚恳地检讨说：“在报上读了亚美同志的事迹，我就感到自己办错了事，我应当学习亚美同志的好思想。既然荷花同志不愿意，我就收下这退婚礼吧！以后大家还是同志嘛！希望亚美同志和荷花同志多帮助我！”接着小伙子又谈起他们大队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小伙子还把他们的科研小组培育的水稻良种包了一包给亚美和荷花，建议他们也搞点科学试验。亚美和荷花也把自己生产队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向小伙子做了介绍，大家热乎乎地谈了一阵，都表示以后还要互相联系，互相学习。

回家的路上，亚美感到自己办了一件好事，走路特别轻快，而荷花却一路埋着头，在想心事。亚美笑着问：“又有啥事瞒着我？”荷花的脸“唰”地绯红，说：“那小伙子倒蛮爽快呢！知道错了就改正！”亚美咯咯地笑了，她对小伙子的初步印象也很不错，就鼓励说：“你要喜欢他，回去给他写信，互相了解，慢慢建立感情！”荷花啐了一口说：“世上哪有树缠藤的？姑娘找男人，丑死啦！”亚美咯咯地又笑了，说：“这是孔老二的話，现在妇女半边天，男女平等，都

是革命同志，谁找谁都一样！”荷花反击说：“行！你带个头！”亚美笑得更响了，说：“死荷花，我们这是比赛找对象咋的？有适合的人，你怕我不敢是嘛？”

在亚美的帮助下，荷花真的和那小伙子通信，两人你来我往，互相帮助，谈得热火，两家老人都夸亚美，说比他们做父母的想得还周到。现在那小伙子已经入了党，荷花冬天由亚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被大伙选为生产队妇女队长，前几天她在向姐妹们公布她的晚婚计划，大家看稿子上有亚美改动过的错别字，都说亚美帮助人真是彻底呀！

可是亚美自己呢？在我们召开的知青座谈会上，她到得最晚，也是最后一个站起来发言，半个字没有讲她自己，只简单地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希望上级知青部门，能经常给知青们发一些学习资料；另一个要求是，希望各单位少叫知青开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我们慰问团的负责同志想当场表示接受她的意见，但又开玩笑说：“会可以少开，但象今天这样的会，恐怕你还是得参加呢！”大家“轰”地一声笑起来，亚美也跟着笑了。散会以后她就忙着走，我说夜里放电影，她说：“到时候再来！”我见她手里拿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在看，就说：“你抓得真紧啊！”她说：“农村学习，就只能见缝插针！”我见她满身溅着稀泥点子，问她干什么活？她回答是赶牛犁田。我知道，在农村赶牛犁田是技术性强、又很劳累的农活，这一带山区，妇女从古到今就没有下田的习惯。我问：“就你一个女的下田？”亚美说：“哪里，我们组织了个半边天犁田战斗队，十一个年轻妇女下田掌犁把！不是这样咋办？男劳力在突击修水库，赶着装春水呀！”有一个女知青插嘴说：“有人刮妖风，说妇女下田，天干三年哩！”亚美生气

说：“好的，那我们拿行动粉碎孔老二的谬论！”

讲的多好！我猛地想起亚美那句话：“我不当口头革命派！”是啊！我们的亚美，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时时、处处用行动在实践着自己的革命诺言。……亚美走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和感人事迹，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亲爱的读者，当我结束这篇报告的时候，不禁还想重复几句。你读了这篇报告，难道不觉得我们亚美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吗？难道不觉得她的心里怀着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行动上则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着一次新的长征

秋叶时代-卷一过桥一入

（上接 13 页）

道两侧，铺满了大片清新的绿草和可爱的小红花。汽车驶到尽头，一拐弯，进了飞机工厂。

病愈的张峥嵘从车上下来，他迫不及待地跑进车间去看“凌云一型”，见各段部件已经接成了一条巨大的“长龙”，工人群众环绕着“龙身”紧张地忙碌着。老工程师那张已变得红通通的脸上，漾起了充满激情的笑容。

凌锋第一个看到他，立刻快活地喊了起来，人们顿时簇拥而上，热情地同他握手。

高蟠也在人群里。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上级党委的严肃批评，最近正在厂里参加劳动。他从袋里摸出两枝烟，头尾相接，上前递给张峥嵘。

可是张峥嵘接过去，将它们分开，还给高蟠，笑道：“昨天晚上散步，医生跟我说：‘你出院后，烟尽量少抽。’我当时就说：‘好吧，你以后再也不会看到我抽烟了’。”说到

吗？这样的年轻人，难道不可爱吗？

是的，她是一位可爱的人！

然而，象亚美这样可爱的年轻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我们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不知有多少，真是三天三夜也摆不完，说不尽。他们都象我们的亚美一样，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扎根山乡，献身农村，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正在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着！正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蒸蒸日上，光芒四射，充满着希望！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我们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您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这里，张峥嵘神色激动起来，“我这第二次生命，是党给我的！我要将它全部献给党，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

人们不禁纷纷感叹起来。

张峥嵘见凌锋也挤了上来，急忙笑着将手中的文件夹递过去，文件夹上画着飞机，写着“老师傅传阅”。张峥嵘道：“里边是我在医院里写的，关于今后搞‘凌云二型’的点滴设想，请大家一起研究吧！”

文件夹立刻人手相传……

高蟠见老同学身体很好，也蛮高兴，他碰碰张峥嵘说：“凭你现在的身体，别说搞‘凌云二型’，‘凌云三型’也轮得到你搞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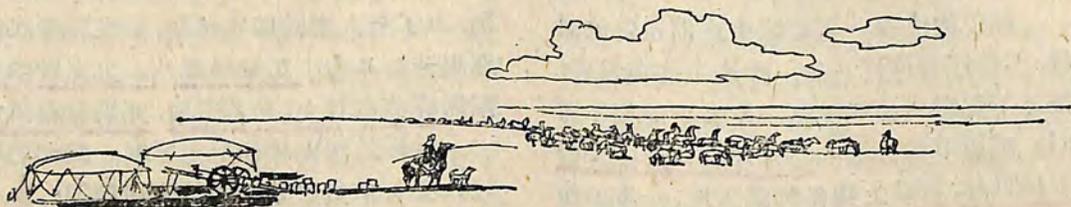
张峥嵘很顶真地更正道：“你又忘了。——不是靠我搞，是靠大家搞！”

说完，张峥嵘接过了凌锋手里的小铁锤，和他一起跨上了“长龙”，兴致勃勃地干起来。他的心，完全沉浸在一种盼望已久的，与工人群众共同战斗的欢乐中了……

（题图：高云 插图：吴大成）

边塞新曲

袁和平



沙漠里的驼铃声

叮当，叮当……

天刚放亮，空旷的沙漠里传来一阵清脆的驼铃声。

清晨的沙漠，空气清新，晨风凉爽，格外地宁静。当我看见沙海深处出现骆驼队，听见叮当的铃声时，不禁想起昨夜在帐篷里，终夜在耳边回响的沙舞风鸣声。此刻，这阵清脆悦耳的驼铃声，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

骆驼队来到帐篷前，从队首一只高大的骆驼上跳下一位驼信来。他是位中年汉子，长得十分健壮。我上前问道：“老哥，大清早往哪儿赶路啊？”

他整扎着驼峰上的包裹说：“往峡若塔拉去！”

噢，是去峡若塔拉的呀，那可是个热闹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地处沙漠的峡若塔拉各族人民，随着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正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治沙运动。

我笑着说：“哦，你们那儿干得不错呀！”

那驼信脸上挂着笑容，他具有边塞人热情、粗犷和豪爽的性格，话题一对，只须三言两语就能同你打得火热。

他装上一袋烟，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几个年轻快活的驼信也凑趣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插着话。从谈话中我知道，那位中年驼信，名叫格登丹巴，是这支骆驼队的队长，峡若塔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峡若塔拉，在那漫长的岁月里，黄沙就象一只贪婪无厌的魔兽，吞噬了大片大片肥沃的农田和富饶的牧场。灾难深重的沙区人民祖祖辈辈，含泪离弃了一处又一处新开垦的田庄，四处飘泊。

一轮红日从天安门喷薄而出，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沙漠。毛主席发出了改造沙漠的号召，沙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沙漠展开了顽强斗争。

一九六一年的冬天，沙区人民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刺骨的寒流滚滚南下，风沙又猖獗起来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大片大片植垦的防护林木枯死了。刘少奇刮起的“三自一包”、“分畜到户”的黑风，吹到了峡若塔拉。有人借口说为了渡灾保

畜，要解散骆驼队，把骆驼分散到户。

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格登丹巴激动地对大家说：“骆驼不能分，沙漠要整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战胜沙漠，把救灾的树苗驮回来！”

叮咛叮咛……骆驼队出发了。格登丹巴带着骆驼队，顶寒流，迎风沙，穿沙海，跨荒原，从远处驮来一捆又一捆树苗，一批又一批抗灾的物资。

叮咛叮咛……铃声在峡若塔拉沙漠的上空响着，铃声中，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治沙的步伐迈得更大了，骆驼队跑得更欢了，峡若塔拉呀，处处是红旗飘扬，战歌嘹亮。一排排宽阔的防沙林带，挺起了胸膛，吓退了风沙。

说到这儿，格登丹巴严肃地说道：“同志，峡若塔拉挡住了风沙，可斗争还在继续，有人又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啦。我们要赶路去参加战斗啰。”

格登丹巴来到自己的骆驼前，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容问我：“同志，你猜猜我们的骆驼队驮的是些什么？”

是药品？是食物？是……我一连说了几样东西，他却连连摇头，笑而不语地揭开包裹的一角。

——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书！

我深情地望着格登丹巴，骆驼迈步了，悬在脖上的小铜铃叮咛叮咛地摆响着。格登丹巴扯开浑厚的嗓门，唱起了边塞新曲。

高亢浑厚的歌声和叮咛悦耳的驼铃声，在晨空中飘荡回响。这时，太阳升起来了，灿烂的霞光把沙漠映得红彤彤。

鲜花盛开

夏季的草原，天蓝云白，草茂花香。

草原啊，究竟是什么把你装扮得这么美丽？是湖水中那群山的身影，还是那碧绿草地上走动着的羊群？

啊，是花呀！你看身旁东一丛、西一簇盛开的鲜花吧。那一串串淡紫色的花，红艳艳的花，那一朵朵蓝花、白花、黄花……真是无色不有、无香不俱的花的世界啊！

“喂，同志，你上哪儿去？”

微风送来一阵清脆的喊声，我抬眼一看，是一位骑着骏马，身穿紫红色蒙古袍的姑娘。

我说：“到哈达图。”

她笑着说：“哈达图的牛羊有千万群，你上哪一群？哈达图的毡包有千万顶，你去哪一顶？哈达图的牧民有千万个，你找哪一位？”

原来，她是哈达图大队的知识青年，今天刚从旗草原研究所回来，正要赶回大队去。

我问她：“你到草原几年了？”

她十分自豪地说：“是毛主席发号召那年来的！”

我又问道：“你是在羊群放羊呢，还是在牛群放牛？”

“我吗……”她想了想，笑着说，“是种花的！”

我不由地一怔：“草原上鲜花千万朵，怎么还要种花？”

“可你知道不知道，哈达图草原上的花是怎么来的？”

这算啥问题，我脱口而出：“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呗。”

她摇了摇头，给我讲起了种花的故事。

六年前的一个夏天，一批来自祖国各

地的知识青年，满怀建设草原的热望，憧憬着草原的风光，千里迢迢来到了哈达图。可是一下汽车，眼前出现的却是牧草稀疏的景象。他们看呆了——这就是草原吗？

这天晚上，月亮刚升起的时候，草地上点燃了篝火。哈达图的贫下中牧为知识青年举行了欢迎会，会上，贫下中牧们回顾了血泪斑斑的旧社会，又愤怒批判了刘少奇自由放牧、滥用草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切，深深地激励着这批经受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小将。他们发出了誓言：“和贫下中牧一起整治草场！”

鲜艳的红旗树起来了，白色的帐篷扎起来了。

春天，他们移来了草皮。秋天，他们收集起草籽。灿烂的朝霞下，他们跃马高歌，歌声和草籽一齐播洒在荒滩上。皎洁的月光下，他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夜空中飞荡。在这难忘的日子里，人晒黑了，累瘦了，病倒了，但是他们心红了，骨硬了，志坚了。草原上的新主人挺着胸膛，来到党团的旗帜下宣誓：“把青春献给草原，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几个冬春过去了，春雨滋润着草秧，东风催开了红花。哈达图草滩变绿了。

我望着花繁似锦的哈达图，望着身旁那位种花人，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久久地在我心里翻卷着。

走着走着，“种花”的姑娘勒住马问我：“你愿意到我们牧草研究小组看看吗？”

我感兴趣地问：“你们还搞科学试验？”

她松开马缰绳，仰望蓝天，抒发着自己的感情：“我们祖国有辽阔的草原，从呼伦贝尔到天山脚下，从锡林郭勒到青海湖畔。我们一定要培育出优秀品种的饲料草，让鲜花开遍祖国的草原。”

鲜花盛开的草地上，扎落着一群雪白的帐篷，这就是知识青年们的牧草研究小

组。我们刚来到帐篷前，十几个男女青年丢下手上的活，兴高采烈地迎着我们跑来。他们有说有笑，一阵阵爽朗愉快的说笑声，在草原宁静的上空飞扬。

望着碧绿的原野，望着百花丛中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我心里不禁一阵激动。毛主席啊，您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开了花。

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莺歌燕舞”，鲜花盛开！

万里彩霞

盛产快马的乌兰淖尔马场场长朋思格，爱谈论草原上的彩霞。他告诉我，在草滩辽阔的乌兰淖尔看彩霞，那是最美不过的事情。

乌兰淖尔是我熟悉的地方，几年前，我曾随一支测绘队到过那儿。

那时候的乌兰淖尔，宽阔的草滩上，没有一滴水，也没有一只牲畜。敢于长途旅行的鸿雁不在这儿落脚，最耐渴的旱獭也早已搬向远方。哪有什么彩霞啊？

可是今天，在去往乌兰淖尔的路上，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你看，高大的输电塔耸入云霄，羊群象珍珠一般撒满草滩。那条新修建的公路上，奔忙着一辆辆满载机器的卡车。马车沿着河边小路，逐流而上。

我乘坐在马车上，问赶车老汉：“大叔，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赶车老汉捋了一把短胡茬，笑呵呵地说：“哈哈……乌兰淖尔变了模样。同志，这儿就是乌兰淖尔马场呀！”

变了，变了呀，乌兰淖尔草滩！

赶车老汉放开嗓子高兴地说道：“大雁落脚的地方，清波荡漾；牧人扎包的地方，牛羊兴旺；乌兰淖尔为啥河水欢淌，大寨是

我们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后，乌兰淖尔附近的东格拉牧场，畜群翻了番，大片的草滩再也容不下越来越多的牛马羊。去大寨参观的朋思格场长回来了，他家也不回，带着几个干部，骑上马朝乌兰淖尔的方向奔去。人们来到敖包山下，拨开茂草，寻找泉眼。

乌兰淖尔草滩怎能想到，那通夜闪亮的篝火，那叮咚不息的锤声，把敖包山装扮成草原上的一座“虎头山”。

草原上的好骑手，抡起大锤象赛马一般欢畅；草原上的摔跤手，搬起大石块比玩弹丸还轻快。送茶的老人拉起了马头琴，姑娘和小伙子放声歌唱：

骏马是草原的翅膀，
泉水是骏马的乳浆，
我们把清泉引向草滩，
草原升起灿烂的彩霞。

锤声送走了星星和月亮，歌声迎来了黎明和朝霞。

就在第二年冰雪还没化的时候，最后一声锤声给乌兰淖尔带来了春天的声响，泉眼掘开了，金泉喷出了水，银河流向草

滩。草滩迎接着群群骏马，乌兰淖尔办起了牧马场。你听，淙淙的流水正把这大好的消息带向远方。

赶车老汉说到这里，不觉地使劲一扬鞭，马车跑得更快了。老人的话声使我想起了朋思格场长的话——在乌兰淖尔看彩霞，是最美不过的事情。我仰起头来，望着辽阔的乌兰淖尔。此刻，长空一片瓦蓝，万里无云。

“同志呀，”赶车老汉笑着问我：“看什么呀？”

我回答：“彩霞！”

“是朋思格场长告诉你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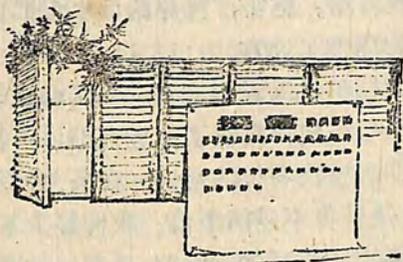
我点了点头。

他把车鞭朝前一指，笑着说：“彩霞来了，你看，那不就是！”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放眼望去，呵，彩霞来了！你看，多壮观，多绚丽，多有气势啊。亲爱的同志，那是一群毛色斑烂的骏马，正撒蹄生风地驰骋在辽阔的草滩上，多象一片五彩云霞在碧绿的原野上飘动。

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你的彩笔把草原描绘得如此绚烂，是你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万里彩霞！





岗 位

刘 观 德

工人新村沐浴在灿烂的霞光中。五百二十号门前，冬青繁茂，生机盎然。相间栽种着的槐树和樟树，“向左看齐”似地一字儿排开。

四周，十分静谧。

突然，三楼 302 室里，传出一声声粗暴的责骂：“今天再不规规矩矩在家里读书写字，打断你的骨头！”这是一个男中音，从不断提高的声调里，可以听得出，被责骂者并不服贴，高低音唱起了对台戏。

责骂持续了一阵，楼下 202 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个子不高不矮，鬓发花白，红松木般的四方脸上，有着三五条刀刻般的皱纹。他一只手扶着楼梯栏杆，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向楼上喊道：“强生啊，老清老早的，又是啥事犯着你哪？有话好好说嘛，你那老脾气也该好好改一改啦。”

男中音声调压低了，却愤愤地回答：“阿炳师傅，你不知道，小赤佬越来越不象样子了，学工学农跑得起劲，功课不好好

做，真是！”

“我说你呀，别总是老脑筋！孩子热心学习社会有什么不好？你别老象狮子大象一样对待阿毛！”阿炳师傅分量很重地说了一句，又推开门走回屋里去了。他对赵强生浓厚的家长作风很反感。他认为，对小孩不能动不动就训斥，就管压。要说阿炳自己嘛，家里数他辈份最大了，却从来没有这样责骂过小字辈的。就连孙儿小宝，也向幼儿园的小朋友夸耀，爷爷和他最要好。还常常把幼儿园发的糖果留着，带回家，撒娇地硬塞到爷爷嘴里。

时钟清脆地敲了一下。阿炳师傅抬头一看，已是六点半了，他换上工作衣走出门房。正巧在楼梯口遇上买菜回来的阿毛娘。阿炳说：“秀英，强生那霸王脾气，你也该好好劝劝他才对，阿毛一天天大了，已经懂事了嘛。”

“劝过多少次哪。嗨，真没办法，他说阿毛总归弄不好。我看他自己那老脾气才是总归弄不好哩！”秀英皱着淡淡的眉毛，

无可奈何地说。

阿炳笑了：“你看，你也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了，怎么会总归弄不好呢？事物总是发展的嘛，强生的思想能一成不变？要辩证一点呀。”

秀英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时，赵强生“蓬蓬蓬”地从楼上疾步走下。他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卡其中山装，四十来岁，中等个子，方脸盘，粗眉大眼，两道眼光总是闪露着严厉的光芒。他赶下楼来，对阿炳说：“咱们一起走吧。”

每天提早一个钟点到厂里去，是阿炳多年的老习惯。强生可不是这样。今天要一起走，阿炳知道他有话说，就说：“好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聊聊。”

还没走完楼梯，秀英在楼上叫起来：“哎呀，强生，怎么又把那件破衣裳穿上哪？你没见袖口、领头都坏了？换上那件新的吧！”

赵强生随口答道：“这件合身，穿着舒服。”说罢，只管往下走。他欢喜旧衣服倒不是欢喜艰苦朴素，而是认为“老办法顺手，旧衣服贴身”。

秀英望着赵强生的背影，埋怨道：“真是少有的怪人！”

虽说阿炳高龄，身板却挺硬朗，走起路来步子重而且急。赵强生跟着阿炳跑了一段，就有点气喘了。上了路，两人一直没有说话，后来还是阿炳先开了腔：“强生，你对阿毛的态度好象很严厉，可是他为什么总是不服贴你呢？”

赵强生很自信地说：“阿炳师傅，我不是四川人，可是我听说四川有句老话：不打不成人，三尺竹笋出好人。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小人好啊！”

阿炳眉心一碰：“老话不一定就是好话。孔老二的话句句都老，有哪一句是好的？”

赵强生要和阿炳谈别的事，便连忙落篷转舵：“算了，我们不谈这事。阿炳师傅，我想搞个岗位责任制，您看行不行？”其实他已经搞好了草案，现在正揣在口袋里哩。

阿炳是厂里的老前辈了，打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人们遇上疑难的事，总要问问他的意见。厂里要开展一项新的工作，干部之间也会互相询问：“这事阿炳师傅知道不知道？”“阿炳师傅怎么说？”好象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决策要人。

阿炳没有立即表态，只是沉思地眨了眨眼睛。

赵强生皱着眉说：“生产任务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紧，没有个套套总不成方圆。生产要上去现在这样子怎么行？建立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你一定支持吧？”

阿炳认真地说：“规章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事儿要跟大伙商量，合理的规章制度，大伙一定支持。”

赵强生听了很高兴：“我们想到一条路上去了。”

阿炳意味深长地笑笑：“制度是人订的，搞得好，能充分发挥各人的力量；搞得不好，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这可要注意呀。”

“哈，阿炳师傅又在说辩证法啦。”赵强生说。

阿炳笑了：“哈哈，是辩证法吗？那就行！”说着，用含蓄的眼光朝他瞥了瞥，就分手了。

阿炳是金工车间的生产班长，威信很高，从来不倚老卖老、盛气凌人。可是却颇获厂革会副主任赵强生的敬畏。厂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是老邻居、老同事，可也是老矛盾。只不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时起时伏，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罢了。文化大革命前，阿炳一直在车间里做辅助工。虽然干活很主动，很自觉，当时的厂长赵强生却是

瞧不起他的。不过看得出，赵厂长对阿炳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还是满意的。可是，有一次，赵厂长突然发觉阿炳头上长“角”了。那天，赵强生到车间来贴规章制度，叫阿炳端条凳子垫脚。阿炳一见他贴的是“违反制度扣奖条例”，眼皮就耷拉下来，对赵强生不理不睬。赵强生只得自己动手去端。他一面贴，一面问：“阿炳，看看哪面歪？”阿炳还是自顾自坐在一旁吸板烟，只当他耳边风。赵强生恼火了：“怎么？聋啦？”阿炳霍地直起身，胸膛急剧地起伏，冲出一句话来：“两面歪！”就为这事两人吵了起来，赵强生说阿炳目无领导，目无厂规。可是群众对阿炳的评论则不是这样。有的说，阿炳师傅对错误的东西敢顶，有斗争性；有的说，思想路线歪了，工作的道道就一定要歪，阿炳说两面歪很辩证。“扣奖条例”实行后，象有一条无形的鞭子，把工人往邪道上赶。少数人为了自己多得奖，把风格甩到一边。于是，辅助工阿炳，便成了这些人争夺的对象。一向行动利索、态度热情的阿炳，变得迟钝了、怠慢了。终于，赵强生惋惜地下了这样的结论：“阿炳变了，变得懒惰了。”阿炳和赵强生的矛盾，激烈暴露在大家面前，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当初，赵强生不敢引火烧身，把斗争的矛头往群众身上引。阿炳一个通宵没有睡，第二天一张轰动全厂的革命大字报贴出来了。大标题是：《必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企业路线》，副标题是：揭露百叶窗的秘密。以后又续了几张。那上面说的百叶窗，是金工车间搁楼上的几扇老窗。文化大革命前，那位满脑子上智下愚思想的赵厂长，别具一格，放着安静舒适的办公室不坐，搬上了这间嘈杂的搁楼。他美其名曰“联系群众方便”，其实却是上了“了望台”。在这里，他只要微微一转头，就能通过百叶窗把车间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百叶窗

的秘密被揭露以后，群众激怒了，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赵强生的问题。赵强生一时想不通，阿炳在他家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热情耐心地启发帮助他觉悟。赵强生渐渐有了认识，作了自我批判。不久厂革会成立，被结合进去担任了副主任……

上班以后，阿炳把每台机床的生活派好，就打起“游击”来。班组长没有固定的机床，工作就是全面照顾照顾，见缝插针，做些难活儿、琐碎活儿。他干起来手脚不停，总是很自觉。他常说：“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纪律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贵在自觉啊！”

金工车间里，两边天车轨道下，悬挂着两条雄浑有力的大幅标语：“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誓当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两侧对称排着两排机床，车头飞转，马达轰鸣。阿炳班组里大多数是小青年，个个精神抖擞，不时还拿起扳头在工件上咣咣地敲，招呼天车。

“小星，真糟糕，电子控制设备试验又失败啦！”一个莽莽撞撞的小伙子闯了进来，突然一声惊叫，破坏了这和谐的场景。

“什么？又失败啦？那你为什么不相帮出出主意，跑回来干吗？”一个矮小粗壮，戴着近视眼镜的小伙子，忽地从大型车床上跳下来，一口气甩过来三个大问号。见对方答不上来，关上车床，转身就往车间外跑，正好与进来的赵强生狠狠地撞了个满怀。

“简直是野马！”赵强生一把拖住他，“别老象被鬼打慌了似地冲来闯去，给我守住机床！”

小伙子挣脱出身，调皮地瞄了他一眼：

“赵师傅真好看！”

“怎么？”赵强生眉毛一竖，眼睛一瞪。

“红眉毛、绿眼睛，为啥见了我们，你总象城隍庙里的地煞星？”小伙子说罢一溜烟地跑了。

这小伙子叫张小星。二十二三岁，挺聪明，是厂里闻名的“电子迷”、“风格迷”。他说，阿炳师傅是他最好的老师。来厂头一天，阿炳指着车床对他说：“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但也千万不要让它把你的手脚轧住了。”小伙子机灵地一笑：“当然，安全第一嘛。”阿炳乐得哈哈大笑：“我是说分工不是分家，本职不是本位，要发扬风格啊！”小机灵把阿炳的话记得很牢。进厂仅数年，搞成革新十多项。最近修理组在搞一套电子控制设备，有些难题还是他给解决的。不过小伙子有点冒失，脾气也很倔强。

赵强生见张小星竟敢当着自己面，擅自离开岗位，十分恼火。正要去把他追回来，却被阿炳拦住了。

赵强生对阿炳任意迁就很不满意。他摇摇头说：“哼，这种小野马，非得戴笼头！”

阿炳笑着说：“别看小伙子不顺眼，你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懂啥事？他们大有希望啊！”

赵强生本想提醒阿炳几句，又怕感情弄僵，影响自己计划的实现，话到了嘴边吞了回去。于是，他开始做起他最近每天必做的“功课”来——在车间里兜上一个圈子。他一走，一边低着头，眼光疾速地在每台机床前的铁屑堆里扫来扫去，象在寻找什么宝贝似地。他不但在金工车间兜圈子，在修理组和其他车间也是这样。

阿炳见他这副样子，不禁皱了皱眉头，赵强生是从铁屑子的多少来检查工人的工作情况啊！

赵强生走出车间，就决定召开全厂班

组长会议，把岗位责任制推下去试行。他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几年前，他刚被结合进厂革会时，对工作还有信心。可是不久，渐渐地感到身边缺少了什么，工作难做了，干部难当了，群众难弄了。他特别看不惯车间里那无章可循、乱哄哄的样子。比如说修理组吧，新来了一台万能铣床，这种机床在文化大革命前，是要六级工以上的大师傅才能操作的，现在刚满师的小鬼头也要去碰碰；牛头刨和龙门刨虽然同是刨床，在文化大革命前却是严格分工的，可是现在？类似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乱哄哄，一切都是乱哄哄。这种局面不扭转，不纳入正常轨道，生产怎么上去？他苦恼了许多日子，今天终于下决心整顿了。

会议在金工车间会议室里开。这是一间架在车间墙角上，约有二十来平方大小的搁楼。左右两面是水泥粉墙，朝车间有几扇老式百叶窗。

阿炳写的大字报《揭露百叶窗的秘密》，指的正是这搁楼上的几扇百叶窗。那秘密揭穿以后，几个脾性鲁莽的工人，曾竭力主张把它敲掉，却被阿炳拦下来了。阿炳认为，赵强生思想上的百叶窗没有敲掉，搁楼上的百叶窗即使敲了，也还是一回事。再说，这几扇窗是有来历的，留着也有些教育意义。

开会的时间到了。应该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就缺一个——阿炳师傅。

“阿炳师傅通知了没有？”赵强生问。

“有事出去了，没找着人。”有人回答。

赵强生揀灭了烟蒂，说：“好吧，不等了，开会吧。”

赵强生把会议的宗旨讲完，又读了他的“岗位责任制”，突然砰地一声，三夹板的门弹开了。一个短小粗壮的小伙子，神气地站在门口。赵强生转眼一看：张小星。

“干什么？”赵强生严厉地问。

“开会。”张小星一面说，一面用握空拳的手背推推眼镜框。

“你走错门了，这里是干部会。”赵强生严肃地说。

“阿炳师傅走前，关照我代他。”小伙子居然没有一点“名正言顺”的思想，“等他回来，我把精神向他汇报。”

赵强生苦笑着想，哼，真有意思，你离开岗位他顶你，他离开岗位你顶他，这还象什么话！真是乱了套！可是转念一想，“岗位责任制”就是要收你张小星的骨头，你听听也好：“好吧，坐下来认真听。”

赵强生继续发表他琢磨了很久的演说：“总而言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有一种钉子精神，牢牢钉在自己的岗位上。象制度里规定的那样，要做到严格！什么叫严格？注意，张小星，不要开小会！严格就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其实赵强生本人也知道，这样要求太死了，但他有他的想法。他认为以前乱得厉害，制度刚订起来时，总得要求严一些。所以他讲得毫无拘束。他说：“特别是这几年来游荡惯了的同志，更要克制，下点苦功，才能走上正轨。”赵强生说到这里，用眼光向周围扫视一下，会议室里很安静，许多双思索的眼睛都盯着他的脸。

“我想问个问题。”突然，一个声音把赵强生的话打断了。张小星从座位上站起来。

“嗯？什么问题？”赵强生严肃的眉毛警惕地弯过来了。

“刚才你说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寸步不离。这在意外情况下是不是也适用呢？”

“什么意外情况？”

张小星眼珠子一转：“譬如失火。”

“是啊，制度订得这么死，碰到意外的

事怎么办啊？”

一霎间，会上闹哄哄起来了。

“这这——你……”赵强生心里真有点“失火”了，“一面批判无政府主义，一面却大闹无政府主义！”

“你说我闹啥无政府主义？讲出来大家评！”张小星顶道。

赵强生恼怒地叫道：“刚才你为什么随便离开机床？正面回答！”

这时，修理组组长孟正平，一个瘦瘦长长，说话很冷静的小伙子站起来，不满地说：“赵师傅，今天我们电控设备试车，电器出了毛病，多亏张小星赶到，奋不顾身地抢救，才没有发生大事故。你看，张小星手都划破了，还坚持生产。你说他这是闹无政府主义，恐怕太主观武断了！”

张小星的手果然用纱布裹着。

赵强生更恼火了。孟正平这个组长，自己经常离开岗位，还来给张小星帮腔。刚才，他也到修理车间兜过圈子，从铁屑子的数量上判断，孟正平今天离开岗位至少一小时。

“什么？我主观武断？你为什么也离开岗位？”赵强生感情用事，突然责问道。

这时，许多人不满地哄起来：“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吗？”“有话为什么不当面说！”

赵强生骑到老虎背上去了。

这时，阿炳师傅推门进来。他在门外已经听了好些时候了。会场静了下来。

赵强生望望阿炳，觉得阿炳过去贴大字报，揭露百叶窗的秘密时，脸色也象今天一样，不免有点心慌。

阿炳双眉紧锁，沉重地说：“大家的问题提到点子上了，你就直接了当地谈谈吧，你是怎么知道孟正平离开机床的？”

赵强生很害怕阿炳再来一张“揭露铁屑子的秘密”的大字报，也害怕张小星、孟

正平这些不驯服的人们，便缓和了口气说：“好吧，有意见会后交换。不行还可以贴大字报。今天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关于岗位责任制问题，该讲的都讲了，没什么问题就散会。”赵强生不软不硬地讲了几句，起身走出门去，匆忙中，竟把那份“岗位责任制”落在地上了。

阿炳拾起来看了看，便陷入了沉思。赵强生的一些话强烈地鼓捣着他的耳膜：“现在也该上正轨了，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乱哄哄的，怎么行！”这是什么话？这是朝文化大革命功绩簿子上抹黑！阿炳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太深厚了，为了保卫他，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直至鲜血和生命。他想着，慢慢走出会议室，来到厂图书室。

“阿炳师傅，要借书吗？”管理员迎上来招呼。

“嗯，要厂里搞的那册文化大革命成果汇编。”

管理员取书去了。阿炳一个人站在书橱前，片刻的宁静，使多少往事骤然涌上心头。是的，旧社会留给阿炳的印象太深了：生活的饥寒交迫，劳动的累死累活，老板的狰狞冷酷，监工的皮鞭棍棒……这一切，总是强烈地激发着阿炳的斗志。特别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他更懂得了，所有制变更了，工人仍然有可能重新居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奴隶地位。赵强生不是又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砸碎的“脚镣手铐”，重新给工人戴上吗？阿炳不由有点激动。眼睛好象有点痒，于是用手背揉揉。

“阿炳师傅，是灰沙吹到眼里去了吧，我替你看看。”管理员取书回来，关切地问。

“唔，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阿炳感激地说。

管理员递过书，介绍说：“这是本好书。文化大革命前后面貌对照很强烈。借的人

很多，您再晚一步也许借不到了，给。”

阿炳回到车间，一场白热化的“战事”，正在赵强生、张小星之间展开。

赵强生一只脚踏在铁屑桶上，以不容辩驳的语调说：“两天之内必须交出检查！”

张小星象头不驯服的小牛，气愤地说：“想整人，我偏不写！”

阿炳看车床，轧头上的工件已经报废了。这使他很难过。可是难道——

“嗨，嘴还硬？别以为捏不住你这条小泥鳅！”刚才，张小星操作时，发觉赵强生在自己背后走来走去，心想：怎么，你监视我吗？这样一想，不小心，走刀跳了，工件报废了，张小星的“尾巴”被捏住了：“这回你得乖乖地给我写检查！执行岗位责任制就从你身上开第一刀。”赵强生伸手在口袋里掏那份东西，可是掏来掏去掏不出。

这时，一个浑重的声音说道：“别掏了，在这里。”

赵强生一回头，阿炳已经把那本刚借来的书翻开递过去了。顿时，赵强生眼前跳出一行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赵强生指着报废的工件：“你宠着他们，心都野了，出了废品，还来给我上大课，难道这是应该报废的？”

阿炳很明白，就事论事地争，争个三天三夜，思想也提不高，要在赵强生的要害上猛击一掌才行。

“强生同志，小星是有不是。可是你这样抓住大做文章，想借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什么？”这个突然的发问，使赵强生一震。

这时，四面围着的人也纷纷指责起来。

“我看这顶帽子不大不小给你戴正好。”

“你的言论行动就是这个味道，我们看得见，闻得出！”

……

赵强生自知寡不敌众，拨开人群走了。夜色笼罩着大地，工人新村五百二十号302室里，赵强生忧心忡忡地等待着那熟悉的，一重两轻的敲门声。他一定会来的。多年的接触，使赵强生深知阿炳的脾气。谁的脉搏被他把中了，他就会钉住你不放，弄得你走投无路，最后心悦诚服地宣布认输。

“笃——笃笃。”敲门声终于响了，赵强生心一跳，连忙整整衣服，上去开门。

进来的是大儿子和小女儿：见了父亲老是噘起嘴、不声不响的阿毛和头上翘着两根蜻蜓小辫儿、欢喜问这问那的小华。阿毛九岁，小华五岁。

“阿毛，你怎么见了我老是把嘴噘得那么高？不准噘那么高！真是越来越不象样了！”赵强生没好气地骂道。

阿毛把嘴唇一咬，斜看了父亲一眼，转身要走。这时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看是越来越喜人哪！”阿毛和小华一齐迎上去，拉住阿炳，开心地叫起来：“阿炳伯伯，快来坐，快来坐！”

“秀英，给阿炳师傅倒杯茶。”赵强生朝厨房里叫了一声，把阿炳让进屋来。

阿炳抱起小华，摸着阿毛的头，笑着问：“阿毛，看你把嘴噘得这样高，准是对谁有意见，是吗？”

“对爸爸有意见！”阿毛委屈地说：“爸爸成天骂我没出息，说我学工学农，就是不好好读书写字，越来越不象话。”

“嗨，真有意思，那你自己说象不象话呢？”阿炳笑着问。

“我和我们同学都说，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调。”

赵强生看了小孩一眼：“小孩子家懂什

么！真是！”

小华可大吃一惊了，睁圆两只眼睛叫起来：“哎呀，否定文化大革命？”叫罢，又捏起小拳头唱起来，“斗倒他，批臭他，批臭他，斗倒他……”

大家乐得笑起来。

这时秀英端着茶杯出来，对孩子说道：“小华下来，阿炳伯伯找爸爸有事。阿毛，带妹妹外边玩。”

赵强生把门关上，回过头来，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阿炳肚里有事的时候，是不会有半点寒暄的。

“先说说百叶窗吧！”果然，阿炳先说话了。

赵强生偏着头，大口地吸烟，等着对方挖老底。

可是，阿炳并没有翻他的老底，却把话头扯得很远很远。那是一段令人无限愤慨的历史。解放前，老板在设计现在金工车间这座厂房的时候，就别出心裁地搞了个带百叶窗的搁楼。百叶窗的每条窗缝，都是监视工人的眼睛。在阿炳的脑子里，有多少悲愤的往事啊！有的因为手脚慢了一秒钟，白白为资本家卖命一天；有的由于疲乏不堪，眼皮瞇了一瞇，而召来了监工雨点一样密集的皮鞭……阿炳也没能避免这些遭遇。这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记载。解放了，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干扰，百叶窗继续写着奴役工人的历史。

赵强生这才明白，阿炳为什么知道百叶窗的秘密。他捏着香烟的手呆滞着，烟头上积了很长一段烟灰。

阿炳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可是现在竟有人还把这些东西当法宝，总认为没有套套不成方圆……”

赵强生知道阿炳指的是他，分辩道：“阿炳师傅，十年前的老黄历，改了嘛，翻它



作啥。”

“不！”阿炳严正地说，“没有改！过去你透过百叶窗对工人搞管卡压，今天你却通过另一种方法——铁屑子。思想是一致的。”

赵强生听到铁屑子三个字，象触电一样，心里一跳。秘密又被阿炳师傅揭穿了。

阿炳继续说：“重犯过去的错误，关键是你思想上的百叶窗没有敲掉，你舍不得敲掉。你总认为老一套好，对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就拿张小星来说吧。近两年来，他日里夜里扑在厂里干，协助各车间搞成功了十多项技术革新。特别是那台双头搪孔机，提高了效率四倍。前天，为了帮助修理组搞电控

设备，发高烧还打埋伏。不是晚上他母亲送药到厂里来，谁都不知道。对这样思想很少保守，积极肯干的同志，你看了总感到头痛，总企图把他管起来，重建你过去那种所谓咳嗽一声，群众鸦雀无声的旧秩序。这难道真象你想象那样，能推动生产的发展吗？看看吧！”阿炳说着，拿出那本《全厂文化大革命成果汇编》递给赵强生：“文化大革命给我厂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单说产量，就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四番，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功了一百九十多项。看看吧，这些成绩在以前，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又难道是用制度管卡压出来的吗？”

赵强生无言对答，过了半晌，嗫嚅地问：“难道我不该搞

岗位责任制？”

阿炳眼光一闪：“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合理必要的规章制度应当有利于保证工人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把岗位建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这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有本质的区别。”

“让我好好想想吧。”赵强生沉默了一会儿，苦恼地说。

“想想吧。在今天，只有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阿炳真挚严峻地说，特别是后面那句话，他情不自禁地说得很响，很有力，似乎连屋子都震动了。

（题图、插图：施大畏）



批评家和“不平家”

石望江

“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这是鲁迅对革命的文艺批评家提出的要求。

但是，正如鲁迅所说，也有那么一些人，“作品放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

这些人是批评家吗？不！也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们是惯于“在嫩苗地上驰马”的“不平家”。

批评家和“不平家”，围绕着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的新生事物，明显地表露了各自不同的立场。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占领了舞台；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反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作品，歌颂赤脚医生、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的文艺创作，如雨后春笋蓬勃成长；三结合创作形式更加普及和巩固。这种“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伟大收获，是亿万革命群众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胜利成果。凡是革命的文艺批评家，无不为此欢欣鼓舞，他们热烈赞颂满园春色的“佳花”，同时也以满腔热情辛勤地灌溉和扶植着“佳花的苗”，积极地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创造一切条件。而那些“不平家”则不同了，他们对于新生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这些人就象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一样，总是摇着头感叹“今不如昔”。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有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有“幼稚”的一面，问题是如何看待“幼稚”，是充分地肯定它的成绩，热情地采取措施，促使它更加完美呢？还是横加指责，大泼冷水，甚至心怀敌意，任意加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扼杀于方兴未艾之中？我们认为，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这是新生事物本质的一面，因此新生事物的“幼稚”、“不成熟”，并不是“无力”、“向下”的朕兆，而是胜利发展的前奏。它们同那些貌似庞大实则腐朽不堪的旧事物相比较，远远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看到这种发展的规律，顺应历史的潮流，做新生事物

的促进派。鲁迅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几十年如一日，抱病为文学青年改稿写信，替新人新作撰写序跋小引，针对革命文艺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艺评论。在这中间，鲁迅对文艺界的新生事物总是既热情肯定又严格要求。他总是勉励青年人不要自馁自满，原地踏步，而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创作能力，努力向前走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对照鲁迅的光辉榜样，再来看看那些“不平家”的言行作为，就会更加感到他们的卑劣了。

“不平家”对新生事物的恨恨“不平”是并不奇怪的，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列宁曾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正由于此，他们才会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恨恨地“磨墨”，妄图把“佳花”，连同“佳花的苗”来个一笔抹杀。立场不同，路线不同，是非也就不同。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他们的奇谈怪论所动摇，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维护新生事物，和那些“不平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戳穿他们顽固维护旧事物的真面目。这一点，鲁迅又是我们光辉的榜样。他们不是讥笑新生事物“幼稚”么？鲁迅却理直气壮地宣告：“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他们不是嘲弄革命文艺“粗糙”么？鲁迅却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是非何等清楚，爱憎何等分明！资产阶级“不平家”们总是用他们自诩为“圆熟简练、静穆幽

远”之作，来诋毁革命文艺，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眼里，那些资产阶级的所谓“圆熟”之作恰是腐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虽然“幼小”，但它是希望的“微光”，未来的“萌芽”。在鲁迅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根本“无须比方”的，因为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是充满生命力，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鲁迅这种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态度，充分地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那末，“不平家”到处摇头，动辄非难，是不是他们心目中就没有喜欢和满意的东西了呢？不，有所憎必有所爱。鲁迅就曾经深刻地剖析过这类“不平家”的心理，他说他不理解这类“不平家”“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十分明显，这些“不平家”不平的只是革命的新事物，而对旧事物，则是“心平气和”的。事实正是如此，而今，文艺界也有那么一些“不平家”，口口声声说文化大革命后文艺作品“质量”低了，没有“味道”，看了头不想看尾等等，而对封资修的作品，则觉得津津有味。从这种思想感情出发，他们只要发现是描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歌颂新生事物的，甚至连看也不看，就立刻觉得与自己的“口味”不合，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了。由此可见，这些“不平家”所感叹的“不平”，并不只是对着眼前的一两本集子所发，而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抱着错误的态度。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诚恳地劝告这些“不平家”，认真改变自己的立场，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听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否则就会和正在不断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以致走上歧路。

掌 印

夏 坚 勇



“叮铃铃……”公社办公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秘书抓过话筒：“要陈雪花？她正在会上发言呢，噢，你是孩子爸爸，这点事你们一家子就不能代一下？……什么，一家不知一家事？”

秘书在电话留言板上记着：“前进生产队来电话，队里动用储备粮，要盖印员陈雪花立即赶回去验印盖印。”一面写，一面重复着电话里对方无可奈何的分辩：“一家不知一家事啊！我家那位，能着呢！”

傍晚，陈雪花从公社急匆匆地赶回家中。她三十五六岁，短发，短袖衬衫，裤脚管高高挽起。一听到那一阵风似的脚步声，七岁的独生女儿小妞就知道是谁回来了。小丫头从屋里张着手臂飞出来，嚷着：“妈妈，爸爸拿着‘红匣子’出去了。”陈雪花一听，就急步走进房间。五斗橱上，漆得通红的檀木印盒不在了。她皱着眉，厚实的

嘴唇激愤地蠕动着。停了一会，又一阵风似地向仓库赶去。

仓库前的小码头边，停着一条水泥船，桅杆已经竖起，看来马上就要扯篷出航。这会儿，副队长高铁山领着保管员二扣子和社员梁巴子跨进仓库，他“哗”地一下掀开最外边一座粮囤上的塑料薄膜。囤面上，“前进”字样的印记清楚分明。铁山把枣木印顺手交给后面的梁巴子，对二扣子说道：“印子全的，称粮。”

梁巴子接着枣木印，翻来复去地在手里掂着，他半开玩笑半讨好地说：“铁山，你今天怎么敢唱这本‘盗大印’？不怕小妞妈回来‘能’你。”

“小妞妈是通情达理的，这事儿公土打公墙，也是为集体嘛。”铁山笑着说。小妞妈是队里的盖印员，用高铁山的话说，这不过是芝麻大的职，可陈雪花把那颗刻着“前进”字样的枣木印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印子放在橱里，平时谁也甭想随便拿动。用印时，她亲手捧着檀木印匣到仓库里验印盖印，用那象火柴棍搭成似的字在粮食出库入库单上签下名字。和陈雪花不对劲的人背地里说她是：“豆芽子上天，带尾巴的能豆儿。”按老规矩，今天，怎么说也得等陈雪花回来才能开仓称粮，可高铁山却破了这个惯例。在化肥厂做临时工的梁巴子找了个门路，有一个单位要八百斤糯稻作种子，同意拿出八百斤化肥交换，双方都按国家价格算帐。真是想得好不如碰得巧，这些日子，铁山正为后季稻的“一烘头”肥料操心呢。不过，梁巴子说，事情要快，否则会被人家抢了去。队长因事外出，副队长铁山急忙给小妞妈打了电话，回家后，被梁巴子大嘴巴一煽，又当机立断，拿出印子，叫上二扣子去开仓称粮。现在，梁巴子又提到小妞妈的“能”，铁山心里却稳稳的。小妞妈对肥料比谁都操心，这几天，她

在公社参加理论学习班，晚上还赶十几里路回来串连远征割草沤肥哩！

“铁山哥，动用储备粮是大事儿，起码也得开个队委会研究研究吧。”二扣子钉是钉，铆是铆，不肯把粮食出库单给验印的铁山签字。

“今天这事有特殊牲，队长不在家。”铁山显然有点不耐烦，他一边急火火地向外走，一边说：“我去把大秤扛来，你们就动手。”

梁巴子挥着手里的枣木印，对着二扣子吆喝道：“咋不动手，印子验过了，称粮。”

“慢着！”随着一声喊声，陈雪花从外面闯了进来。一阵风卷过似的，梁巴子手里的印子被夺了过去：“是打仗了，还是遭灾了？谁让你们往外扒集体的储备粮？”

梁巴子楞了一下后，不等二扣子开口，就抢先上前扇起大嘴巴：“事情急得火烧眉毛，又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铁山就代你用了一下印，反正谁用也是为集体嘛。”接着，他又把糯稻换化肥的好处说了一遍，最后才试探道：“你大嫂子没意见吧？”

陈雪花走近粮囤，先看看囤面上的印子，没有动，心里踏实了。回过头对梁巴子说：“不行，谁同意的？”

“我同意的。”铁山扛着大秤大步跨进来，笑着对妻子说：“小妞妈，是我同意的。你那印我今天借用了一下，有意见晚上回去开家庭会，现在先称粮。”

梁巴子象得到了令箭，拿起畚箕奔向粮囤。

陈雪花一抬手把梁巴子挡住了，用眼神示意高铁山，让他继续讲下去。

高铁山又把什么公土打公墙，互通有无，不卖高价等等，强调了一番，满有信心地问道：“这样的交易算是公道合理吧？”

“合什么理，合资本主义的理。合着这样的理闹下去，会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家产

交换光了，把这满仓满囤的粮食交换到地主资产阶级的私仓里去。”陈雪花哗地一声扯过塑料薄膜，要把粮囤重新盖上。

高铁山扑上前去，一把揪住塑料薄膜的一角：“小妞妈，八百斤粮食不过是黄牛身上拔根毛，这大囤满小囤流的粮食哪能交换光了？对方也是集体嘛，怎么会交换到地主富农的私仓里去？不要开了几天会，就用新名词乱套，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了。”

“以物易物，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粮食化肥都是国家统购的，哪能让你私下交换？用新名词乱套吗？你看，”她从衣襟里掏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五十年前就指出：‘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还不严重吗？”

五大三粗的铁山，现在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地一声，陈雪花手臂一扬，塑料薄膜挣脱铁山的手，飞上了粮囤。

听了大嫂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话，二扣子心里敞亮多了，他笑着说：“铁山哥，我说你这出‘盗大印’敌不过大嫂的‘镇三关’吧。”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隔壁传过来，梁巴子急忙跑过去，对着电话啊唔了一阵，在外面敲着窗樯说：“铁山，人家来电话催了，爽快点，过了这个村，可就遇不上这分店了。”

陈雪花冲着窗子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奔社会主义，决不进资本主义的黑风村、歪道店。”说完又冲着铁山，“谁让你把印拿过来的？我一到家，小妞就向我报告了。”

塑料薄膜盖上粮囤的“哗啦”声，电话铃急促的“叮铃”声，以及笃笃的敲窗声，使铁山心里烦透了，陈雪花声色俱厉的责问，更使他火透了：“我高低也是个副队长，你的印借用一下都不行？算了，你这盖印员以后不要能了，让别人干吧。”

梁巴子和事佬似地走到铁山面前：“算了，夫妻不相欺嘛，还分什么彼此，他的印就是你的印。”他顿了一下，做出一副知心会意的苦笑，“可话也得说回来，盖印员这差事不好当啊，操心思，负责任，最后还落下个不是。”

陈雪花瞪了梁巴子一眼说：“什么我的印他的印？都是贫下中农的。铁山，那年你是代表贫下中农把印交给我的。今天，要想夺回去，办不到。”

梁巴子忙打圆场：“算了，夫妻不相欺嘛，何必呢，管他谁掌印，反正谁掌都是为集体。”

二扣子横路里顶上来：“谁说都是为集体，当年你不也掌过印？你掌着印，明里暗里把大囤里的粮食向外扒，卖高价，走邪道，这也是为集体？文化大革命那年，大伙把印夺过来，交给大嫂掌，你心里那只小巴斗还张着口呢。铁山哥，谁掌印，这可是大事啊！”

铁山无可奈何地一挥手：“事情我不管了，关门，上锁。”

大嫂头一扬：“你锁了门，锁不住这事情的根儿蔓儿。晚上夜校里，请大家一起来论论理，划划线。明儿再派人去把这交易的根底摸清，如果对方真是缺糯稻种，我们支持也是应该的，谈不上用化肥交换。”

.....

第三天早晨，陈雪花和铁山带领的积肥远征队就要出发了。在船上大家都说大嫂这印掌得好，查出了化肥厂那个盗窃国家化肥的小集团。有几个前天听到电话的小伙子学着铁山的腔调跟他打趣：“一家不知一家事啊，我家那位，能着呢。”码头边，欢声笑语差点没把小船掀翻了。

白帆，鼓满东风；船头，劈开波浪，小船满载歌声，满载欢笑，向前驶去。

(题图：邓泰和)

郭大妈的

“万宝全书”

杨福根



我姨妈郭菊花，今年五十来岁了。当她还梳着一对辫子的时候，就开始搞里弄工作，当过妇女代表，居民小组长，治保员。大跃进年代，又做过饲养员，里弄食堂炊事员，后来又当了里委主任……

二十多年间，姨妈逢到不少进工厂的机会，要是她本人愿意，也许早就离开里弄了。记得五八年大跃进，街道党委决定她去支援新建的工厂。消息一传开，一个叫“长舌妇”的邻居来找她闲扯：“嗷唷，大主任，这一回你可跳出‘弄门’了。”

姨妈收敛了笑容：“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不是吗，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里弄里转呀，跑呀，整天跟拎篮子、抱孙子、生炉子的人打交道，跑破了脚头，烦透了心，你得到点啥？”“长舌妇”名不虚传，一张

口，似黄河决堤。“现在呀，总算福气好，额角头高，跳出了‘弄门’……”

“收起你的长舌头吧！”姨妈神情激动，两眼闪着炽热的光。

当晚，她找到街道党委，毅然交还党的组织关系。

“家里有困难，跑不开？”党委书记关切地问。

“不，有人瞧不起里弄工作，我决心在里弄扎根一辈子。”姨妈就是这样热爱里弄工作的。

上星期，街道党委书记把我和姨妈一齐喊去谈话。他对姨妈说：“郭大妈，组织上决定调动你工作。不是‘跳弄门’，哈哈。调你到街道搞妇联工作。”又对我说：“阿珍，你姨妈的工作由你接替。”“我？”说真的，我心里有点紧张。六四年高中毕业后，我因病没能去支疆，在家休养了几年。听人说，里弄工作婆婆妈妈的很繁琐，我这个急性子的年轻人能胜任吗？可是，姨妈却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行行，阿珍，里弄工作也需要新生力量。过几天我就向你交班。”

交班是在半夜开始的。那天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姨妈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喊醒：“阿珍，张小妹要分娩，我们送她进医院！”原来，居民张小妹爱人正巧在班头上，年迈的婆婆急得不知如何才好。我们连忙把张小妹搀上三轮拖车，送进医院。等她安全分娩后才回家。姨妈对我说：“阿珍，里弄工作，这样的事情也要管。”

第二天正是休息日。天刚亮，姨妈就把我带到烈属张妈妈家里，帮光荣妈妈洗衣服。

金灿灿的阳光，洒在张妈妈家的小天井里。天井的西墙下，有一只水斗，自来水“哗哗”流。已是秋风瑟瑟了，可矮笃笃、胖敦敦的姨妈只穿了件短袖衬衫，光着两条

胳膊。她站在水斗前，“卡察，卡察”，洗得浑身冒汗。

我搓着衣服，问道：“姨妈，你说说，里弄工作到底有几项？”

姨妈利落地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在竹竿上，水渍渍的手在围裙上擦擦干，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本肥皂盒大小的日记簿。簿子的封面已经变色，纸张发黄，四只角已经磨破，中间还箍着一根橡皮筋。我早听说，姨妈有本“万宝全书”，莫非就是这一本。姨妈一页一页翻动着，突然目光停住了，象记起了什么：“哦，今天是二十六号吧？”

“做啥？”

“老丁的儿子民民从吉林农村来信，要家里缝一件棉背心，她妈妈整天忙在厂里，哪有时间。我们得抓紧做好，慰问团月底出发，顺便托他们带去。”

我惊讶地问：“民民的衣服也要我们去做？”

“对，那是我们里弄工作的职责范围嘛。”

我们正说着，一个叫鲁明的老工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熟门熟路地找来了。

“郭大姐！”

“鲁同志，星期天也上班？”姨妈笑着迎上去。

“厂里学大庆干劲足啊。今天我们几个老头子凑合搞点技术革新。”老鲁说着，摸出一串钥匙，姨妈笑着接过来，“嗦咯”一声，塞进口袋。

我紧紧盯着姨妈鼓囊囊、沉甸甸的衣袋。一个清早，里弄里老张、老李、老赵，托姨妈照应的不知有多少人。

从光荣妈妈家里出来后，我们到布店扯了块零头料子，又买了卷棉花，便回家动手剪裁。

我迷惑地问：“姨妈，你晓得尺寸？”

“搞里弄工作的，哪能好不晓得？”姨妈

爽朗地笑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对弄堂里每一家每一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别说老丁的儿子，就是一百多个去农村落户的革命青年，哪一个身上没留下她的针针线线。

姨妈轻巧地挥动着剪刀，左一刀，右一刀，不消一刻，一块料子剪裁成衣片了。

“阿珍，你眼睛好，你来缝。”

“哒哒哒……”缝纫机欢乐地呼叫起来。我将手中的衣片快速地在缝针前后移动。

姨妈就在炉子边烧起熨斗来。

一转眼已是中午十二点钟。我站起身说：“姨妈，我给你做饭去。”

“不用，我有冷饭。”

“寒秋了，还吃冷饭？”

“不要紧，习惯了，用热开水泡一泡可以将就。”姨妈钉完最后一个扣子，咬断线，深情地看了好一阵才放下说，“你也在这里吃一顿吧。”

随即，姨妈端出小菜，一碗清蒸带鱼，还有一碗生炒咸菜。

“呀，前天看到的是这两只菜，今朝还是老样子。”我一楞，姨妈搞里弄工作连饭菜也顾不上烧。

姨妈挟了一块中身段带鱼放在我碗里，她自己用咸菜过饭，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三扒两口，露了碗底。吃着吃着，她放下碗筷，又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本日记簿：“收着，阿珍。”她把本子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认真嘱咐，“阿珍，里面记着里弄工作要做的事，留给你。还有，发现实际工作中漏了什么，再记上去……”话未完，有人叫她去里革会听电话。

我带着好奇心，打开封面，首先看到扉页上写了一句：“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忽啦”一声，我随手翻过去，接着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醒目的标题：里弄工作备忘。再往下看，字变得密密麻麻了：从

学理论，讲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到动员知青务农，教育青少年，办好“向阳院”。还有爱国卫生，计划生育，调解纠纷，节粮节电。“唷，这么多事啊！”我不由说出声来。继续看下去，余下的记录更是离奇。什么双职工上班后，他们的子女冷暖要照顾啦。哪些退休工人患有气管炎、冠心病，要经常送菜送药上门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真是本“万宝全书”啊！

一阵咚咚有力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姨妈急奔而来，第一句话就说：“阿珍，车黄泥去！”

“做啥？”

“装草包，堵大水。”

原来，刚才街道党委紧急通知，据天气预报，午后将有一场暴雨。恰逢苏州河水急剧猛涨。靠近河边的“九十六弄”，都是老式住房，地势低，极有可能淹水。接电话后，姨妈已动员下去了。

“姨妈，这类事我们也要管？”我问。

“当然要管！”姨妈随手拿起件塑料雨衣，往我身上一披。

狂风怒吼，刮得街上的梧桐叶团团打转。一大块乌云由西向东疾飞，一会儿就将天空封得严严实实。

姨妈还是穿一件短袖布衫，骑着一辆三轮拖车，双脚用力猛踩，急驶人防工地。我骑了一辆三轮拖车紧紧跟在后边。不少退休工人、在职职工也纷纷赶来。不一会儿，就装了好几车黄泥。姨妈一跃身，跨上一辆车的坐垫，直奔街头……

闪电，一道连着一道；闷雷，一阵接着一阵。暴雨终于“哗哗”地倾倒下来。

姨妈带着我在里弄巡视。她用早晨收下的一把把钥匙，去双职工家里收衣裳，关门窗，楼上楼下，跑得一头大汗。右边口袋里的钥匙，都已一把把装进左边衣袋。最后只剩下老鲁家那一把了。

暴雨越下越大，苏州河水急速猛涨。阴沟洞口，涌起一股股水柱。一刻功夫，老鲁家门前的小天井里，已积起大水。

姨妈赶快把钥匙塞进锁眼，“咯嗒”一声，推开大门，屋里没有进水，她才放心来。两眼朝四周一看，发现地上有几台技术革新用的泥塑模型。“啊，这是老鲁的心肝宝贝！”赶紧小心地一台台移到桌子上。这时，一长列装着草包的车队赶来了。姨妈伸开双臂，“嗨唷”一声，从车上扛下一个百来斤的草包。“姨妈你……”我忍不住喊了一声，随即也扛起了草包。不一会，“九十六弄”几户居民的住房前后，用草包筑起两道稳固的长城。

老鲁车间的两位领导赶来看望。下大雨后，他们担心老鲁的住房地势低，会进水，一再催促老鲁回家。老鲁正干得劲，哪肯离开。他说：“不要紧，我们里委干部会照顾好的。”支部书记不放心，拉了一个青年干部，冒雨而来。果然不出老鲁所料，里委会已经安排得妥妥贴贴。他们心情十分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我顿时心头一热。

傍晚，雨住了。西边天上，晚霞绚烂。弄堂里，孩子们又在欢蹦乱跳。

我和姨妈并肩走回家。“阿珍，我那本里弄工作备忘你看了？”姨妈问道。

“看了，姨妈。”我回答。

“记住了？”

“统统记住了。姨妈，我一定牢牢记在心里。”

姨妈很高兴：“你倒说说，记住了一点什么？”

我记性不赖，很快就把工作备忘一条不漏地背出来：“姨妈，是这些吧！”

“阿珍，你还是漏了一条。”

“是吗？”

“漏了最重要的一条。”

我半信半疑，从口袋里摸出“万宝全书”，“忽啦”一声翻过一张扉页。姨妈又急忙“忽啦”一记，把扉页翻回来，她指着“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一行字，正准备说什么，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郭大妈，你的信。”

姨妈迅速拆开信，细细地看了一遍，脸上浮起了笑容，最后把信笺交给我。

随即，一行行火热的语句映入我的眼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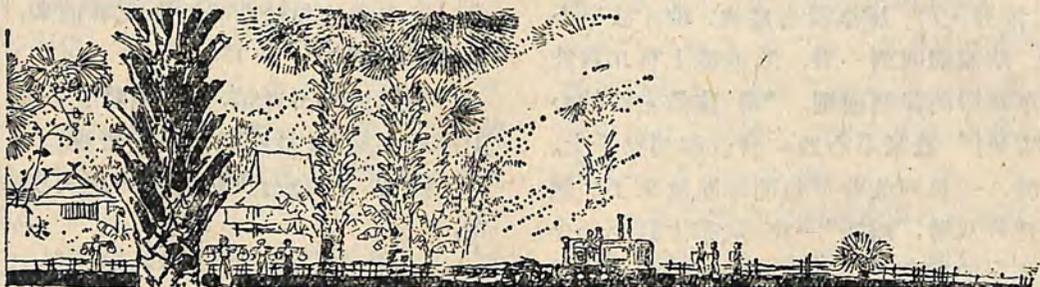
“……亲爱的大妈，当我接到你们亲手编织的绒线衫时，我是多么激动。当夜，我以此在青年中搞了一次活动。我了解到，我们里弄在这儿插队落户的战友身上，几乎都有大妈的情意。大妈，我们懂得，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衣衫，而是革命长辈支持新生事物的一片心意。每当我穿在身上，无论在冰天雪地里干活，或在狂风呼啸的寒夜里巡逻，心头总是热呼呼的。我常回想起几年前，你带领我们狠批四类分子吴财生攻击上山下乡的罪行；也常想着今后怎样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你给我们讲过，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啊……”

姨妈捏着信封，语重心长地说：“阿珍，我们里弄是工厂、农村、部队的大后方。里弄工作看上去有点‘婆婆妈妈’，却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啊！”

我心头突然亮堂了，把“万宝全书”紧紧揣在怀里。许久才说出一句话：“姨妈，我懂了。”

姨妈欣慰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掩盖的笑容。

新坝合龙的时候



复旦大学中文系函授学员 严 捷

一

下午，公社的生产会议刚结束，曼旦生产队队长岩猛把铺盖往身上一搭，把才买来的七个犁头用麻索串起来往肩膀上一挂，就甩开大步往寨子走去。

五月的骄阳好辣呵，可是此刻，岩猛的心里比这天气还热。刚才，公社生产会议上，党委书记老李说，气象预报今年雨季要提前来临，公社要求各生产队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民族团结，充分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力争五月十五日完成晚稻抢耕。岩猛一个箭步闪上讲台，拉开大嗓门：“我们曼旦全体干部和贫下中农保证提前完成任务！”公社李书记赞许地微笑着，又提醒他：“你这头才出山的小老虎，别只顾猛冲猛打，忘记抓根本哟！”岩猛当面拍了胸脯：“你放心，我保证办夜校学理论一天不缺，五百五十亩稻田三犁三耙，条条田埂三面齐崭。这一点，我敢向各兄弟单位挑战！”话刚脱口，台上、台下挑战书，应战书顿时闹成一片。

岩猛心急火燎大步走，恨不得一步跨到寨子，把火点到每一个贫下中农心中。汗水沿着他两道漆黑的剑眉，顺着晒得通红的方脸膛往下淌。他感到肩上的麻索勒得生疼，便停下脚步，从腰间抽出一柄白光闪闪的长刀，在路旁砍了一根小栗树枝，削做扁担。看见这把长刀，他便想起了阿爸，岩猛和阿爸波涛刚的感情可好呢，这不仅因为岩猛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失去了阿妈，更加重要的是，阿爸是一个老党员、老队长，现在又是生产队理论辅导员。就说这把长刀，阿爸就用它杀死过两个国民党匪兵。去年有一个边远大山上的爱尼山寨搬到坝子固耕定居，阿爸又率领社员们用这把长刀帮助新寨开田造地，盖起一幢幢新竹楼。方圆十几里，谁个不知道波涛刚的长刀？可是，阿爸还有一件宝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那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银手镯，上面留着一道深深的刀痕，就象睁着一只神秘的眼睛。岩猛几次三番问阿爸，“银手镯上面怎么会有一条刀痕呢？”波涛刚总是脸色骤变，好半天没说一句话。粗心的岩猛没有刨根问底，只是阿爸那种奇特眼神，

叫人看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岩猛走着，想着，不知不觉转出一片遮天蔽日的森林。放眼望去，曼旦坝子就在眼前了。夕阳沉进了延绵起伏的群山，在天边抹上一大块一大块殷红的晚霞。宽阔的田坝上，到处荡漾丰收的黄金浪，到处飞扬着幸福的赞哈调：绿茸茸的橡胶林给群山披上翡翠色的头巾，银光闪烁的河渠给土地系上飘曳的彩带。岩猛骄傲地看着队里那台铁牛欢唱着在刚收割完早稻的田野上奔驰，银白的双铧犁后面翻滚着一股股黑油油的泥浪。蓦地，他想起寨子里另一台“丰收—35型”拖拉机支援爱尼新寨修筑小水电站大坝，拉土石料已经好几天啦；现在队里大忙，赶紧去拿回来，和眼前这台拖拉机并驾齐驱，再加上队里的老水牛全体动员，这一来，准得让公社的墙上第一个贴上曼旦的喜报！岩猛越想越甜，觉得胸中一股潮水无法喷泻，就干脆“哈哈”大笑起来。

“嗨，快活的歌乐多^①，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喜事啊？”

岩猛眼睛一亮，回头惊喜地叫道：“阿爸！”

岩猛面前立着一个五十七、八岁的老人，身材高大，肩膀上扛着一棵象腿一般粗的铁梨树。赤脚沾满泥土，脚趾倔强地向外撑开，稳稳地站着。虽然他鬓角染上白霜，额头刻着皱纹，但不难看出他年青时是一个强悍魁梧的汉子；特别是浓眉毛下一对明亮的眼睛，深藏着一种精明干练的神采。

岩猛慌忙帮阿爸卸下铁梨树：“阿爸，你腰杆不好，又去抬这么重的树干哪样？”

波涛刚乐呵呵地拾起一把犁头：用手指“铮铮”地试着犁锋说，“晚稻备耕烧着眉毛啦，寨子里的犁、耙都该修理修理了，反正收工没事，顺便捎上一棵。”

岩猛把铁梨树扛上肩，兴冲冲说：“阿

爸，我们想到一块了！公社这次开会就是安排晚稻备耕呢。”

波涛刚“哦”了一声，问道：“理论学习是咋安排的？”

岩猛红了脸，敲敲脑门说：“嗨，李书记倒是说了两天，瞧我这脑袋，就是装得少！”

“岩猛，我经常是咋对你说的？”波涛刚收敛了嘴角的笑意，“老鹰不怕暴风雨是因为长了铁翅膀，咱贫下中农干社会主义可不能忘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啊！”

“阿爸，气象预报今年雨季要提前到，公社党委号召我们五月十五日以前完成晚稻抢耕，时间紧，任务重，早稻还有一半没割打，我准备把借给新寨的拖拉机调回来，再加上队里的老水牛一齐上阵。”岩猛兴致勃勃地讲着，满怀深情地看着前面绿树掩映中的寨子。

阿爸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眼前。他眺望着平坝尽处的大山。山腰上，爱尼新寨正升起袅袅炊烟，缓缓溶入苍茫的暮色之中。

忽然，波涛刚把脸转向岩猛，一字一句地说：“岩猛，把寨子里那台拖拉机也开上去支援新寨！”

“什么？”岩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把这台也调出去？”

“对！把这台也调出去！”波涛刚果断地说，“雨季提前要到，新寨电站大坝还没合龙，一台拖拉机运土石方经常停工待料，有两台一齐突击，就能赶在雨季以前完工，不然洪水一到，大坝就保不住。”

岩猛满腔的高兴，顿时象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他仿佛看见自己精心的安排被撕碎；仿佛看见五百五十亩稻田荒凉地长满了野茨菇草；仿佛看见兄弟生产队敲锣打鼓向公社报喜，有人在问：“噢，那第一

^① 歌乐多——傣语，一种欢乐而善鸣的夜莺。

个上台表决心的岩猛呢?”

“不行!”岩猛躁脾气上来了,第一次粗暴地打断阿爸的话头。

“那晚上开大会,找群众商量商量!”波涛刚耐心地说。

“反正我不同意!”岩猛一把抢过阿爸肩上挂着的犁铧,往铁梨木上一搭,就“腾腾腾”地消逝在寨子里。

波涛刚注视着他的背影,感慨地摇摇头:“嗨,这孩子牛脾气又上来了。”突然,波涛刚仿佛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摸出那只银手镯,借着东山初升的朦胧的月光,仔细地端详着,那上面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在月色下发着幽微的光……

二

夜深人静。中天明月,给甜睡的竹楼、树林,洒上一层薄薄的银辉。寨边一排高大的椰子树,象警惕的卫兵,在习习晚风中,威武地挥动着排剑似的扇叶。

波涛刚坐在帕垫^①上,借着昏黄的油灯光,全神贯注地读着革命导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老茧满把的大手捏着笔,一笔一划在小本子上记下几句心得。革命真理呵,象滚滚的澜沧江水,象阵阵清新的山风,涌进老队长的心扉,灯花映出他愈来愈明亮的眼睛。

旁边,岩猛也在翻来覆去没睡着。刚才,政治夜校里父子俩激烈的争论,还在他心中翻卷:阿爸,我知道你眼睛看得远,胸怀比我宽,在这关键时刻,你应该和我芭蕉开花一条心,支持我工作,保证寨子里五百五十亩田翻三遍耙三遍,把六十万斤粮食拿下来。可你硬要和我牛车马帮两条道,这是为什么呢?

波涛刚听见岩猛不停地翻身,很想再开导他几句,便轻声叫唤:“孩子,还没睡

吗?”

帕垫上立刻响起“呼呼”的鼾声。

“哦,正跟我憋气呢。”波涛刚嘴角挂着淡淡微笑,望了望孩子,目光又落到那只银手镯上。那道深深的刀痕忽然象眼睛一样忽闪忽闪,流露出一种担忧的神情。不知怎的,波涛刚想起了一件往事:

去年秋天,队里的解板机锯了一大堆漂亮的红椿板,支援爱尼新寨盖竹楼。那时会计是康朗尖,他到外面去捣鼓了几天,回来对队长岩猛说:“县上有个包工队急需椿木板,愿意出高价钱,这可是机会难得啊。”岩猛寻思这堆木板是给了新寨的,烧火筒筒不能吹两头吵。康朗尖说:“这卖了收入还不是归集体?强比白白送给新寨爱尼族连水泡泡都不见冒一个。”岩猛经不住会计那张油嘴巴,点头答应了。

波涛刚下田回来一听说,急得浓眉毛拧成疙瘩,三步两步抄山路去追赶拖拉机。

“康朗尖!你要把新寨的木板送到哪里去!”只见波涛刚双手叉腰,象一棵铁树般挡在机耕路中央。

“我……我给生产队找门路去呀!”

“给我回去!”波涛刚大手一举,银手镯一晃,在阳光下闪射出咄咄逼人的光彩。

一道银光射进康朗尖眼睛,吓得他差点从拖拉机上滚下来……

月亮踱到西天边,连竹楼石脚下几只金铃子也疲倦地停止了清唱。

不知为什么,一副嵌着两只鼠眼的脸庞总是在波涛刚脑海里时隐时现:康朗尖的阶级成份虽说是中农,但是解放前他在召勐乌的土司兵里当过两年混罕^②,浑身沾染了二流子的臭气。就因为他能写会算,当了几年会计。批林批孔中,群众揭发了

① 帕垫——傣族制作的床垫,内塞攀枝花或芦花。

② 混罕——傣语,土司的家兵。

他大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罪行，去年被撤了职。从他今天开会的表现和最近群众检举的一些材料，波涛刚感到他又要象一只鱼篓里的王八，动手动脚了。得警惕呀！波涛刚准备明天和岩猛好好谈一谈，还要提醒生产队民兵加强注意。

岩猛轻轻叹了口气。波涛刚推推他：“快睡吧，明天还要犁田呢！”

“嗯……”岩猛翻了个身，竹楼里又响起鼾声。

此刻，睡意朦胧的岩猛，怎么会想到，在另一座幽暗的竹楼里，康朗尖正盘腿坐在帕垫上，“呼噜呼噜”地吸竹筒烟呢？火星忽明忽暗，照出两颗惊恐的鼠眼，头巾没裹，后脑勺上亮出一块小巴掌大的红疤。他是从恶梦中惊醒的。

这时，恶梦虽已終了，可在她眼前却分明出现了二十八年前，那场触天的大火：熊熊的烈焰映红了黑夜的群山，一幢幢爱尼人低矮的竹棚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康朗尖带着一群国民党匪兵，从一片片血淋淋的耳朵上割下耳环，从一只只血肉模糊的手掌上拔下手镯；爱尼人的鲜血顺着这群野兽的魔爪往下淌，顺着大山坡淌呵，淌呵……

这个偏僻的爱尼山寨在地图上毁灭了，这条血案鬼都不知道。康朗尖象过冬的刺猬隐藏到今天。谁料去年那个边远的爱尼新寨搬到这里，康朗尖突然认出新寨妇女队长米普，这个断了右手的老阿妣还活着啊。他发现米普曾经注意打量过自己，那迷惘的眼神，好象在努力唤醒遥远的记忆。康朗尖好几次想杀人灭口，都找不到机会下手。没想到，老刺藤还没有拔掉，又冒出一棵铁蒺藜，本来他见到波涛刚就象獾猪看见老虎，现在波涛刚手上的银手镯更是吓得他魂飞胆裂。奇怪，这只银手镯怎么会落到波涛刚手里，莫非他……

康朗尖越想越怕，旋即，横下一条心来：不行，我不能看着傣族人和爱尼族人在一只铁锅里搅汤勺子，不能等着他们捏紧拳头来砸我！我要叫傣族、爱尼族打起来，咬起来，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叫你们生！

黑暗里，康朗尖两排大黄牙咬得“格格”响，嘴边浮起一丝狞笑，一个险恶的阴谋从尖脑袋里象毒虫一般爬出来。

三

披星星，戴月亮，社员们在田里摆开了农业学大寨的战场。波涛刚那本珍贵的小册子印满了泥痕，沾满了汗花，可是那里面的革命真理，已经变成了广大贫下中农沸腾的热血，冲天的干劲。

岩猛瘦了，大眼球上布满血丝，变得寡言少语。拖拉机调不下来，人力、牛力就成了宝贝，眼看雨季逼近，按岩猛的话说，恨不得把大手当成犁铧插进泥里，“哗啦啦”就掀翻一大片。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事情发生了。

下午四点钟光景，波涛刚、岩猛和一群社员路过爱尼新寨的苞谷地时，在一条通往新寨的小路旁边，发现曼旦生产队的三条大水牛躺翻在草丛里，鼻孔喷着粗气，满嘴吐着白沫，浑身肌肉在抽搐，在痉挛。岩猛两道剑眉插向鬓角，一对大眼睛瞪住了。

波涛刚把四周打量一番，跨上前，慢慢托起一个牛头，轻轻抚弄几下，“吧嗒”一声扳开牛的嘴巴，立刻，一股浓烈的糯米香味冲鼻而来。波涛刚吃了一惊：“断肠草！”

“什么？断肠草！”旁边的社员慌乱起来，“这里哪来的断肠草！”

奇怪，深山里长的断肠草咋个会跑到这里？一连串的念头象闪电一样在波涛刚的脑海闪过。

“大家镇静，莫慌！”波涛刚神色异常严峻，“很明显，这是敌人投的毒！”

“还要什么镇静！”突然人群背后暴发一声激怒的吼叫，只见岩猛冲进来，声音激动得颤抖，“你们看！”他手里捏着几张心形叶片的绿草。“断肠草！”大家疑惑不解地盯着岩猛那张涨红的脸。

刚才趁波涛刚看牛之机，康朗尖象个幽灵一样从人群里悄悄闪出来，附在岩猛耳边叽咕几句，岩猛脸色一沉，转身往小路那边疾步走去，很快发现地上散落着几片绿草。顿时，岩猛觉得一股恶火冲上天灵盖，爱尼人呵，只因为另外一台拖拉机不借给你们，就要怀恨在心，下毒手吗？

“毒是新寨人放的！他们要破坏生产！”岩猛吼着。

“单单是为了破坏生产吗？”波涛刚若有所思，看了大家一眼。岩猛愣了一愣。康朗尖却缩在人背后，脊梁上沁出冷汗。

波涛刚斩钉截铁地说：“毒翻三条牛，生产会停下来吗？不！敌人还有更加阴险的目的。岩猛！头脑要冷静一点。谁放的毒，等调查研究以后再说。现在救牛要紧！”说着，他马上安排人去找大队兽医，吩咐岩猛立即带人挑清水给牛冲洗灌肠，保护现场；他自己上山去找一种叫“柯梅^①”的野藤。牛误吃断肠草，唯独“柯梅”藤才能解救。

一听波涛刚要上山，康朗尖吓了一跳，慌忙堆起一脸谄笑说：“啊莫，这‘柯梅’藤可是巴纳西^②的灵芝草，难得拿呵；老队长这把年纪指挥一下算了，危险活计让小伙子们去吧。”

“嗬，豺狗不睡觉，猎人就能休息吗？”

“不，不，我是怕……怕你……”

“怕我上山剥乌梢蛇皮是不是？”

“啊！”康朗尖幸亏靠着一棵枯树桩，不然早就瘫在地上了。他恨恨地看着波涛刚

的背影消逝在绿丛中，突然扭转头，便将他那阴毒的眼光停落在岩猛身上。只见岩猛正搂着牛头，含着眼泪和几个社员在牛嘴里掏出残余的毒草。

康朗尖没有猜错，波涛刚进深山，不仅是去找“柯梅”藤，也是去剥“乌梢蛇”皮的。

这里的深山老林，波涛刚熟悉得就象自己的手掌一样。“乌梢蛇爬过的地方，草木会留下痕迹”，他知道附近丛生的断肠草只在这条菁沟里有两、三处，必得去查看一番。

一条清冽的山泉蹦蹦跳跳地往山下流淌，碰在五光十色的鹅卵石上，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间或几声大犀鸟“嘎嘎”鸣叫，愈加使不见天日的山谷显得分外幽静、神秘。参天古树浑身缠绕着蟒蛇似的藤萝；金石斛、红豆蔻、过山龙密密匝匝挤满林间。波涛刚攀悬崖，下深沟，“柯梅”藤已经砍来一大捆扛在肩头，可是查看几片断肠草却不见任何蹊跷，那只黑手到底是在哪里拔的呢？

波涛刚准备抄直路赶回去，钻进一片黑林子，忽然闻到一股幽幽的糯米香味，他马上发现在一棵大榕树阴湿的脚下躲藏着一丛碧绿的断肠草，很明显这是被人拔过的痕迹。波涛刚正用心琢磨，突然头上被一根枯树枝打了一下，忙抬头一看，嗬，大树上有一群小黄猴子正在窜窜跳跳，一边“吱吱喳喳”地扮着小鬼脸，一边饿痨痨地瞄着地下。“它们要赶我走呢，有什么好吃的？”波涛刚自言自语放眼看去，猛地看见前面草丛中有几星白花花的東西。他连忙走去，在砂仁腐叶上拾起几小坨糯米饭，还有一片青苔片。波涛刚心里更加亮堂起来：“这分明是傣家寨当中的黑心狼干的，爱尼

^① 柯梅——傣语，一种深山里生长的藤本植物。

^② 巴纳西——傣族传说中的神。

人从来就不喜欢吃青苔！”青竹标^①把蛇子下在鸟窠里，是为了吞掉黄莺的蛋；敌人把黑脏栽到爱尼新寨，是为了挑起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岩猛呵，恶狼已经把利爪搭上你的肩膀，该清醒了。……

就在波涛刚发现踪迹的时候，曼旦的苞谷地边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太阳已经落到群山顶上，西照的阳光仍然使苞谷地闷热得象在甑子里一样。经过一番急救，水牛停止了痉挛，只等波涛刚的“柯梅”藤了。这时，苞谷地尽头走来了几个爱尼社员，牵着几条水牛。康朗尖象个尖嘴老鼠一样从岩猛身边钻出来，干笑两声说：“嗨嗨，老傣话说得不错，‘螺丝不是肉，卡锅^②不算人’，你瞧，才做了黑乌鸦，又想装金孔雀，哎哟！”一只花蚊子叮在康朗尖脸上，他狠狠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我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来得正好！”岩猛大脚一跺迎上去。

爱尼新寨的领头人是妇女队长，断了右手的米普。她老远就喊：“岩猛队长，你们在这里哪！听说你们的牛中毒了，我们派人来帮你们犁田！”她慈祥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含着笑意。

“哼，你们才当了黑乌鸦，又想装金孔雀！”岩猛双手叉腰，拦路挡住。

“什么？你说什么？”米普吓了一跳，背后几个社员也被搞懵住了。

“还装糊涂，我问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毒我们的牛！”岩猛把大手一摊，一把断肠草！

象一把锥子倏地戳进心里，米普觉得眼前一黑，心“咚咚”地跳起来：天啊，是谁把黑脏栽到爱尼新寨头上？难道是误会吗？不，看岩猛那个气势汹汹的劲头，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挑唆。

米普的心渐渐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岩猛队长，曼旦和新寨贫下中农是一

家人，傣家、爱尼是两颗苦瓜一根藤，可不要叫蟒蛇喷的毒雾蒙糊了眼。”说罢，她用严肃的目光扫视众人，发觉刚才还绕在岩猛屁股后面打转转，总觉得有些面熟的康朗尖不在了。

米普坦然的神情叫岩猛暗暗吃惊，可这个直肠子的年青人脑海里出现的是那三条被害的水牛，那五百五十亩稻田……，于是，火气又冲上脑门。

“把大坝上的拖拉机拿回来！”岩猛大手往南蚌河方向一挥，“拿回来！我们咬紧牙关支援你们，可你们……真象老傣话说的：‘螺螄不是肉，卡锅不算人’！”

“住口！”一个低沉而又威严的声音宛如三伏天的闷雷在岩猛背后轰然震响。

岩猛扭转头，不禁怔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阿爸这样激怒，花白的鬓角暴出青筋，浓密的眉毛集聚成团，紧闭的嘴唇微微抖着。

岩猛从康朗尖嘴里学来的这句话，就象一支弩箭深深刺伤了波涛刚的心。他的脚微微跛着，裤脚被棘刺撕裂，露出一道道血口子。一步一步走到岩猛面前，按捺着，压低嗓子说：“把拖拉机开上去，是社员大会决定的；把拖拉机开下来，也要通过群众。”

“什么？你……你，”岩猛的脸沉下来，用冷冷的眼光看了大家一眼，“唰”一个转身，“腾腾腾”地跑远了。

“岩猛，你往哪条路上跑！”波涛刚大手一挥，银手镯在苍烟夕照中焕发出耀人眼目的银光。

米普目光专注地看着银手镯，眼里露出一丝奇怪的神色。但她没来得及多想，就忙着招呼波涛刚：“老队长，我们腾出四条牛给你们送来啦！”她回头一看，不禁咧

① 青竹标——一种毒蛇。

② 卡锅——旧社会对爱尼人的侮辱称呼。

开嘴笑了：新寨的四头水牛早已和曼旦那三条吃了“柯梅”藤正在摇头摆尾的水牛挤成一堆，互相舔舐着，那么亲密地叙情……。

四

白日的炎热业已散尽，从静谧的山林里吹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晚风。

岩猛在一片凤尾竹林里徘徊。远处是灯火辉煌的夜校教室，那里一会儿爆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会儿又静得出奇，社员们正在听阿爸讲课呢。

忽然，岩猛清清楚楚听见夜校教室里传出波涛刚洪亮的声音：“社员们，这几坨糯米饭，这一片青苔，说明放毒的黑手就隐藏在我们寨子里，他要破坏傣家和爱尼的团结，我们怎么办？”“听毛主席的话，要团结，不要分裂！”响亮的回答象小铜锤，一锤一锤敲在岩猛心上，“什么，毒不是爱尼新寨放的？”他粗壮的大手紧紧捏着一棵翠竹杆，竹子发出“咯咯”响声，仿佛是他一颗痛苦的心在呼唤……

很晚了，岩猛才疲惫不堪地走上竹楼。他感到惊异的是，这么晚了，火塘上还燃着一堆明晃晃的大火，阿爸摆弄着银手镯和一张绿冬叶里包着的什么东西。

波涛刚抬起闪闪发光的眼睛，低声说：“回来啦？来，坐下。”

岩猛无力地坐到阿爸对面的小藤凳上。一阵沉默。阿爸开口了。

“孩子，你知道这只银手镯的来历么？”

岩猛莫名其妙地望着阿爸，没有吱声。

“岩猛，不，查桑，你是一个爱尼人的儿子！这件事，我在心里已经藏了二十八年了。今天是告诉你的时候了。”波涛刚轻轻抚摸着银手镯，深情如水的眼睛象看着一

个最亲的人。

岩猛惊得目瞪口呆，象看陌生人似地望着阿爸。干竹棵在火塘里“噼啪”爆响；岩猛的心在“咚咚”跳动。

阿爸那深沉的话音宛如滔滔的南蚌河水，时而悠缓，时而湍急，流过岩猛的心上。瞬间，在岩猛眼前出现了二十八年前一个漆黑漆黑的深夜……

夜，象浸在墨汁里一样黑。一阵凄厉的山风吹过，一山接一山的林涛发出沉重的叹息。波涛刚踉踉跄跄在森林里徘徊。身上脸上全是一道道血痕，只有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着仇恨的光芒。傍晚，他放的牛群打失了一头小牛，土司挥起牛冲鞭^①把他毒打得遍体伤痕。这时，他耳边还响着土司的毒骂：“不把小牛找回来，就把你和你那个才结婚的老婆依刚塞进甑子里，活活蒸死！”就这样波涛刚被赶进了深山。

波涛刚也记不清穿过多少条菁沟，翻过多少架大山。当他爬上一道山梁，忽然看见远处山顶上一派通红的火光，山脚下“叭，叭”传来两声尖厉的步枪声，波涛刚立刻攀着树藤很快下到沟底，藏在一棵大榕树的后面。

两道雪亮的电筒光柱扫动着，渐渐近了。波涛刚看出来是两个国民党匪兵，步枪斜挂在肩上，手里拖着一根麻索，边走边骂：“臭卡锅，看你往哪里跑！”借着电筒光，波涛刚发觉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爱尼汉子仰面朝天，双脚被麻索倒拖，血红的眼睛瞪着，胸前紧紧抱着一个破布包。坎坎坷坷的山石涂下一路殷红殷红的鲜血……。

仇恨的烈火在波涛刚全身熊熊燃烧。他轻轻抽出那把雪亮的长刀，等两个国民党匪兵走到身旁，“蹭”一声象猛虎一般跳将出来。只见寒光一闪，一颗狗头削落在

^① 牛冲鞭——旧社会土司用牛冲做成的皮鞭，鞭打人是一种极度的污辱。

地；另一个匪兵正待逃跑，波涛刚飞起一刀，从脖颈一直砍到胸口。波涛刚把黑血一抹，一步上前切断麻索，一弯腰把爱尼兄弟轻轻搭在背上，一转身就“唰唰唰”地消失在密林中。

波涛刚小心翼翼地把爱尼汉子放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爱尼汉子瞪大双眼，盯着波涛刚脸上，露出一丝信任的微笑。他抖抖索索从怀里摸出一只血淋淋的东西，放在波涛刚手里。波涛刚低头一看，是一只银手镯，上面被砍了一道锃亮的刀痕。爱尼汉子干枯的嘴唇吃力地动着：“傣族大哥，你拿……拿着，孩子阿妈被抓走了。我们不缴山官税，一个混罕带老黄狗来烧寨子。小，小查桑，你也收，收下吧，要他报，报仇啊……”他把那个破布包推到波涛刚怀里，波涛刚一看，里面裹着一个只有五、六个月的爱尼小孩；再一看爱尼汉子，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眼睛没有闭，似乎还盯着银手镯和小查桑……

波涛刚带着改名岩猛的小查桑，离开了故土乡邻，在无边的苦海中磨呵，磨呵，直到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千里南疆，一直照进万年幽暗的大山深菁，他才回到阔别的家乡——曼旦。

……一幅幅画面飘啊，飘啊，慢慢融入火塘里那堆熊熊大火。岩猛仿佛觉得这堆火就烧在自己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里。他现在才知道，自己身上流的原来是傣家、爱尼团结的热血呵！

竹楼里沉默了一阵，然而这沉默是激动人心的，它是雷雨到来之前的沉默啊。

“孩子呵！”岩猛耳边又响起阿爸亲切的话语，“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兄弟民族的团结，不仅傣家和爱尼要团结，还要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座竹楼，你亲阿爸盼望的那

个在地球上消灭魔鬼的日子才会到来。”

波涛刚顿了一顿，忽然压低嗓子问：“今天你说的那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

“康朗尖说的。”

“哦，”波涛刚陷入了沉思。良久，他把一张绿冬叶包着的東西递到岩猛面前，“恶魔不愿意吉祥的孔雀栖息在傣家和爱尼的竹楼，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岩猛望着绿冬叶包的糯米饭和青苔，望着阿爸那张刚毅的脸膛，终于低下头来，眼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阿爸，我真糊涂啊！”

波涛刚直起身来，在火塘里加了几块木柴，抚弄着岩猛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砍刀不在石上勤磨，刀口就会变钝，人不学马列，思想就会生锈。近来，你整天跟着牛屁股转，政治夜校学习也不参加，阿爸担心你迷了路呵！来，今晚阿爸给你补补课！”说着，他轻轻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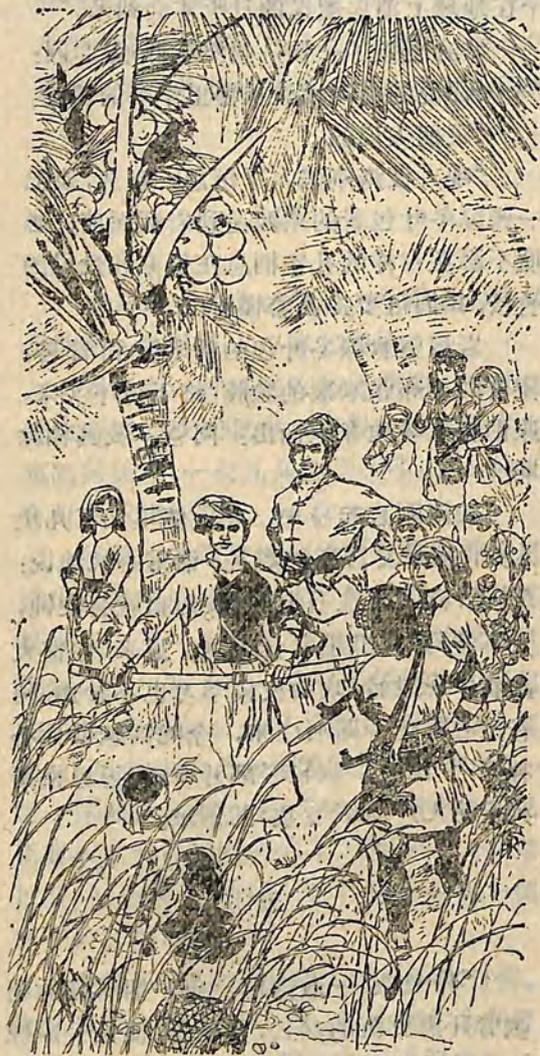
“哗啦啦”一道闪电，象一柄雪亮的利剑劈开黑沉沉的乌云，紧接着，便是一声惊心动魄的脆雷。雨季的第一场新雨来临了。

傍晚，波涛刚和岩猛从爱尼新寨调查回来，顶着风雨，急急忙忙往寨子赶去。

昨天发生毒牛案件后，波涛刚一面上报公社保卫部门，一面深入发动群众大揭大议。就象撵山围麂子，岸水捉黑鱼一样，线索越来越清楚了。

岩猛的大脚板“啪啪”地跨着，踩得泥塘里的水溅得老高。冰凉的雨水浇在他身上冒起一团团热气。突然，他猛地扭头对波涛刚说：“阿爸，问题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就到康朗尖他家去搜。”

波涛刚炯炯目光注视着烟雨茫茫的村



寨，侧耳谛听着远处哗哗作响的南蚌河，字字有力地说：“这事情轻率不得，我们要象打野猪那样，一枪就要打中天灵盖。这么办吧，我看这雨再下，河水就要上涨了，你带着社员上新寨水坝抢险；然后再……，”下面几句话，他压低了嗓子。岩猛一听，情不自禁地抽出长刀，急骤的雨点打在刀锋上铮铮有声。

“铛铛铛”，一阵急促的钟声过后，社员们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洪流，直奔新寨的水坝抢险。人声渐渐地远去，寨子里只有

风雨，树海在喧哗……

突然，从一排茂密的酸角树下窜出一条黑影，跌跌爬爬朝田坝上跑去。

康朗尖做梦也没有料到，昨天那神鬼不知的事情，竟会被一片青苔暴露了马脚。全寨子的老老小小都被波涛刚发动起来，连椰子脑壳的岩猛也突然改变了态度。康朗尖感到那个恶梦就要灵验了！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灭亡。昨天，他慌慌张张把一件爱尼衣服和没来得及撒完的断肠草塞进一只大鱼篓，藏在河边的蒿草丛里，准备销毁罪证。现在河水一涨，不就要彻底露馅啦？

康朗尖跑到河边，一看蒿草没人动过，心里稍微定了定。他伸手摸到了鱼篓，才要转身，猛然屁股上被狠狠砸了一下，“咕咚”一声栽到河里。他挣扎着爬到岸边，只见波涛刚双手叉腰，象一棵老铁树一般挺立在岸上，怒视康朗尖。康朗尖象一条发狂的疯狗窜上岸，向波涛刚扑去，只见白光一闪，一柄刀背砍在他的后腿上，他举头一望，岩猛手握长刀，威风凛凛地站在面前；再一望，一双双喷着怒火的眼睛，一只只乌洞洞的枪口瞪着自己。康朗尖象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扑通一声跌倒在泥水里。

第二天夜晚，曼旦生产队政治夜校教室里灯火辉煌，傣文标语：“加强民族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彩虹横贯当空。新寨的爱尼族社员也下来参加斗争大会了。两个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象绚丽的凤凰花一样相融辉映；两个民族同仇敌忾的口号声象春雷一样惊破夜空。

波涛刚特别注意到，当新寨的米普上台揭发批判时，康朗尖显得特别害怕，尽量躲避米普的眼光。突然跪倒在岩猛面前，象捣蒜一般地磕头：“岩猛队长，饶了我吧。我是中农，当不成会计，一、一时糊涂……”

岩猛一把揪起康朗尖，喝道：“你这个

土司的混罕，过去算我眼睛瞎，没看穿你，现在是找你算总账的时候啦！”他越说越有气，一巴掌打散了康朗尖脑袋上常年不解的包头巾，康朗尖慌忙掩盖也没用了，后脑勺上一块疤痕在雪亮的灯光下发出暗红的油光。

米普一直注意地看着康朗尖，蓦然听到岩猛叫他“混罕”，接着又是一块红疤跳进眼帘，米普迷惘的眼神忽然清亮起来，仿佛有两团火从眼瞳里喷射出来。

“康朗尖，你这条毒蛇！”台上爆发一声激怒得颤抖的大吼，米普向康朗尖扑过去，“我没有认错，没有认错！二十八年前的那个晚上，就是你这个混罕带着国民党老黄狗闯到我们山寨来烧杀奸淫！你们这些野兽，为了抢一只耳环，割下爱尼人的耳朵；为了抢一只手镯，就砍断爱尼人的手！就是你，砍断了我的右手，……”泪水象山泉一样涌出来，蒙住了米普的眼睛，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岩猛瞪大眼睛，惊异地看着米普；波涛刚一步上前，紧紧握住米普断了的右手，剧烈地颤抖着：“原来是，是你呵！我找了多少年了……，这，这是查桑阿爸交给我收藏的，”波涛刚从怀里拿出那只银手镯，双手托到米普面前。

“啊，你是……，”米普大吃一惊，眼睛瞪着波涛刚，瞪着银手镯，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那上面这一道深深的刀痕，不是还象二十八年前的清晰，一样的鲜明吗？

“岩猛，不，查桑，快来和你的亲阿妈见面！”波涛刚微笑地看着岩猛。呵，人们还是第一次看见在波涛刚浓黑眉毛下一对深沉明亮的眼睛里，竟会闪出两颗晶莹清亮的泪花。

岩猛一下子扑进米普的怀抱，“阿妈，我是你的小查桑呵！”随着发颤的语音，这个硬汉子第一次哭出了声，那热泪，有辛

酸、有幸福，也有羞愧。

米普紧紧搂抱着岩猛，二十八年郁积的感情象开了闸门的江河奔腾澎湃……此时此刻，他们三个人没说一句话。是的，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这种感情呢？

一颗颗交织着仇恨和欣喜的泪花漾在傣家和爱尼人的眼角，一股股激动的暖流汇在傣家和爱尼人的心头。

波涛刚和米普郑重地把银手镯戴到岩猛手上。岩猛无限深情地望着银手镯，一手挽着生养自己的爱尼亲妈，一手挽着哺育自己成长的傣族阿爸。一串串泪水不住地涌出眼眶。忽然，他一把抹去满脸泪痕，指着停在窗外晒谷场上那台丰收拖拉机大声说道：“新寨水库大坝还没完工，眼看雨季已经来临，合龙工程刻不容缓。我建议把这台丰收—35也送到水库工地去，大家说好不好？”

“好，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答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坏蛋！”曼旦社员齐声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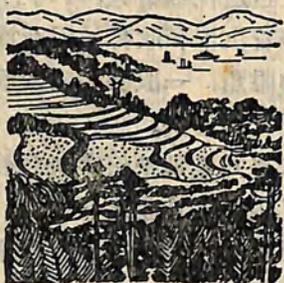
“别忙，别忙！”米普连忙摇动着那条被砍掉一截的胳膊：“两台拖拉机全都开上水库工地，你们的生产怎么办？这台拖拉机你们留着，大坝合龙我们另想办法！”话音未落，爱尼新寨的社员纷纷议论起来。

岩猛转身向阿爸投去求援的目光。波涛刚立刻上前接应：“爱尼、傣家是一家人嘛，米普队长，你就不要推了。今天我们是两个队，将来曼旦和新寨终要并成一家的。你说对不对？”

米普激动地拉住波涛刚的手，久久没有说出话来。岩猛望着两位老人四只手紧紧连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圆圈，不知怎的，他忽然觉得这个圆圈，就象自己手上带着的银手镯，更象爱尼新寨和曼旦社员共同修筑的水库大坝……

(题图、插图：许根荣)

农大散记



叶启明

我这次有机会到昔阳参观学习，看到了一所出格的大学——一个公社的农民业余大学。它诞生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中，前进在普及大寨县的征途上。

那天我来到“农大”，正是朝霞升起的时候。

远处，火红的霞光把山峦、梯田、沟岔、河滩染得绯红；拖拉机、推土机“突突突”的响声和“轰轰轰”的炸山炮声连成一片。近处，石头圈的窑洞，青砖钢瓦的“大寨楼”，矗立在半山腰里，一排排，齐崭崭，显得整洁、壮观；两排“大寨楼”中间的广场上，一堆挨一堆的玉米棒好似连绵起伏的小金山。在广场的一角，旧木料搭的篮球架下，小伙子们欢腾雀跃；在一行新栽的小松树旁，簇拥着许多人，正给小松树培土、浇水；唯独在窑洞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庄稼人，紫铜色的脸膛，挺结实的身板，穿了一身黑棉衣，头上扎了块白羊肚毛巾，他低着头在“巴哒巴哒”地抽烟，看上去，好象与眼前热烈的气氛不太协调。

我走上去，好奇地问道：“大爷，农大也招收年龄大的学员吧？”

老大爷慢慢地抬起头，同样好奇地朝我瞟了瞟，随即爽声大笑说：“哈哈，我说同志，甭绕圈儿啦，干脆问，你老头子怎么也来上大学？”

好厉害的老人家！我挠了挠头，真有点不好意思。

老大爷却滔滔不绝地把话闸子打开了：“别看俺这把年纪，俺还有一股劲，学好了回去大干社会主义呐！有人吹冷风，说‘年龄大，是出格的大学生’。俺想，有啥出格的，革命需要嘛，这种旧大学的陈年老框框早该破一破啦！”

好个“出格的大学生”，你看他，说话咄咄响，语句里充满信心，洋溢着对这所农民大学的衷心热爱。我不由紧紧握住他的手：“大爷，您学的是哪一门专业？”

这下，老大爷的话更多了：“专业？有啊，学的是科——学——种——田！”大爷一本正经地说，“俺是学大寨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拿俺们‘农大’的话来说，就是上上下下，半农半读，边学边干，要是在生产中碰上啥难题，还可以拿到农大来讨论。这不，喏……”大爷扬起左手，神秘地笑一笑。这时，我才发现，他左手捏着一颗嫩生生的

麦苗。正在这时候，上课的钟声敲响了。

上课了。自制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海绵田”与冬小麦的生长。

我在庄稼汉的肩膀之间找了个空隙坐下来，一边听讲；一边悄悄地注视着大爷的一举一动。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低下头，手中的粗杆钢笔便刷刷地开始移动。他神情是那么专注，仿佛要把心中那股强烈的感情都倾吐在笔下——忽地，老大爷站了起来，朗声说：“吴老师，浅播能使冬小麦出苗齐、发棵快，过去都是这样做的，可现在，俺种子田出现了反常现象，麦苗过旺、过嫩，瞧——”他左手托起了那棵麦苗。

老大爷的话，就象一把盐放进油锅，教室里立刻热闹地议论起来……

一股春潮在我胸中滚动着。是啊，一堂多么别开生面的农业课，一群多么生气勃勃的大学生，一所多么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大学啊！如果说在老大爷这里我看到了“农大”的一个缩影，那末与学校负责人老贾的一席闲聊更使我看到了“农大”的方向，“农大”的光辉未来。

午饭后，老贾把我迎到了窑洞的炕上。老贾是个爽朗、健谈的人。他从“农大”发扬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办学开始，谈到一年多来，已为各大队输送了八十多名大学生。其中有农科员、果林管理员、水利测量员、医务人员，还有拖拉机手、推土机手、兽医、木匠、铁匠……听着老贾朗诵般地讲述，我仿佛看到了，高高的山坡上，清水泛碧波，风吹稻花香；平展展的“海绵田”里，拖拉机在欢唱，播种机在飞驰；拦河造田的工地上，测旗飞舞，标杆林立；万紫千红的果园里，红艳艳的苹果，绿莹莹的葡萄，黄橙橙的大梨多么惹人喜爱呀……

“形势在发展”，老贾继续讲，“为了进一步适应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的需要，‘农

大’又作出了‘四个不受限制’的新规定。”

“新规定？”

“是呀，学员年龄，人数，文化程度，学习时间都不受限制。可以中途入学，也可提前毕业。就说‘出格大学生’张大爷吧，他已经是三次进‘农大’的校门了，第一次学习果树栽培，回去后，硬是叫三年不开花的苹果树结了果。第二次，又来学习水利，让水流上山，这一次嘛，他学的是种子的提纯复壮……”

“中途入学，提前毕业！”这引起了我很强烈的兴趣，“老贾，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

老贾微微一笑，深有感触地说：“要我详细说，好，那我就谈谈自己的教训吧！”

那还是“农大”开办不到半年的一天傍晚。

老贾宿舍的门，突然“砰”地一声被推开了，冲进来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在他黑里泛红的一张娃娃脸上，一对大眼睛睁得溜圆，一见老贾，劈头便说：“老贾，大队支部捎来口信，人造平原的战斗打响了，可新买的推土机没人开，要我回去……”

“回去？！”老贾先是一楞，接着便振振有词地说道：“小孙啊，你是农机系的学员，可不能随随便便，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这样吧，你安心学习，这事嘛，我跟你们支部联系！”

小伙子眼一眨，眉一耸，毫不示弱：“老贾，我是‘农大’学员，但我也是公社社员，更是学大寨运动中的战斗员。贫下中农说，‘没有机器盼机器，有了机器愁机器’，我总不能眼睁睁地让大伙着急呀！”在他的再三要求下，老贾只好同意了。

二十天过去了。“农大”还不见小孙的身影，这可急坏了老贾。他急切地找到了小孙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支书一听要催小孙回“农大”，亮闪闪的眼睛里放射出喜悦

的光芒：“老贾啊，小孙这次参加人造平原的战斗，他驾驶进度快，质量好，事实证明，完全可以派用场，我看哪，他‘农大’农机系可提前毕业啦！”

这件事引起老贾的思索：“农大”是学以致用，为什么要死板规定毕业的年限呢？就这样，在小孙的带动下，“农大”经过考核，一下子提前毕业了二十多个学员。这真是：新天新地新人物，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学制啊！“农大”更加吸引我了。

入夜，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翻阅“农大”学员的登记表。这是我了解这里情况，特意向老贾借的。第一张上写着：姓名：田素英。性别：女。年龄：35岁。职务：火龙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科研组组长。

我马上联想到老贾白天告诉我的情况：这期“农大”学员共有五十三名，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我一直在想，这么多的基层干部上了“农大”，那本大队的工作……

“叮铃铃——”电话铃响了。

我抓起耳机。

“是‘农大’吗？我是公社办公室，请火龙岗大队田素英同志接电话。”

听对方的语气很焦急。我忙答话：“她们正在五·七滩拦河造田，你有什么急事，我可以……”

“公社党委决定，冬小麦田管现场会要提前，不知老田准备得怎么样了……”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马上转告诉她！”

电话机又挂上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给我的启发却非常深刻。“农大”与农村联系得这么紧密，真是办到了社员的家门口，办在社员的心坎上。这种大学，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才会象春苗一样破土而出，向上苗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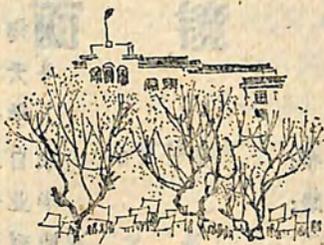
夜深了，飕飕的西北风拍打着窗户。我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激动的感情犹如大海的波涛。张大爷，小孙，田素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农大”学员，一个个都展现在眼前。他们懂路线、懂技术，他们扎根在基层，战斗在贫下中农中间，他们是普及大寨县的骨干，他们代表着五亿农民的希望！

啊，“农大”，你在我心上留下了鲜红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是的，这所出格的大学，没有鬓丝如银的老教授，没有积书万卷的藏书楼，没有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甚至连学制都出格。这在那些戴着有色眼镜挑剔教育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摇头派眼里，显然是个“四不象”了。然而，这所出格的大学，恰正是一所前程广阔的社会主义新大学。它，正造就着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推动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阔步前进！

当我告别“农大”之时，“农大”正沐浴在一片绚丽的朝霞之中。呵，“农大”，望着你那齐崭崭的大寨楼，红彤彤的土窑洞，想着你那无限宽广的前程，叫我怎能不为你唱上一支赞美的歌？



春光赋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柱 连 义

过塞北哟，
走江南；
看不尽——
处处春光艳！
高炉铁水红，
公社麦苗鲜，
更有流水声潺潺，
莺歌燕舞报春天……
从大西北，
江河的源头起步；
心向社会主义新大学，
我来到黄浦江边。

我随春天脚步走，
一路欢歌进校园。
进校园，想高原，
最想离别那夜晚——
红宝书，捧在手，
地质包，挂在肩，
师傅送我红矿石，
话语铿锵震耳边；
小小矿石春天里采，
带去高原春一片。
掌上矿石光熠熠，
放出千丈红火焰！

万里征途我们走，
迎来一个艳阳天！

校园何处春最浓？
春在斗争第一线，
一轮红日照课堂，
社会为工厂道路宽！
在金山工地上，
我珍贵的矿石呵，
第一次在沸腾的熔炉中冶炼！
呵！掌上硬茧，
身上硝烟，
快和我一起回忆呵，
我和工人手拉手，肩并肩，
顶风雨，架起了钢架和管线……
崭新的教材，崭新的人，
崭新的大学呵春色艳！
艳阳天里怎能忘，
旧大学哟十七年，
有花难添春色美，
春被风雨尽凋残。
只留下资产阶级的湖光柳影，
只留下成名成家的小宝塔尖！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唤来了，

教育战线百花齐放，
春光灿烂！
看我们的新大学呵，
盛开沸腾工地的焊花，
撒满春渡玉门的花瓣；
塞外油浪在这里跳，
戈壁稻香在这里卷……
老教师下基层讲解儒法斗争；
工农兵上讲台介绍生产实践；
短训班里传来热烈的辩论；
函授信札飞向地北天南……
社会主义大学气象新呵，
春苗破土在呐喊；
文化革命结硕果呵，
迎来一片春无限……



呵！呵！
放眼校园，春光流泻，
霜催绿竹，霞染杜鹃……
红旗下，
我静静地思考：
那矿石的棱角可还在？
那地质包里的硝烟有没有散？
风波亭上风未止呵，
烟雨楼头雨不断！
历史正在大声宣告：
残冬的寒潮，
永远挡不住春天来临；
战士呵，
将在斗争中锤炼红心赤胆！

披好思想的甲冑，
铸锻战斗的刀剑，
我们呵胸怀着一——
登攀凌云志，
展翅扶摇胆，
斗天斗地迎春天！
入学——
来自工农；
毕业——
回到源泉！
无穷无尽的春光呵，
跳跃在三大革命的风口浪尖！

新战友呵，
老伙伴；
让我们畅想，
让我们预言：
过了十年二十年，
天安门广场再相见！
那时，我们讲呵，讲：
天山脚下接牧鞭，
鞭花甩出三月三；
雅鲁藏布江上建电站，
灯如新花遍高原。
我们讲呵，讲：
戈壁沙海挥银锄，
浇出春苗又一片！
江河源头探宝藏，
矿石似火油似泉……
这是呵，
这是光荣的一代工农兵学员，
写在万里河山间的，
一张最新最美的答卷！……

过塞北哟，
走江南，
看不尽——
处处春光艳……

一面镜子

——论曹仲和

高义龙

在革命文艺中，正面典型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反面典型也是一面镜子。

影片《决裂》中的共大松山分校副校长曹仲和，就是一个反面典型。要知道什么是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么？不妨看看这面镜子。

曹仲和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他却不执行党的教育路线，而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样，他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龙国正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招生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曹仲和与龙国正刚见面就愁眉苦脸地叹苦经：“合格的学生太少，考生质量太差”；他把贫下中农拒之于大门之外，要“派人到城里招些高质量的学生来”。在他眼睛里，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因为不具备他要求的“质量”，因而不具备上大学的“资格”。这场关于“资格”的争论，实际上是贯彻什么样的阶级路线的问题，是关系着我们教育的阶级性质的原则问题。老代表说得好：“不够资格？他们要的是什么资格？县长、省长都是我们贫下中农选出来的，难道上大学就没有资格？”老代表的话，体现了亿万贫下中农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愤

慨。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教育领域，做了国家主人的贫下中农却被关在大学门外。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有象曹仲和这样名曰共产党人，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把门人；他的“资格”、“质量”云云，不过是一根根把门的大棒罢了。

说曹仲和代表资产阶级，他是不服气的。他曾气势汹汹地说：“我也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言外之意是，我有多年的党龄，有较长的革命经历，那就当然正确。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却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关键在于执行一条什么路线。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就必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要搞复辟，总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和代言人。象曹仲和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革命的危害更大，更危险！

曹仲和为什么会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为什么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曹仲和颇为得意地说：“我祖宗三代都是办教育的”。这三代办的，不就是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教育吗？剥削阶级的教育，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不是象龙国正那样“带着地主老财的鞭痕参加革命的”，而是象龙国正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他是把文化当做资本来到革命队伍的。”有了文化这种“资本”，他就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干部。在研究教学大纲时，他与孙子清有这样一段对话：

曹仲和：老龙是个工农干部，修铁路办林场还是蛮有一套，搞教育嘛……

孙子清：搞教育工作，曹校长可以说是党内的专家了。

曹仲和：我只不过是上了几天教育学院，多读了几本书，也是个半瓶子醋，搞教育还得靠你们这些行家哟。

这一唱一和，可以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曹仲和的内心世界。曹仲和确实是以热心教育的外行自居的。在他看来，象龙国正这种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的工农干部，是领导不了教育的。他依靠的、相信的，是孙子清这样的资产阶级“行家”。当他掌握着一部分权力的时候，自然就处处为资产阶级开绿灯，顽固地为资产阶级争夺和把持领导权。

在曹仲和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旧的教育制度的恶劣影响。曹仲和身为共大分校副校长，却不让自己的女儿上共大，还想通过“开后门”的途径，把女儿送进所谓“名牌大学”。他这样做的时候，还心安理得地说：“我革命几十年，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优待”者，搞特权之谓也。他

把过去的革命经历，不是当成继续革命的动力，而是当成换“优待券”的资本；他教育子女、培养学生，不是引导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当脱离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共产党员应当立党为公，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曹仲和所实行的和鼓吹的，则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怎么会不与修正主义一拍即合。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就是“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曹仲和为少数人谋利益，排斥工农学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他口头上是矢口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招生、考试，他是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搞智育第一，也是宣扬超阶级的文化、超阶级的质量、超阶级的“统一标准”。一听到讲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他便浑身难受、火冒三丈。那么，他就真的是搞无差别境界吗？不。曹仲和很同意赵副专员指责龙国正的这么一段话：“我们党内这样的同志不少，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战争年代，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要和他们斗争。”他当然是以赶上“时代潮流”者自居的，他同龙国正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斗争”是多么坚决、多么起劲呀！事情总是这样：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人，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天天在同无产阶级斗争，而那一套超阶级的论调本身就是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这不是什么“时代的潮流”，而是一股修正主义的潮流。在这股潮流扑来时，我们就应该象龙国正那样，发扬反潮流的精神，坚决顶住。

搞修正主义的人，没有真理，因而尽管神气一时，其实是十分虚弱，十分孤立的。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千千万万的革命新一代是要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即使曹仲和的女儿小妹，也在党的教

育、贫下中农的帮助下，认清了前进方向。她毅然地走上讲台，痛切地说：“很多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继承革命传统，可我这个革命多年的爸爸却给我留下一张介绍信……”她当众撕碎了这张不光彩的介绍信，表示了与她爸爸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决裂。

在影片的结尾，曹仲和并没有认错，没有转变，而是悻悻而去；曹仲和与龙国正的矛盾冲突并没有结束。影片这样处理曹仲和，是意味深长的。

曹仲和与龙国正的斗争，代表了两条教育路线的生死搏斗。在当时的环境中，即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依然统治着教育领域的情况下，这个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曹仲和背后有赵副专员，他们背后还有刘少奇一伙。教育领域的斗争总是和政治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紧紧联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场涤荡大地的革命风暴彻底粉碎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共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还要受到摧残。曹仲和悻悻而去，说明斗争还会有曲折反复，也说明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在曹仲和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永不翻案，用实际行动表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一是讳疾忌医，坚持错误，或者口头上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不服气，一遇机会就搬出被

批判过的一套。在实际生活中，象曹仲和一样犯过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干部，大部分走的是第一条路，但走第二条路的也并非没有。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算帐，总是想翻案。这是不奇怪的。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只要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就不会停止。这个斗争还是长期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前教育领域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辩论，可以说是龙国正与曹仲和进行的那场斗争的继续。我们仿佛看到，曹仲和不是又搬出他那套“资格”、“质量”、“标准”等破烂，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吗？曹仲和这面镜子很有用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右倾翻案的种种奇谈怪论究竟是种什么货色。但是，曹仲和们是扭转不了教育革命的方向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成千上万的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茁壮成长起来。被工农兵打开的学校的门，再也不容曹仲和们关上了。只要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在教育革命中夺取一个又一个更大的胜利。



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

——《简明中国文学史》选载

上海师大中文系《简明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元末明初，出现了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它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却根本歪曲农民的革命斗争，是一部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水浒》成书的历史过程、作者和版本

《水浒》成书的历史过程 《水浒》故事的流传和成书的过程，从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关于《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的最早记载，是南宋末年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序》。他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一作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为人，欲存之画赞。”可见在南宋时期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已“街谈巷语”，并且连李嵩那样的朝廷画苑的画家也为他们画像了。龚开在文章中贬斥“圣公之徒”（方腊号圣公），赞美“不假称王，而呼保义”的宋江。说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是其“识性超卓”之处。这里透露了封建文人们那样热心地为宋江等人画像、题赞并写序的用意，是为了进行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宣传。

南宋是我国古代说书艺术盛行的时期，当时已有专门讲述《水浒》故事的话本。南宋末年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说话中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等书目。元代出现了一部名叫《大宋宣和遗事》的书。反动文人胡适为了抬高《水浒》，曾“考证”出《宣和遗事》是所谓民间作品，理由是它具有话本的特色，有的故事来源于民间。既然《宣和遗事》是民间作品，那么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水浒》自然就成了民间文学的瑰宝了。胡适这个谬论流毒影响甚大。其实，《宣和遗事》并不是什么民间作品，鲁迅就曾指出它“由钞撮旧籍而成”（《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是由摘抄宋人旧本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其中很多摘自陈均的《皇朝编年备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等等，这些史书和笔记均出自封建文人的手笔。关于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内容，则抄录自《东都事略》《皇宋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等。《宣和遗事》中有一部分记述“梁山冻聚义本末”，包括杨志卖刀，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可能吸取了民间文学中的一些材料，

从当时那些有关《水浒》的话本“钞撮”而来，但也是在孔孟之道的思想指导下经过一番选择与改造的。《水浒》不仅从《宣和遗事》中吸取了梁山泊故事梗概，而且更重要的是继承并发展了它尊儒反法，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思想倾向。

元代是我国杂剧兴盛时期。在已知的元杂剧剧目中，有几十个是《水浒》戏。有关水浒的元杂剧，以李逵为主角的最多，宋江一般只是配角，其中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跟一百回本《水浒》第七十三回的故事大体相似。其它剧本很多情节是小说《水浒》所没有的。看来元杂剧对后来小说《水浒》的成书，关系不象话本那样重要。

鲁迅指出：“《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现在那些民间创作的“小本《水浒》故事”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由封建文人基本写定，其后在明代和清初又经过一些封建文人增、删、修改的。

《水浒》的作者和创作的政治背景
《水浒传》作者究竟是谁？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施作、罗编，有的说是施作、罗续。看来两人都与此书写定有关，一般认为施是当时此书最后的加工者。罗贯中、施耐庵两人的生平事迹已很难查考。大致只知道他们是元末明初时人。联系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联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来考察，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小说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歪曲农民起义，企图从思想上消弭农民起义的反动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水浒》故事产生、演变及成书过程所经历的宋、元、明三代，农民起义更是不断地爆发。

北宋末年有方腊起义，南宋又有钟相、杨么的起义。元代农民起义更多。元末顺帝时期，很有点象北宋末乍徽宗时期，封建王朝穷凶极恶地搜刮百姓的膏血，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义的怒火几乎燃遍全国，后来终于形成了刘福通、韩林儿等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从根本上摧垮了元朝的统治。元王朝垮台了，明王朝建立起来，但是农民起义并没有结束，明代初年就发生过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由此可见，从北宋末年到明代初年，这几百年间，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农民革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统治。

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农民起义队伍，既十分仇恨，又非常害怕。他们除了使用残酷的“征剿”手段外，也使用阴险的“招安”手段。北宋末年有个封建官僚就曾向皇帝上书说：“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宋史·侯蒙传》）。《水浒传》作者实际上就是根据封建统治阶级这种政治愿望来进行文艺创作的。小说污蔑攻击方腊起义，胡说“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而对宋江这个投降派、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却竭力美化歌颂。“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刚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把对封建王朝斗争到底、不屈而死的方腊说成是“恶”，把为了“升官”而向朝廷投降并去镇压其他起义农民的宋江说成是“善”，这清楚地暴露了小说作者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

《水浒传》写了封建王朝对付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但着重宣扬的是“怀柔”的一手。小说八十二回写宿太尉招安宋江后，作者通过一首诗歌颂道：“一封恩诏出明光，忙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梅教赤子受瘡伤。”此诗末句，完全是猫哭老鼠假慈悲。“知道怀柔胜征伐”，倒是一语泄漏了天机，这分明是封建统治阶级总结出

来的一条反革命的策略经验。通过文艺形象化的描写，一方面向封建统治阶级献上“怀柔”的计策；一方面对正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队伍散布“投降”的思想毒剂，这就是《水浒传》创作所要体现的反动政治意图。

《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可分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和繁本的主要区别是文字描写方面的粗略或详细。简本篇幅较短，一般只重记述而少描写，文字较粗劣，内容除写及宋江投降外还包括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和征方腊。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福建建阳双峰堂刊印、余象斗校评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二十五卷，是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简本。此外属于简本系统的还有一百十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繁本的篇幅比较长，文字描写较详尽细致，内容除写及宋江投降外，有的本子只包括征辽、征方腊，有的本子又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繁本经过较多的艺术加工，我们下面介绍的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都是繁本系统的本子。

《水浒传》最早的本子是什么样子已不清楚，鲁迅推测它是“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中国小说史略》）。明嘉靖时高儒《百川书志》记载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称“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本”是真本的意思。明嘉靖时，已有都察院的刊本和武定侯郭勋的刊本。但上述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百回全刻本，是明代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据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说，这就是郭武定本。郭勋在重刻时，曾作了一些删削、改动。此本除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外，已有征辽的故事。后来出现的容与堂一百回刻本即以此为底本。鲁迅指出其故事梗概与郭本无异，“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描写

亦愈入细微”（《中国小说史略》）。

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署名“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常见的是刻于明代万历末年的杨定见序本。此本在百回本的基础上增加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鲁迅说它“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文字稍有更定”（《中国小说史略》）。此本前附“发凡”说：“旧本去诗词之烦芜，……兹复为增定，或掙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由此可知明代封建文人在翻刻过程中，又有所修改，所谓“劝惩”的成分也增加了。

七十回本《水浒传》，是明末清初反动文人金圣叹对百回本所作的删改本。他以原第一回为基础改写成“楔子”一回，以下正文有七十回，所以实际是七十一回。他从地主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写成“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于宋江受天书后，即以卢俊义梦见梁山泊全伙被诛杀结束全书，招安以后的内容全部被他“腰斩”了。鲁迅对此是很不满意的。他批判金圣叹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稽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根本没能领会《水浒》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政治意图，认为招安弄得不好反而有害于封建王朝的统治，竟然梦想有一个刽子手出来就可以把起义农民斩尽杀绝，这正暴露了他反动而又昏庸的本质。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要了解梁山泊故事的全过程，更好地认识宋江这个投降派，最好是看一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 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

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水浒》的基本内容和反动实质。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打开《水浒》，我们首先看到的便是天命论的“引言”和“楔子”。小说一开头就吹捧赵宋皇帝是上天差遣下来的神仙，吹捧宋王朝“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接着便通过“误走妖魔”的故事，胡说农民起义是天罡地煞星按照“天数”出世，是“宋朝必显忠良”的表现。这样一来，农民起义军头领和地主阶级总代表皇帝便在天命之下“合二而一”，不再是对头了。此后每当故事发展到关键时刻，作者便借助天命论来宣传“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的思想，九天玄女“降旨”和石碣天文“显应”就是突出的例子。作者在最后一回还直接出面说：“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这些都说明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正是根据这个思想来描写人物、开展故事的。它不仅着重描写宋江如何爱皇帝、保皇帝，而且也着意颂扬皇帝如何爱宋江、保宋江。宋江被贼臣害死后，作者就特意安排一段情节，让徽宗“梦游梁山”，听宋江“细诉衷曲”，最后还为宋江封侯、建庙。这种艺术描写，其目的就是要人们“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

《水浒》自始至终把高俅作为梁山起义军的对立面来写，故事的正式开端便是写高俅的发迹。高俅原是“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好脚气毬，很快爬了上去。他刚作殿帅太尉，便作威作福，先是逼走王进，

继又陷害林冲，逼得鲁智深逃亡江湖，害得杨志流落卖刀。后来他又屡次兴兵，前去镇压梁山泊起义。

毛主席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可是作者不反皇帝，却故意突出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掩盖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的实质。其实，“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过程中，专权的派别同未掌权的派别之间，即得意的“饱狗”和失意的“饿狗”之间的斗争。宋江同高俅这类贪官都是皇帝的走狗，在镇压农民起义上是完全一致的。高俅起兵镇压梁山起义没能达到目的，宋江却从内部瓦解、出卖了梁山起义队伍，宋江实际上就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高俅。宋江起兵镇压方腊起义，正在吃紧的时候，童贯就奉旨带领官军前往助战。实际上，一切封建官僚，不论是否被安上“贪”字的帽子，统统是皇帝的爪牙。小说既然不反天子，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反贪官。所以宋江虽然骂过高俅是“滥官”、“污吏”，但为了投靠皇帝，他就曾拜倒在高俅脚下，乞求这个“大贵人”在皇帝面前代为说情了。由此可见，在天子面前，宋江和高俅作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是一丘之貉。

屏弃晁盖，歪曲革命派 由于《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它对起义队伍中的革命派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小说把革命派放在次要的陪衬的地位，对他们加以排斥和歪曲。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晁盖是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是农民起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虽然出身地主阶级，但“不读书史”，“最爱刺枪

使棒”，“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在斗争实践中走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还在上梁山前，他在江湖上就有很高声望。凡是乞求施舍的人都去找宋江，凡是要求造反的人都来找晁盖。刘唐来向晁盖报知生辰纲消息，说那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晁盖一听，立即答道：“壮哉！”完全支持这个造反有理的建议，接着便组织领导了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事发之后，晁盖义无反顾，放火烧庄，率众拒捕，毅然上山造反，态度十分坚决。

晁盖上了梁山，林冲立即火并王伦，拥立晁盖为寨主。从此梁山泊结束了王伦这个“落第穷儒”的错误路线，开创出全新的局面。晁盖提出了“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正确路线，他取出生辰纲“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同时“整点仓廩，修理寨栅，打造军器”，训练水陆两路人马，“准备迎敌官军”。不久，晁盖便歼灭了济州团练使黄安率领“来取泊子”的一千人马，连黄安本人也活捉了。后来到江州劫法场，晁盖化装客商，亲自指挥，闹江州后，晁盖继续坚持积极备战，“每日只是操练人马，教演武艺”。正如朱贵所说：“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是一条比较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把农民起义军坚决要推翻赵宋王朝的雄图壮志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是《水浒》作者却对晁盖的敢于“托胆称王”的革命路线持否定态度，让他在曾头市中箭，“归天及早”，而把“早愿瞻依廊庙”的奴才宋江，安排为梁山起义军的领袖。这样一来，晁盖便被屏弃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名不见于石碣天文，再也不能跟“上应星魁”、死而为神的宋江比高低了。小说六十五回写晁盖向宋江托梦，竟让晁盖说出这样的话：“兄弟靠后，阳气逼人，我

不敢近前。”请看，作者把晁盖歪曲、糟蹋成什么样子！他简直是被作者贬到阴间地府里去了。

《水浒》作者屏弃晁盖，实质上是否定革命派，美化、颂扬投降派，是小说鼓吹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自从周朝的大奴隶主太子晋用谎言处死了神话中的造反英雄共工以后，那些敌视人民英雄的作家便不断效尤。《水浒》对晁盖的处理，正是这种反动笔法的再现。

在《水浒》里，另一个被严重歪曲的革命派是李逵。李逵出身贫农家庭，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他“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他革命精神非常突出，一上梁山，便大叫：“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对于宋江念念不忘投降，李逵也曾多次反对。在菊花会上，他就气愤地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擗做粉碎。”李逵具有这些可贵的革命素质，本来应该塑造成高大的农民英雄形象，但是小说作者却用种种手段对他进行歪曲、丑化。

小说作者歪曲李逵的手段之一，是用地主阶级的反动偏见，把李逵写成是一个专门乱杀人，还会吃人肉的恶汉。宋江曾污蔑农民起义“杀人放火”，作者显然是把这种污蔑写在李逵身上。歪曲的手段之二，是用嘲笑的态度描写李逵反皇帝的思想言论，把他写得不经一呵，每次都让呵斥他的投降派得胜。戴宗要割他的脑袋“以警后人”，作者竟让李逵说：“阿哎，若割了我这颗头，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我只吃酒便了！”李逵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小丑。歪曲

的手段之三，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李逵对宋江的认识固定在原始阶段，永不变化，毫无提高。直到宋江骗他饮下毒酒，作者还让他流着眼泪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是多么严重的歪曲！在作者的笔下，李逵只是宋江身边的陪衬品，连他反皇帝的言行也往往成为投降派的笑料，这是使人非常气愤的。

吹捧宋江，宣扬投降主义 小说精心塑造、热情歌颂的中心人物便是投降派的头子宋江。宋江一出场，作者就以长达五百字的篇幅进行介绍，文字有骈有散，还有一首《临江仙》词“赞宋江好处”。这样突出的人物介绍，在《水浒》里是独一无二的。可是作者的赞美并不能掩盖宋江的反动本质。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满脑子孔孟之道，满肚子“权谋”。他诬蔑农民起义是“犯了迷天大罪”，“灭九族的勾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除去“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积极做好押司工作之外，还“散施棺材药饵”，用小恩小惠邀买人心，掩盖阶级矛盾，并抓住一切机会喷洒投降主义的思想毒剂，力图灭掉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他叫武松“擗掇鲁智深、杨志投降”，就是一例。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宋江正是兼有这两种社会职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这样一个封建爪牙为什么会上梁山？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中，宋江受到了当权派的排斥和迫害。其直接原因是贪官黄文炳抓住了他的“醉后狂言”，把他安上“故吟反诗”，“结连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的罪名，押送法场处斩。只是梁山好汉劫法场把他从刀下救了出来，他才不得已而“投托”梁山。

宋江是个阴谋家、野心家，他上山刚在第二把交椅上坐定，就吩咐：“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这是分裂革命队伍，准备喧宾夺主、结党营私。接着他就把“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说与众人”，暗示自己“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这是搞阴谋诡计，为自己篡夺领导权制造舆论。然后他又打听第一个进剿梁山泊被俘的朝廷军官黄安的下落，听说早已病死，竟“嗟叹不已”。这是搞修正主义，爱惜敌将。就这样，宋江一上山便亮了一个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修正主义的臭相。

此后宋江便背着晁盖，不断向朝廷的文官武将表明心迹，讲些“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之类的话。晁盖一死，宋江立即窃取梁山最高权力，第一件事就是搞儒家的“正名”，“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原是团结造反的意思，“忠义”则是为封建王朝效劳。这样一来，晁盖时期“共聚大义”，“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造反路线，便被宋江强行篡改为“替天行道”，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了。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宋江上山后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卢俊义原是个大财主，他“平生之愿”是把梁山好汉“一朴刀一个砍翻”，“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是梁山起义军的死对头。但宋江因他“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和“豪杰之誉”，觉得拉他入伙有利于日后向朝廷投降，便千方百计把他拉上山来做第二把手。到排座次前，梁山泊头领中已经“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接着宋江又故弄玄虚，假借“天意”，在排座次中，阮氏三兄弟等出身低微的革命派被越排越低，而那些大地主、朝廷军官却占据了重要位置。革命派被排挤，投降派全盘掌握大权。完成这样的组织准备之

后，到菊花会上，宋江便公然唱起“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请降歌，迫不及待地吧投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可见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

宋江为了达到投降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可耻的手段。他甚至亲自上东京走妓女李师师的门路，想通过她向皇帝告取一纸赦罪招安的诏书。手段的卑鄙说明了目的的卑鄙。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是梁山农民军的胜利，但被宋江用来为其投降主义路线服务，以迫使朝廷招安招得快些，价钱出得高些。所以这些仗表面上虽打得颇为热烈，实际上却控制得很有分寸。二败童贯时，宋江就“不肯尽情追杀”。三败高俅时，宋江竟然对被俘的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无耻地说什么：“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这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丑恶行为，简直令人作呕。

为了实现投降，宋江还对起义军中反皇帝、反投降的革命派实行镇压加欺骗的两手政策。晁盖一死，他就要割李逵的舌头。菊花会上，他又要砍李逵的脑袋。见众人求情，他又“潸然泪下”，表白他跟李逵“情分最重”，乘机进行投降主义的说教，弄得“众皆称谢不已”。起义军中反投降的斗争虽都被宋江软硬兼施平息下去了，但在宋江弃山投降时，“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跟他走的只有“五七百人”，可见这支队伍主要是领袖不好，“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的刽子手面目就彻底暴露了。正如鲁迅所说：“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宋江捉到方腊的将领，不是“推出斩了”，就是“剖腹剜心”。邦源洞一战，“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但到“宋江重赏升官日”，梁山泊的一

百〇八人也“十损其八”。尽管宋江对每一个为他而死的梁山好汉，都没有吝惜自己的眼泪，但无论如何掩盖不了他那刽子手的罪行。

宋江的一生是反革命的一生。他先在山下反对革命，后到山上贩卖革命，最后弃山镇压革命，这就是宋江反革命的三部曲。而在这三部曲中，每一部都兼有刽子手的凶残和牧师的虚伪。作者显然是把地主阶级刽子手的职能和牧师的职能统一在宋江身上了。《水浒》中的宋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突出的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

纵观《水浒》全书，它显然是以宋江为中心人物，以他的反革命三部曲作为基本内容和主要线索的。《水浒》以“白龙庙小聚义”和“全伙受招安”为分界点，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主要就是歌颂宋江在山下反对革命，第二个段落主要就是歌颂宋江在山上贩卖革命，第三个段落主要就是歌颂宋江弃山镇压革命。因此，《水浒》完全是一部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我们今天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大家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批判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评论跟文艺创作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水浒》的评论也不例外。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金圣叹，通过对《水浒》的“批注”，实际上是攻击李自成等人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胡适，通过对《水浒》的“考证”，实际上是攻击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伟大的鲁迅则站在无

产阶级革命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指出和批判了《水浒》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以革命的批判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流氓的变迁》、《谈金圣叹》等文章中，对《水浒》及其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精当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全国解放初期，毛主席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多次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指出并批判了投降主义。毛主席指出，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卖国主义”。当年把这部宣扬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刘少奇，不正是搞投降主义吗？其后不久，反动电影《武训传》被大肆吹捧，毛主席又尖锐指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到一九五四年，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毛主席又指出，对宣传反动思想的资产阶级，“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回顾毛主席关于《清宫秘史》、《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指示，都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

但是，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在《水浒》研究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主要地表现在以下这些错误观点上。

（一）认为《水浒》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有的还把它歌颂成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最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些看法掩盖了《水浒》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水浒》哪里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恰恰相反，它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歌颂投降主义

的反面教材。毛主席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指出，武训“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并尖锐地批评说：“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宋江和武训是一路货，歌颂《水浒》和宋江，跟歌颂《武训传》和武训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里的突出表现。

（二）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有的甚至认为小说中的宋江“够得上作为历史上农民起义中的辉煌的领袖和英雄”。这是根本错误的。小说中的宋江，从郓城县押司到楚州安抚使，他的一生是从地主阶级小奴才到大奴才的一生。宋江从混入梁山起义队伍，瓦解、出卖梁山起义的革命事业，到充当封建王朝的“正先锋”，带领官军残酷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直到他自己临死前还蓄意用御赐毒酒药死李逵，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宋江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所以徽宗本人也称赞宋江的“归顺之心”和“报效之志”。宋江混入梁山起义军内部，干了童贯、高俅所干不了的内奸勾当，是腐蚀、破坏起义队伍的蛀虫，十足可耻的投降派。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却歌颂他是什么“辉煌”的农民起义领袖和英雄，这不是把奴才当好汉，以叛徒为英雄，严重地颠倒历史吗？

（三）认为不反天子而受招安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有的还认为小说写起义军主动投降更深更广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为《水浒》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倾向作辩护，也是对我国农民起义的污蔑。以《水浒》本身来说，在反不反天子、受不受招安问题上，起义军中是存在着斗争的，李逵等人不就反对赵宋皇帝、多次反对投降

吗？古代农民阶级当然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怎么能把那种为了升官发财而向统治阶级屈膝投降的可耻行径，跟那种对统治阶级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的英雄行为混为一谈，统统归入什么“局限性”呢？从历史上看，秦代末年，陈胜、吴广领导下揭竿而起的造反战士，就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他们还建立了张楚政权。汉末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就是要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要掌政权、坐天下。唐代黄巢起义，提出要“冲天”，还不就是要冲决唐王朝的统治秩序？宋代的方腊起义，不是也改元建号吗？他们反对的何尝只是什么“贪官”，更何尝向皇帝乞求招安？认为小说写出了投降的“主动性”，因而“所反映的历史的真实性也越深越广”，更是非常错误、有害的评论。历史的真实性是什么？那就是如列宁指出的，“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那就是千百万奋起造反的起义农民，“敢把皇帝拉下马”，跟敌人展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至于那些受招安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混入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人物，有的是

起义军中受到思想毒害而动摇变质或受骗上当的人，他们的受招安，决不能代表农民起义的主流和本质。《水浒传》写宋江为了乞求朝廷招安写得那样不择手段，那样“主动”，恰恰是小说作者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对这种反动思想不仅不加批判，反而为之曲意掩护，这正说明了《水浒》研究中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倾向的严重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不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投降社会帝国主义吗？毛主席过去所作的多次指示，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时，都指出要批判投降主义，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毛主席最近又指示，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认识、评论《水浒》，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更自觉地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革命，反对投降，防修反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努力。





朝气蓬勃

古月作



朝霞

1976/2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